

10月

开学日

17日，星期一

今天开学了，乡下三个月的假期，梦也似地过去。早上，母亲送我上学的时候，我心里还老想着乡间的情景，很不愿意去呢！

街上都是上学的学生们。两间书店门口，许多学生的父母部在买书包、笔记簿，抄纸夹等文具；校门前挤满了人，校工和警察都忙着维持通道的秩序。到了门口，觉得有人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我三年级时候的老师。他向我说：

“安利柯！我们不在一起了！”

这原是意料中的事，但听老师一说，我又难过起来了。

好容易挤进校门，看见许多贵妇人、绅士，家庭妇女，工人、公务员、男仆、女仆，都一手拉着小孩，一手拿着升级证明书，挤在接待室和楼梯口，嘈嘈嚷嚷，如同进入戏院一样。我再一次看到这宽大的接待室，感到高兴，三年来，我几乎每天都经过这里。许多老师忙来忙去接待着。我二年级时候的女老师走过来和我打招呼说：

“安利柯！这学年你要到楼上上课了，不再经过我的教室了！”说着，伤感地望着我。

校长被许多焦急的家长包围着问这问那，他的胡须好像白了一些。同学们比暑假前高大健壮了不少。才入学的一年级小朋友，不愿意到教室去，像驴子一样犟着，被大人拉进去又逃出来。有些看见父母要走了就哭起来，做父母的只好回去劝慰，或领着他们走开，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

我的弟弟被编在女老师黛尔卡谛教的班上。我则被编入佩波尼先生这个班，在楼上第一个教室。

上午10时，大家进了教室。我们这个班共54人，而从三年级一起升上来的不过十五六人，其中有经常得一等奖的戴洛西。

想起暑假游玩过的山呀，树林呀，就觉得学校又小又沉闷。我还想起三年级时候的老师，那位长得和我们差不多一般高，脸上常带着微笑的好老师，再也难得见到他那红色的卷发了。而站在面前的新老师，身材高大，没有胡须，留着花白的长发，额上布满皱纹，说话声音很大。当他逐个盯着我们的时候，眼光竟像要穿透到我们心里似的，而且还没有笑容。我想：

“唉！这是第一天呐，还有九个月呢！什么上课，什么月试，多折磨人呵！”

放学走出教室，看见母亲，我马上飞跑过去吻她的手。母亲说：

“安利柯呵！要用功哪！我希望你和大家一起用功呢！”

我高兴地回到家。因为那慈祥 and 善的老师已不再教我们，总觉得学校没有从前那样美好了。

我们的老师

18日，星期二

今天，觉得新的老师也有点可爱了。我们走进教室的时候，老师早已在讲台上坐着。上学年他教过的学生们，都从门口探头和他打招呼：“老师早！”

“佩波尼老师早！”有些还进来和他握手，可见他们还爱着这位老师。老师

也说着“早安”，一面去拉学生的手，却避而不看他们。他脸上带着庄重的笑容，额上皱纹很深，脸朝着窗口，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屋顶。与其说他是愉快的，倒不如说他心里很难受。

上课了，老师——注视着我们。听写的时候，他走下讲台在课桌间巡回。看见一个脸上长着红疹的同学就停下来，托着他的脸仔细观察，问他有什么病，还摸摸他的额看有没有发烧。这时，后面有一个同学趁老师不注意，站在椅子上玩起木偶娃娃来，恰好被老师回头看见。那同学急忙坐下，低着头准备挨批。老师走过去，摸摸他的头，只是说：“下次不要这样了。”再没有说什么。

听写以后，老师又默默注视我们一会，然后用他粗重而亲切的声音缓缓地说：

“你们听着！我们从此要相处一年，让我们好好度过这一年吧！大家要好好学习上进。我没有家人，你们就是我的家人。去年，我还有母亲。母亲去世以后，只有我一个人了。除了你们，这世界上我没有别的人更爱，没有别的人更亲，你们就好像是我的儿女。我爱你们，也请你们喜欢我。我不愿意责罚你们，也请你们把真心交给我。我们全班要成为一家人，你们将是我的安慰和骄傲。我并不要你们作出口头的承诺；我相信你们已在心底里答应我：‘是的！’耐谢大家！”

教工通知放学了，我们都静静地离开座位。那个站在椅子上玩的同学走到老师面前，颤声他说：

“老师！原谅我。”

老师吻着他的额头说：“回去吧！孩子。”

意外事件

21日，星期五

这个学年一开始就发生了意外事件。今天早晨上学的时候，我正和父亲谈着昨天老师对我们说的那番话，忽然看见街上许多人都向学校大门跑去。

父亲说：

“好像发生什么事情了。学年刚开始就出事，真不好！”

我们好不容易进了校门，大厅里挤满了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他们都朝校长室里面张望，只听见有人说：“可怜的孩子！可怜的洛佩谛！”

在人丛中，我看见警察的帽子和校长光秃秃的头在晃动，一个戴着高高礼帽的绅士进来了，大家忙让路说：“医生来了。”父亲向一位老师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回答说：“脚被车子轧伤了！”另一个老师说：“脚骨碎了。”

原来是一个名叫洛佩谛的二年级同学，上学路上，看见一个从妈妈身边跑开的一年级小同学跌倒在马路当中。这时，一辆马车正飞驰过来，洛佩谛勇敢地跑过去把他拖开，而自己的脚却来不及闪开而被车轮轧伤了。洛佩谛是个炮兵上尉的儿子。

人们正在谈论的时候，突然一个妇人疯了似地挤了进来，一边叫着：“呵！朱利奥！我的孩子！”这就是洛佩谛的母亲。同时，另一个妇人也跑进来，抱着洛佩谛母亲的肩膀哭了起来，她就是被救孩子的母亲。

很快，一辆马车驶到校门前。校长抱着洛佩谛出来，只见他闭着眼睛伏在校长肩上，脸色苍白。大家静下来，只听见洛佩谛的母亲在哭。校长把抱

在手里的伤者略为举起给大家看，老师们、家长们和同学们都同声说：“真勇敢，洛佩谛！真勇敢，可怜的孩子！”站在近旁的人都去吻洛佩谛的手。洛佩谛睁开眼睛说：“我的书包呢？”被救孩子的母亲拿出书包，噙着眼泪说：“让我替你拿着吧！可爱的小天使！”一面扶起洛佩谛的母亲。大家小心地护送洛佩谛上了马车。马车驶去了，我们才默默地走进教室去。

格拉勃利亚小朋友

22日，星期六

昨天下午，老师正跟我们说，可怜的洛佩谛将要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这时，校长领了一个陌生的小朋友进来。他是一个棕色脸孔、黑头发浓眉毛大眼睛的小男孩，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腰间围着一条黑色摩洛哥皮带。校长在老师耳旁低声说了几句话，把小孩交给他就出去了。小孩用他黑而大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大家。老师拉着他的手向我们说：

“你们大家应该高兴，今天有一个从500里以外的格拉勃利亚莱奇阿来的小朋友进了我们学校，他叫可拉西。因为他是远道来的，所以你们要特别爱护这位小兄弟。他的故乡是一个有名的地方，意大利许多名人、勇士、能工巧匠都出生在那里。那里也是我国的风景区之一，有大森林。大峡谷，居民都富于才能和勇气。你们对这位小朋友要友爱，这样他就不会有远离家乡之感；要使他感觉到一个意大利小孩，无论在某一所意大利学校，都能找到亲如手足的兄弟！”

老师一边说，一边指着壁上意大利地图上格拉勃利亚莱奇阿的位置给我们看，然后叫道：

“埃内斯托·戴洛西！”——这位同学总是得一等奖，——戴洛西应声起立。

“来！”老师说，戴洛西就离开座位走到格拉勃利亚小朋友面前。

“你是班长，请向这位新同学致欢迎词。请以我们整个学校的名义，代表都灵市辟特蒙脱小学的小朋友拥抱欢迎格拉勃利亚小朋友！”

戴洛西听了，就拥抱着那小朋友，愉快他说：“欢迎你！”格拉勃利亚小朋友也热烈地吻着戴洛西的面颊。我们都拍手表示欢迎。虽然老师说：“肃静！在学校里是不许鼓掌的。”但看来他是很高兴的。格拉勃利亚小朋友也很高兴。老师给他指定了座位，带他去坐下了。又说：

“请你们好好记住我刚才的话。为了使得格拉勃利亚的小朋友到了都灵就像住在自己家乡一样，都灵的小朋友到了格拉勃利亚也觉得像在自己家乡那样，为了这一大的到来，我们国家曾战斗了50年，死了三万意大利人！所以你们大家要互敬互爱，如果有人因为他不是本地人而冒犯排斥他，那就没有资格来见我们的红白绿三色国旗！”

和格拉勃利亚小朋友邻桌的同学们，有的送他钢笔，有的送他画片，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位同学送给他一枚瑞士邮票。

同班同学

25日，星期二

送邮票给格拉勃利亚小朋友的，就是和我最要好的卡隆。他今年14岁，大头宽肩，在班上数他长得最高大。他脸上常露出和善的笑容，年纪虽不大，一举一动却像个大人似的。

几天来，班上的同学我已认识了不少。有一个名叫可莱谛的我也很喜欢。他平时穿着一身可可色的外套，戴着猫皮帽，说话很有趣。他的父亲开木柴店，据说，1866年曾在温培尔托亲王部队里打过仗，还得过三枚勋章呢！有一个名叫耐利的，驼背，屠弱，脸孔瘦削，看来很是可怜。还有一位衣着讲究，经常穿着天鹅绒衣服的，名叫华梯尼。坐在我前面的是泥水匠的儿子，绰号“小石匠”，圆圆的苹果脸，鼻子像小皮球。他有一种特殊本领：会扮兔脸，时常引人发笑。他常将他的破帽子叠起来藏在衣袋里。坐在“小石匠”旁边的是卡洛斐。他个子瘦长，老鹰鼻，眼睛很小。他常把钢笔尖、画片、火柴盒等小物件拿出来做交易，常在手掌上写字，好在考试时偷看。还有卡罗·诺皮斯，像个傲慢的绅士。他的旁边，有两个我喜欢的小朋友。一个是铁匠的儿子，穿着齐膝的上衣，脸色苍白，好像有病。他胆小怕事，脸上从来没有笑容。另一个长着红头发，一条臂膀有残疾，用三角巾挂在脖子上。听说，他的父亲到美洲去了，靠他的母亲挑着担子卖菜过活。坐在我左边的斯带蒂是一个怪人。他身材肥短，好像没有脖子，性格也暴躁，从不主动和人谈话，好像什么都不懂。但是，老师讲课时，他总是蹙着眉头目不转睛牙关紧闭地听着；当老师向他提问时，一次两次他都回答不了，第三次他就要反问了。坐在他旁边的弗兰谛，是个鲁莽狡诈的人，曾被别校开除过。此外，还有一对模样长得很像的孪生兄弟，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格拉勃利亚式插着羽毛的帽子。全班同学中，长得最漂亮、最有才能的是戴洛西。他今年大概还是要得第一名的，老师也看出他的优点而经常向他提问。我喜欢铁匠的儿子，就是那好像有病的普莱可西。听说他父亲常常打他。他非常老实，常用亲切而忧慢的眼光看人，和人说话的时候，或是偶然不小心触犯了别人的时候，他总要说声“对不起”。在班上长得最高大，品德最好的却是卡隆。

见义勇为的卡隆

26日，星期三

从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来看，就知道卡隆的为人了。我因二年级时候的老师来约我而到校稍迟，进了教室，老师还没有来，有那么三四个同学正在捉弄那红头发的一只胳膊有残疾的卖菜妇人的儿子克洛西，有的用尺子捅他，有的往他脸上扔栗子壳，还说他是“残废”、“怪物”，又把手臂悬在脖子上装他的样子。克洛西独个儿坐在椅子的一头，用求饶似的眼光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他们见克洛西软弱可欺，越发肆无忌惮地戏弄他。克洛西终于被激怒了，涨红了脸，全身颤抖着。这时，那个脸孔丑陋的弗兰谛，忽然跳上椅子，装出克洛西母亲挑菜担的样子。她时常挑着菜担到校门口接儿子回家，现正生病在床。看见弗兰谛装的怪模样，教室里哄然大笑起来。克洛西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抓起桌上的墨水瓶，对准弗兰谛尽力扔过去。弗兰谛闪开，墨水瓶正打在从门口进来的老师身上。

大家都逃回座位上，不敢作声，老师脸色发青，走上讲台，严厉地问道：

“是谁丢的？”

没人敢回答。老师又提高嗓子问：

“是谁？”

这时，卡隆为了可怜的克洛西，忽然站起来坚决他说：“是我！”

老师审视了卡隆一眼，又巡视其他发呆的学生，平静他说：“不是你！”

他考虑片刻说：

“扔墨水瓶的起立！决不罚你！”

克洛西站起来哭着说：“他们打我，戏弄我，我气昏了，就扔——”

“坐下！那么，欺侮他的人起立！”四个学生低头站了起来。

“你们欺侮了对你们没有任何冒犯的同伴，捉弄了一个不幸的小朋友，打了一个不能还手的弱者。你们做了最卑鄙可耻的事。胆小鬼！”

老师一边说，一边走到卡隆旁边，托起他的头，注视着他的眼睛说：“你的灵魂是高尚的！”

卡隆凑到老师耳旁，低声说了些什么。老师转身向四个犯错者说：“这次饶恕你们吧！”

我二年级的女老师

27日，星期四

我二年级的女老师玛利安娜，今天如约来访我了。老师已有一年不到我家来了，我们很高兴地接待了她。她还是跟以前一样，帽檐上罩着绿色的面纱，朴素的衣着，头发也没有好好梳理。她没有时间打扮自己。她的脸色似乎比去年苍白了些，头发也白多了，并连连咳嗽，母亲对她说：

“老师，您的身体还好吗？我看您没有好好保重您的身体呢。”

“没有什么。”老师回答说，脸上浮起一丝似喜还忧的微笑。

“老师，您操劳过度了，讲课又还那样大声。”母亲又说。

的确，老师讲课的声音没有一个人听不清楚的，她讲课总是连续不停，一直站着，吸引着我们注意。这次她来，说明她没有忘记过去教过的学生，连姓名都还记得。每次月考过后，她都要到校长室去查询他们的成绩，有时还站在校门口，等着看他们的作文簿，看他们进步得怎样。许多学生已经上了中学，穿着长裤，带着怀表，仍去看望她。

今天，老师是领了本班学生去参观美术展览顺道来的。几年来，每逢星期四她都要领着学生到博物馆参观，把各种展品细心讲解给学生听。现在老师已经衰老多了，可她仍然关心学校的一切，谈起来没个完。两年前，我生过一场大病，她曾来看望，今天她还说要看看我那时睡过的小床。那床现在已归我弟弟睡了。她盯着床看了一会，终于没有说什么。她坐了一会就告辞了，因为要去看望一个出麻疹的学生，一个马鞍匠的儿子。她还挟着要批改的学生作业。天黑前，某商店的女老板还要到她家里学习算术呢！

“好，安利柯！”老师临走时对我说，“你到了能解答难题、做长文章的时候，还爱你以前的老师吧？”说完，吻吻我。到了楼下还扬声说：“不要忘了我呵，安利柯！”

呵！慈爱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长大以后，也还要到学校去拜望您。无论什么时候，当我经过学校附近听到女老师讲课的声音，我都会想起您在两年中教我的情景。那两年，您教会我懂得多少事情呵！那时您虽然有病，身体很弱，可是，您却无微不至地关心和教育我们。我们执笔写字的姿势不正确，您就很耐心地矫正我们；考试委员向我们提问的时候，您坐立不安，怕我们答错；当我们顺利通过考试以后，您感到由衷的高兴。您总像慈母那样爱着我们，叫我怎能忘记您呵，我敬爱的老师！

28日，星期五

昨天下午，我跟着母亲和姐姐送衣服去给报纸上报导的那位穷苦妇人。我拿着包袱，姐姐拿着那妇人的地址，到了一座高房子的大台上。长长的走廊两边有许多小房间，母亲敲了最后那间的门，一个脸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妇人出来招呼。原来就是以前在街上常常遇见的那个卖菜的妇人。

“你就是报上说的那位妇女吗？”母亲问。

“嗯，是的，夫人！”

“那好，这里有几件衣服请你收下吧！”

那妇人接过包袱，说了许多感谢和祝福的话。这时，我看见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里，有一个小孩，正朝着里面跪在椅子边好像在写字，仔细一看，他确是在写字，椅子上摊着纸，墨水瓶放在地板上。我想，在这样黑的屋子里，怎么能写字呢？忽然看见那小孩的红头发和破衣服，才猛然想到他就是克洛西，就是那一只臂膀有残疾的克洛西。乘那妇人正在收拾包袱的时候，我小声地告诉了母亲。

“嘘！”母亲向我耳语说，“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母亲接受你的施舍，会觉得羞耻的。”

这时克洛西回过头来，我不知怎样才好。可是，他却对我点头微笑。母亲暗地里推了我一下，我便过去拥抱克洛西，他站起来握住我的手。

克洛西的母亲说：

“我只和他在一起过活，丈夫七年来一直在美洲。我现在有病，不能出去卖菜了。家里什么东西都典尽卖光，弄得这孩子连读书的桌子都没有，只好在椅子上写字。连点灯的油都不够、我看他的眼睛也有点毛病了。好在教科书和笔记簿市政府还给一些，总算勉强进了小学。可怜的雷奇诺，他倒是很用功学习的，我这个人真是不幸呀！”

母亲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她，又吻了克洛西。我们走出门来都几乎要哭了。母亲一边走一边对我说：

“安利柯呵！你看那可怜的克洛西，他很刻苦地在读书写字呢！像你，什么都不缺少，还说读书太苦！真的，那孩子一日的用功赶得上你一年的学习呢！像他那样在逆境中苦读的学生，才是应该得一等奖的呀！”

学校

28日，星期五

亲爱的安利柯！你母亲说，你怕起学习来了。不错，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你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真心乐意到学校里去过。你想想看，如果你不上学，每天将要怎样无聊可怜呵！你只要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度过一个星期，我看你就会向我恳求送你回学校的呢！因为每天嬉戏玩乐终究会令人厌倦和感到惭愧的。

现在世界上，无论什么人，没有不学习的。工人们白天劳动了一整天，晚上还要上夜校；那些工作了一周的妇女和姑娘们，星期天还去上学；兵士们白天做了一天勤务，晚上回到军营里还要读书写字；盲人、聋哑人也要学习谋生本领，就是监牢里服刑的犯人，也要学习读和写呢！

你想想，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刻，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就有年龄和你差不多的三万名小学生在走向学校，要把自己关上三个小时；同在早上7点钟，世界各国几千万小学生大军正在上学去。他们有的正三五成群地走在僻静的乡

间小路上，有的正走在热闹的城市街道上；有的正沿着河岸和湖边走着，有的在酷热的太阳底下走着；有在寒雾蒙蒙的河上乘坐小艇的，有乘着雪橇的，还有涉水的、爬山的、穿过森林渡过激流的，也有骑着马在茫茫的大草原上跑的；有一个人走的，两人肩并肩走的，成群结队走的。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说着不同的语言，从冰封雪拥的遥远的俄罗斯到椰林深郁的阿拉伯，成千上万小朋友，都背着书包去上学。你想想，成百上千个民族的小朋友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学习大军，在同一时间里进行怎样巨大的运动！你再想想，如果这运动竟然停止，那么，全人类就会倒退到野蛮世界去！只有这种学习运动，才能推动世界的进步！才是世界的希望和光荣所在！

奋勇前进呵！你就是这伟大军队中的一员，你的书本就是，武器你们的班级就是一个分队，整个世界就是战场！人类的文明就是它的胜利！安利柯，不要做临阵脱逃的兵士呵！

——父亲

爱国少年——每月故事

29日，星期六

决不做临阵脱逃的兵士！决不！可是，如果老师能把今天那样的故事天天讲一些给我们听，那我就会更爱上学了。老师说，以后每月要给我们讲一个品德高尚的少年的故事，还要我们轮流抄写。下面就是他今天讲的故事。

一艘法国轮船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航行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去。船上的旅客有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还有瑞士人。旅客当中有一个衣衫槛褛的11岁少年，他没有同伴，远远坐在一边，像一只野兽似地用忧慢的眼光看着客厅里的旅客。原来，他两年前被在乡下种田的父母卖给一个走江湖卖膏药的班子。江湖班子的老板强迫他学会种种技艺以后，就带他到法国，西班牙一带献艺，稍有差错便对他拳打脚踢，甚至连饭都不给吃饱。

当这江湖班子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他因为受不了虐待和饥饿，终于伺机逃到意大利领事馆去请求庇护。领事很同情他，替他买了回热那亚去的船票，还写了一封给当地长官的信，意思是要送他回到父母身边。少年满身是伤，非常瘦弱，却坐上了二等舱，所以，旅客们也都惊奇地看着他。有人想和他攀谈，了解他的来历，他也不回答，好像他憎恨着一切人。

贫困和痛苦已将他折磨得变态到这种程度了。

有三个旅客想方设法逗他说话，他才开始用夹杂着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大利语简略他讲述自己悲惨的身世。这三个旅客虽然不是意大利人，却也勉强听懂了他的话，于是一半由于怜悯，一半因为酒后高兴，就各自给了他一点钱。这时，几个贵妇人从里面出来，她们听了少年的经历，故意炫耀自己，也拿出一些钱叮叮地丢在餐桌上，说：“这给你！”“这也拿去！”

少年把钱收下，低声道了谢，愁眉不展的脸上这才浮现出一丝笑容。他回到自己的舱位，躺下来静静地想：两年来没有一大吃饱过，现在有了这些钱，先在船上买些东西吃；到了热那亚上岸后，再买件外套换上。口袋里有点钱带回家，父母的脸色也会好看一些，比空着手回去，多少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吧！对他来说，这些钱竟是一笔小小的财富，当他在床上想得高兴的时候，那三个旅客还继续围坐在餐桌旁高谈阔论。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着各地旅行的见闻。谈到意大利的时候，一个说意大利的旅馆不好，另一个说

意大利的火车很糟。酒渐渐喝多了，他们的谈论也渐渐过火了，意大利的什么东西都是坏的了。一个说，与其去意大利，还不如到芬兰北部的洼地去好；一个说，他在意大利碰到的都是强盗和土匪；第三个说，意大利的官吏不认得字。

“愚昧的国民！”第一个说，“劣等民族！”另一个说。

第三个正想说“强盗……”，还没有说完，忽然银市铜币像一阵雹子那样打到他们头上身上，在桌上和地板上滚着，发出僻僻啪啪的声音。三个人猛地跳起来看时，一把钱币又掷到他们脸上。

“把你们的臭钱拿回去！”少年从床幕后探出头来怒冲冲地高叫。“我不要那些污辱我国的人的钱！”

扫烟囱的小孩

11月1日

昨天下午，我到学校附近的女子小学去，把《爱国少年》故事送给雪尔维姐姐的老师看。

那学校有700多女生。我到达的时候正是放学，学生们因为从明天起接连有“万圣节”和“万灵节”两个节日，正高兴地回家去。我在那里看到一件很感人的事。

那学校对面街道角落里，站着一个脸孔墨黑的扫烟囱的小孩，他靠着墙根，正把脸埋在臂弯里哭。有两三个女生走上去问他：“你为什么哭成这样？为什么？”但他总是哭着，不作回答。

“请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哭？”经不住她们再三询问，他才抬起头来哭着说，今天下午扫了几处烟囱，得了30枚铜币，不知什么时候，从衣袋破洞里漏出去了。说着又指着破洞给她们看，他说，他现在不敢回家。“回去师傅要打我的。”说着，又哭起来，显出绝望的样子。

女生们都沉默着，替他难过。这时，又来了不少大的小的挟着书包的女生。有一个帽上插着蓝羽毛的年长女生拿出两枚铜币来，说：

“我只有两枚，大家凑一凑吧！”

“我这里也有两枚。”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生接着说。“我们这么多人，30枚铜币准能凑起来的。”

她们开始数着：“阿玛利亚，璐加，安尼娜，各一枚，把钱放在这里！”

有些人把原来准备买花，买笔记本的钱也拿出来了，一个最小的女孩拿出一枚半分的小铜币。帽上插蓝羽毛的女生把钱收拢了，大声地数：

“8枚，10枚，15枚。”还是不够。这时来了一个比她们都大，好像是助教的少女，拿出一枚半里拉的银币来，大家都很高兴。还差5枚。

“四年级的来了，她们一定有的。”有人喊道。四年级的女生一到，果然拿出许多铜币，后面还有人向这边跑过来。可怜的扫烟囱的孩子被包围在美丽的衣裙、随风飘动的帽羽。束发丝带和卷发之中，那情景真令人感动。30枚铜币早已凑够，最后还多了不少。没有带钱的女生挤进来，把花束赠给他。这时，一个校工出来说：“校长来了！”女生们才像麻雀一样四散回家，剩下扫烟囱的小孩独自站在街心，手里握满了钱，拭着眼泪。他衣袋里、钮孔里。帽子上都管满了鲜花，还有许多花散落在他的脚边。

万灵节

11月2日

安利柯！你知道万灵节就是悼念已经去世的人的日子吗？你们小孩子在这一天，应该悼念那些为儿童和幼婴而死去的人。有多少人已经这样死去？又有多少人正在为此而献身？你想过吗，有多少做父亲的在劳动中受伤死去？有多少做母亲的为了养育子女，积劳成疾，过早地去世？你知道有多少因不忍看见自己的孩子遭受不幸而绝望自杀的男人？有多少因失去自己的孩子悲痛得发疯而投水自尽的女人？安利柯！在这一天，你应该悼念这些逝去的人呵！你还要想想，有多少老师辛劳过度，年纪轻轻就疾病缠身，因为不忍舍弃自己热爱的学生而死不瞑目？有多少医生为了医治儿童的疾病受了感染而勇敢地自我牺牲？在海难，火灾、饥荒和其他意外危难中，有许多人宁肯把最后一块面包，最后一处安全场所，最后一根逃离火场的绳索让给天真的小孩，而自己却从容赴死！

安利柯！像这样死的人是不计其数的，任何一座墓园里都长眠着成百上千这样神圣的灵魂。如果他们能够暂时复活过来，他们一定会呼唤着那些他们为之献出了青春的欢乐。老年的平安，献出了他们的爱情、才能和生命的孩子们的名字。这些为儿童殉身的无名英雄，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就是拿世界上所有的鲜花来装饰他们的墓园也是不够的。你们是这样地被他们深爱着的呵！孩子！今天你要用感恩的心去思念这些亡灵。这样，你对于正在爱着你的人们，对于正在为你操劳的人们，就会倍感亲切。你太幸福了，在万灵节还没有产生任何悲伤的感受呢！

——母亲

11月

好友卡隆

4日，星期五

虽然只过了两天假期，好像多日不见卡隆了。我愈熟悉卡隆，就愈觉得他可爱，不仅我有这种感觉，恐怕全班大部分同学都有这种感觉吧。只有几个傲慢的人，不和他说话，这是因为卡隆一贯不许他们欺侮弱小的缘故，每当大孩子动手要欺侮小孩子时，小的只要喊一声“卡隆”，大的就会立即把手缩回去。

卡隆是火车司机的儿子。小时候病了两年，入学较迟。他在班上身材最高，力气最大，能一手举起一张椅子，嘴里老在吃着什么东西。他为人很好，只要有人求他，不论是铅笔、橡皮、纸张、小刀，他都肯借给或赠予。他上课时不乱动，不说笑，两肩扛着一个大脑袋，脊背向前弯，石像一样坐在对他来说已很狭窄的课椅上。我望着他的时候，他总是笑眯眯地，肾像在说，“喂！安利柯！我们是好朋友呵！”我也向他笑着点他身材高，胸背宽，穿的衣服总显得短小，帽子也小得戴不住了。他的外衣和鞋子也已破旧，领带常被搓扭得豫根绳子。可爱的卡隆，他使人一见就感到亲切，班里许多弱小的同学都喜欢坐在他的近旁。他的算术很好。他常用一条红皮带把课本缚在一起。他有一把贝母镶柄的裁纸刀，是去年陆军大操后在野外拣到的。有一次不小心，这刀几乎把他的指头切断了，但他从来不说，怕惊吓了父母。

无论别人怎样跟他开玩笑，他都不会见怪。但如果有人当面说他“说谎”，那他就立即翻脸，眼里燃起怒火，一拳砸下来，简直要把椅子捶破。

有一天，他看见一个二年级的小同学丢了要买笔记本的钱，他就给那小同学买了一本；他曾花了三大课余时间，写了一封八页的长信，祝贺他母亲的生日，信纸边上还画了装饰的花边呢！他的母亲经常来学校接他回家，她也像卡隆一样高大而慈祥。

老师很关心他的学习，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常轻拍他的肩膀，像爱抚小牛一样。我真喜欢卡隆，当我握着他粗大的手时，我相信，他是真能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这种精神从他眼睛里也可以看出来。从他经常为他人打抱不平的宏亮的声音中，可以听出那声音是从他高贵而真诚的肺腑里发出来的。

卖炭人和绅士

7日，星期一

昨天，诺皮斯向培谛说的那句话，真是太不应该了。诺皮斯自以为他父亲——一个身材高大、留着黑须的严肃的绅士，差不多每大都送儿子来上学——是个有名望的绅士，就傲慢得很。昨天上午，诺皮斯和培谛吵架。培谛是班上最小的同学，他的父亲是卖木炭的。诺皮斯理亏了，无话可说，就大声骂道：“你父亲是个穿破衣的叫化子！”培谛气得连发根都红了，一声不响，只“扑籁扑籁”掉眼泪。

培谛回到家里，哭着向父亲说诺皮斯欺侮他。他那卖炭的父亲——全身脏黑、身材矮小的人，下午就陪着他到学校里来。当他把这事向老师申诉的时候，大家都静静地听着。这时，诺皮斯的父亲正在教室门外帮他儿子脱外套，听见有人说起他的名字，便关心地问老师。“这位先生来这里，是因为

你家卡罗对他的儿子说‘你父亲是个穿破衣的叫化子’。正说这件事呢！“老师回答说。

老诺皮斯听了，不禁皱起眉头，脸色也变了。他问自己的儿子说：“你是这样说的吗？”诺皮斯低头站在小培谛面前不敢回答。他父亲便拉着他的手臂面向培谛说：“快请他原谅！”

卖炭人想加以阻止，连说：“不必了！不必了！”可是，那绅士却不答应，再次命令他儿子说：

“请他原谅！照我所说的话说：‘我对你的父亲说了非常愚蠢和失礼的话，请原谅。让我的父亲荣幸地握你父亲的手！’说呀！”

卖炭人听了越发不安，好像在那里说“那我不敢当”的样子。绅士催着“快说”，于是，诺皮斯低下头，断断续续他说：

“我对于你的……父亲，说了……非常愚蠢和失礼的话……请原谅。让我的……父亲荣幸地去握……你父亲的手。”

绅士向卖炭人伸过手去，卖炭人握着使劲地摇，还把自己的儿子推近卡罗，让他去拥抱。

“请让他们俩坐在一起好吗？”绅士向老师请求说。老师就叫培谛坐在诺皮斯旁边。待他们两个坐好，诺皮斯的父亲就向卖炭人和老师行礼出去了。

卖炭人看着这肩并肩坐着的两个孩子，沉思一会，走到座位旁，对着诺皮斯表示出一种又感动又抱歉的感情，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他张开双臂想去拥抱诺皮斯，也没敢去抱，只用他那粗大的手，抚摩了一下诺皮斯的前额，就出去了。到了门口，还转身望望他们。

老师对大家说：“大家要把今天看到的这一幕牢记在心，这可是本学年最好的一课了。”

弟弟的女老师

10日，星期四

我的弟弟病了，他的级任老师黛尔卡谛来看望他。原来，卖炭人的儿子从前也是她的学生。她讲了一些令人发笑的往事。

两年前，那卖炭人家的小孩得了奖牌，他的母亲竟用很大的围裙包着许多木炭，要送给老师，老师坚决不肯要。当她失望地把木炭往回拿的时候，竟然哭了。还有一个好心的女人，把钱币藏在花束里送给她，以感谢老师对她孩子的关心。老师说的这些往事，我们都听得很有趣。平日总不肯吃药的弟弟，也好好地药吃了。

调教一年级的小学生需要多少耐心呵！他们的门牙还没有长齐，发音不准像老人；有的咳嗽，有的流鼻涕，有的因为鞋子掉到椅子下面找不到而哭起来；有的因为被钢笔尖刺痛了手而叫唤老师；有的因错带来第二册习字帖而掉泪。要教会50个用软软的小手写字的小孩，多不容易呵！

他们的口袋里藏着什么甘草、纽扣，瓶塞，碎瓷片等小玩意，老师要搜查的时候，他们就将其藏起来，甚至藏到鞋子里去。老师的话他们总是不听，有时从窗口飞进一只苍蝇，他们就大叫大嚷起来。夏天，他们把草和甲虫带进来，甲虫在教室里盘旋，有时掉进墨水瓶里，溅污了习字簿。老师还要充当孩子们母亲的角色，替他们穿衣，并注意别互相拿错；帽子掉地了，替他们捡起来戴上；手指刺伤了，替他们包扎；制止他们发出猫叫声和尖叫声。可怜的老师呀！可是，有些学生的母亲还要发牢骚，说：“我儿子的钢笔尖

怎么丢了？”“我儿子近来没有学到什么。”“我儿子的成绩样样好，总得不到奖牌！”“我们培罗的裤子被钉子刮破了，为什么不把椅子上的钉子拔掉？”

有时，老师对孩子们失去耐心，真想动手打谁一巴掌，这时她会狠咬自己的手指，把气忍住。她向学生生气之后，总是非常后悔，又去抚慰学生。她曾把一个小调皮鬼赶出教室，过后自己又为之感到伤心。有时，学生家长要责罚孩子不给饭吃，老师知道了，总是非常不满。

黛尔卡谛老师长得年青、苗条，穿戴整洁，但脸色不大好。她平时很少休息，凡事都要亲自过问，立刻办好。她讲话轻声细气仍非常温和。

“孩子们都很喜欢接近你呢！”母亲说。

“很多都是这样。可是，一到学年结束，就再也不理睬我了。他们跟男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就以曾经跟过女老师为耻。两年末，我是那样关心爱护他们，和他们分开，真有点伤心。那个孩子我对他是很亲热的，大概对我还会很好吧？”我心里这样想。可是，过了暑假，他回到学校，我虽然‘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地叫着迎上去，他却一扭头就走开了。”

老师沉默了一会，抬起她含泪的眼睛，吻着弟弟说：

“但是，你不会这样吧？你不会把头扭向别处，不会忘记我这个可怜的朋友吧？”

我的母亲

10日，星期四

安利柯！当你弟弟的老师来的时候，你对你母亲说了些非常不尊敬的话。以后，那样的话绝不应该再讲，绝不应该！你的那些话像根针一样刺在我心里。记得几年前你患病的时候，你母亲整夜坐在小床前，为你数脉搏，听呼吸，悲痛得泪流满面，生怕失去了你，我真有点怕你母亲会疯了。想起这些，我对你将来怎样待人接物，就有点不放心了。你竟然伤害那样疼爱你的母亲。那是为了减轻你一时的病痛而宁愿舍弃自己一年的快乐，为了挽救你的生命而宁可牺牲自己生命的母亲啊！

安利柯呵！你要记住，在你的一生中，难免会受到种种痛苦，但其中最痛苦的，就是失去自己的母亲。你将来长大了，历遍人间艰辛的时候，必然会一千次一万次地祈求能再听到母亲的声音，哪怕是一瞬间也好；祈求能再扑在母亲的怀里像个失去安慰和保护的小孩那样哭泣，哪怕是一次也好。你将想起你曾给母亲造成痛苦的每一桩往事，你将为此而悔恨莫及；你虽想请求她的宽恕，虽将怀着敬意纪念她，但这些都是徒然的了。如果你现在使母亲痛心，你将终生受到良心的责备而不得安宁。你将看到母亲生前温甜慈爱的面容，变成悲痛轻蔑的表情，在你脑海里拂之不去。

呵！安利柯！你要知道，亲子之爱，是人间所有感情中最神圣的。践踏这种感情，实在是一种不幸。即使是一个杀人犯，只要他还有一点敬爱母亲之情，那他的心里还是有一点可贵的东西。无论怎样有名有地位的人，如果他做了使母亲痛苦、契位的事，那他就是罪孽深重的恶人了，所以，对于那赋予你生命的母亲，不应该再从你嘴里吐出无礼的语言。万一一时放肆说了出来，不要让它使你害怕父亲的责备，而要让它去冲击你的灵魂，让它促使你投到母亲的膝下，请求她给你赦免的吻，在你额上拭去不孝的污迹。我原

是爱你的，你原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希望，但是，如果你对母亲不孝，那我宁可没有你这个儿子！不要再走近我，不要来拥抱我，我现在没有心思回抱你！

——父亲

朋友可莱谛

13日，星期日

父母终于宽恕了我，但我还有点抬不起头来。母亲叫我偕同看门人的大儿子一起到科索河边去散散心。我们还没有走多远，便到了一家店铺前面，那里停放着一辆货车。忽听得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可莱谛。他正满头大汗地搬运木柴，站在车上的人把一大捆木柴递给他，他就立刻把柴抱到店堂里堆起来。

“可莱谛，你在做什么？”我问。

“你没有看见吗？”他一面去抱木柴，一面回答。“我还在预习功课哩！”

我笑了。但是可莱谛却在认真地念着，“动词的变化：随人称和数量的不同而变化——”，一面抱着一捆木柴进店放好，“又随动作发生的时间而变化——”，走到车旁抱柴，“又随动作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变化。”

他念的是明天文法课的内容。“这是我利用时间的好方法。父亲有事出门去了，母亲又病在床上，我不能不做些事，一面做，一面背诵文法。这段很难，念来念去也记不住。”他又回头向车上的人说：“我父亲说，他七点钟回来付钱。”

货车走了。可莱谛说：“请进来坐一会儿！”我们走进店堂，里面很宽大，堆满木头和柴束，旁边还立着一台秤。

“今天是一个大忙日，我真的没有空闲过，作业也只得时做时停。正在写点什么，顾客来了，刚执笔再写，货车又来了。今天往柴市跑了两趟，两腿都快站不起来了，手也肿了。如果想画画，一定不像样子。”说着，又拿扫帚扫去地上的枯叶和柴屑。

“可莱谛，你在哪里做功课？”我问。

“肯定不会在这里啦！在那边，来看看。”他引我们到了店堂后面的小屋。这屋可以说是厨房兼饭厅，屋角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课本、笔记簿和已经开头做的作业。‘这就是我做功课的地方。第二题还没有做完——皮革做的东西，有靴子、皮带，还有皮包。’他写出漂亮的字。

“有人在家吗？”门外有人在叫。原来是一个妇人来买柴。可莱谛回答：“请进！”便跑出去。称了柴，收了钱，又在陈年流水帐上记上一笔，便重新进来说：“让我把这句写完。”他写着：旅行包、兵士的背包。“呵！咖啡开了！”他跑到炉旁端下咖啡壶：

“这是给我母亲煮的咖啡，我已学会煮咖啡了。我们把咖啡送给她吧。母亲见了你们一定很高兴的。她病在床上已经一个星期了——动词的变化。我好几次给咖啡壶烫了手指——兵士的背包，后面非再写一点不可，一时想不起来，先到母亲那里去吧！”

可莱谛推开房门，我们和他一起进了一个小房间，他母亲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头上包着白头巾。

“妈妈！这是你的咖啡。”他说，“这是我的同学。”

“呵！漂亮的小少爷！你们是来看我这个病人的吧？”可莱谛的母亲说。

可莱谛替母亲放好枕头，拉直被子，送上咖啡，又通通煤炉，赶走躺在衣箱上的一只猫。

待母亲喝完，可莱谛接过杯子问：“妈，还要别的吗？吃药没有？如果吃完我再到药记去买。柴已经卸了。4点钟把肉拿来先烧上是吧？卖奶油的妇人来了，就把好八个铜币给她。这些事都会搞好的，你放心好了。”“好在你能帮忙了。去吧，你一切都想到了。”他母亲还要我们吃糖果，可莱谛拿出他父亲的照片给我看：他父亲穿着军服，胸前挂1866年打仗获得的勋章，当时他在温培尔托亲王部队里。眼睛很有神，脸上浮着快活的笑容，相貌和他的儿子一模一样。

我们回到厨房里。我找到最后一个答案了。”可莱谛说着，又拿起笔在作业簿上写：马鞍也是皮革做的。“晚上再做吧！今天要晚睡些了。你真快乐，学习时间也有，散步的闲暇也有。”他还是那样快活地跑进店堂，把木头放在架小锯断。“这是我的体操！与学校里两臂向前伸的体操可大不一样。父亲回来看见我把这些木头都锯好了，会很高兴的。最讨厌的是锯木头以后，写起字来就像老师说的画蛇那样难看了。没法子，只好向老师直说了，最重要的是希望母亲的病快点好起来。谢天谢地，今天已经好多了。明天一早起来准备文法吧！呵！木柴又来了，我又要去搬运了。”货车满载着木柴停在店门口，可莱谛向柴车走去，回过头来说：“我不能再陪你们了，明天见！谢谢你们的来访！快快乐乐地散步去吧！棒小子，你们真幸福呵！”他紧握了一下我的手，便支搬柴了。他的脸孔在猫皮帽下面红得像苹果。他那敏捷的动作，使我羡慕。“你真幸福呵！”他这样对我说。其实并不，你才是最幸福的。你既用功学习，又努力劳动。又能帮父母的忙，你比我好一百倍，棒一百倍，好朋友！

校长先生

18日，星期五

可莱谛今天特别高兴，因为他三年级时的老师做了学校的月考监督。这位名叫考谛的老师，是个狮子头，卷发，留着大把黑胡须的高个子，眼睛又黑又大，说话声音像开炮。他常常和学生开玩笑，说什么要把他们撕碎拎着脖子交给警察，有时还装出可怕的样子。可是，他决不会处罚学生，而且总是微笑着，不过被他的大胡子遮住看不出来罢了。

我们学校的男老师一共八位，除了考谛老师以外，还有长得比较矮小，嘴上没有胡须的见习老师；五年级的老师是个跛子，脖子上总是围着大围巾，据说，他在乡下教书的时候，因为校舍潮湿，墙壁经常都是湿漉漉的，因而得了风湿病，到现在身上还隐隐作痛呢；五年级还有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师，他曾经任教盲人学校；有一位穿着笔挺服装，戴着眼镜，留着淡黄色颊须的老师，他一面教书，一面研究法律，得过资格证书，人称他是“小律师”，他还编写过一本《写信必读》的书；体操老师是一位退伍军人，曾是加里波第将军的部下，脖子上还留着弥拉佐战役的刀痕。

我们的校长身材高大，秃顶，戴着金边眼镜，花白的长胡子垂在胸前，平时爱穿黑色衣服，纽扣一直扣到颌下，是一位很慈祥的先生。学生犯规被传唤到校长室去的时候，开始总是战战兢兢的。进去以后，校长并不责骂，只是握着那学生的手，说清道理，叫他下次不要再犯，并且安慰鼓励他以后做个好学生。因为他是用和善的口气亲切教导，学生总是红着眼睛出来，觉

得比受处分还要难过。

老校长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校等着学生的到来，倾听学生家长们的意见。每天下午，学生和老师们都回家以后，他还在学校周围巡视，看有没有学生被街上的车子撞伤，有没有学生在路上玩石头瓦片。有些在路上贪玩不回家的学生，一看见校长高而黑的身影在街角出现，就会藏下手里玩着的铜钱、弹子什么的四处逃散。这时，校长先生总是远远点着手指，难过而充满感情地望着学生们回去。

据母亲说，自从校长当志愿兵的儿子战死以后，就看不见他的笑容，现在他的书桌上还放着他爱子的遗照。经过这一变故以后，他一度普想辞职，而且给市政府的辞职书都写好了，因为舍不得和自己的学生离别，一直放在抽屉里，他似乎显得犹豫不决。有一天，我父亲找到校长，对他说：“您一走了之是件多么不光彩的事情呵！”那时，恰巧有一户新迁来的人家领着孩子来见校长，请求入学。校长见那小孩有点像自己死去的儿子，就将小孩和桌上的照片对照看了很久，又托着他的头凝视了一会，说：“可以！”记下了姓名。他们父子离去以后。校长仍在想着什么。我父亲接着说：“先生如果真要辞职，我们就大失望了。”校长听了，就从抽屉里拿出辞职书，一撕两半，说：“我已决定留下来。”

兵士

22日，星期二

校长自从爱子在志愿军中死去，放学以后，常去看兵队的分列式。

昨天，又有一个步兵联队分列式在街上行进。小孩子们用尺子敲着书包或抄纸夹，和着军乐队的节拍跳着唱着，我们也站在一旁观看。卡隆穿着一身窄窄的衣服，拿着一大块面包在啃；还有穿着漂亮衣服的华梯尼，穿着他父亲旧工作服的“小铁匠”普莱可西，格拉勃利亚小朋友，“小石匠”，红头发的克洛西，面貌丑陋的弗兰谛，从马车轮下救出小孩而自己跛了脚的炮兵上尉的儿子洛佩谛等等，都站在那里观看。有一个跛行的兵士走过，弗兰谛突然耸肩笑起来。忽然，后面有人拍他的肩膀，原来是校长。校长对他说：“注意！嘲笑队列中一个不能随意行动和说话的军人，就像污辱一个被缚住不能动弹的人一样，是懦夫的行为。”弗兰谛马上溜掉了。

兵士们分四列行进，满身是汗水和尘土。日光映着钢枪，闪闪发光。校长说：

“我们应该感谢兵士们，他们是我们的保卫者。一旦外国军队来犯，他们就要为保卫国家去拼命杀敌。他们的年纪不比你们大多少，原先也是在学校念书的。和你们一样，有穷人家的，也有富人家的。你们一看他们的脸型，就知道他们之中全意大利各地的人都有，有西西里人、那不勒斯人、隆巴尔第人，也有赛地尼亚人。这是一支古老的联队，”其中有些人曾参加过1848年克里米亚战争；兵士虽然换了，军旗还是当年传下来的。20年前，当你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在这军旗下为国牺牲的人，不知有多少呢！”

“那就是军旗！”卡隆指着前面说。真的，那军旗就在联队前头飘扬着、前进着。校长说：

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和英、法、土耳其、撒丁王国（地中海第二大岛上的王国，现属意大利）之间争夺中近东的战争。俄国战败，以1856年签订巴黎条约结束战事。

“大家听着！那三色旗通过的时候，我们应该行举手注目礼！”

一个军官举着军旗在我们前面通过。这已经是一面破损褪色的旗帜了。旗竿上挂着勋章。大家向它行举手注目礼，旗手也向我们微笑，举手答礼。

“孩子们，很好！”后面有人这样说，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年老的退伍军官，纽孔里挂着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蓝丝带军功章。

“很好！你们做了一件高尚的事！”他说。

这时，联队已沿着科索河岸转弯，群众的欢呼声和军乐声应和着，好像当年的战歌。老军官对我们说：“很好！不赖啊！从小尊敬军旗的人，长大了就会保卫军旗、保卫国家的！”

耐利的保护者

23日，星期三

驼背的耐利昨天也参观了兵士的分列式。他的神情很沮丧，好像说：“我永远不能当兵了。”耐利是个好学生，成绩不错，可是，身体却又小又瘦，连呼吸也显出很困难的样子。他似乎怕冷，常常围着一条闪光的黑围巾。他的母亲是个金发碧眼、身材不高的妇人，每天放学总来学校接他，这样就可以免得他和其他人杂在一起而显得特殊了。原先，有些人嘲弄耐利，用书包去撞他凸出的背脊。他从不反抗，而且不告诉母亲，免得她心里痛苦。无论人家怎样捉弄他，他只是坐在一边用手支着头无言哭泣罢了。

有一天，卡隆突然站起来对全班说：

“以后有谁再敢碰碰耐利，我给他一个耳光，准教他转三个圈子！”只有弗兰谛不当一回事，卡隆果然一掌打过去，让他转了三个圈子。从此，再也没人敢戏弄耐利了。老师知道了这事，便叫耐利和卡隆坐在一起，两人很要好，耐利尤其喜欢卡隆，每天来到教室，必定先看看卡隆在不在；放学的时候，总要向卡隆说声“再见”。卡隆也一样，当耐利的钢笔，书籍或笔记本掉地时，总是立即替他捡起来，或替他把文具装进书包，或帮他穿外套。耐利喜爱卡隆，平时总是望着他；老师称赞卡隆，他就高兴得像是称赞自己一样。

后来，耐利终于把以前怎样受人戏弄，多亏卡隆保护，自己怎样爱戴他的事向母亲说了。今天，遇到这样一件事。老师派我把课程表送到校长室去，这时，一位穿黑色衣裙、白肤金发的妇人也来到校长室，她就是耐利的母亲。

“校长先生，有个名叫卡隆的学生是和我儿子耐利同班吗？”她问。

“是的！”校长回答说。

“有句话想和他说说，能允许请他来一下吗？”

校长命校工去叫卡隆。一会儿，门口出现了卡隆留着短发的大脑袋，一副很感意外的样子。那妇人看他来了，就走过去，抱着卡隆的肩膀，不停地吻着他的前额。

“你就是卡隆！你就是常常帮助我儿子的好朋友，那勇敢的孩子就是你！”说着，想在手袋里找寻什么，又打开钱包来看，一时找不出合适的东西送给卡隆，就从自己颈上取下带有小十字架的项链挂在卡隆脖子上，说：

“这个送给你，当作我的纪念吧！当作衷心感谢你并且时时为你祝福的耐利的母亲的纪念吧！”

班长

25日，星期五

卡隆令人喜爱，戴洛西则令人钦佩。戴洛西每年都获得一等奖，今年恐怕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

他各科都好，算术，文法、作文，图画总是第一，什么东西都一学就会。他的记性很好，学习对他来说，好像游戏一样，不费什么功夫，而且还轻松有趣。老师昨天对他说：

“你得到上帝非常的恩赐，不要自暴自弃呵！”

此外，他身材修长，又长得漂亮，满头金发蓬松地覆盖在额上。他身轻体健，只要用手轻轻一撑，就飞过跳箱。他还懂得剑术。

他今年12岁，父亲做生意。他平时穿着缀有金色纽扣的蓝绒衣服，总是高兴活泼，待人和气。考试复习的时候，热心帮人解答疑难，谁都不敢对他无礼。只有诺皮斯和弗兰谛妒恨他，华梯尼也用嫉妒的眼光看他。可是，他对这些全不介意。他做班长，在课桌间来往收集考卷的时候，大家都向他微笑或拉拉他的手致意。他从家里带了画片来分送给全班同学，还绘了一幅格拉勃利亚地图送给可拉西。他送人东西的时候，总是微笑着，不以为意，对谁都没有偏爱，真使人不能不嫉妒他，不能不感到自己比他矮一截呵！唉！我也和华梯尼一样嫉妒着他呢！当我对某道习题怎么也答不出来的时候，想起戴洛西此时早已做好，就有点气恼。但一到学校，见到他那和美的笑容、谦虚的态度，听到他中肯地回答老师的提问，感受到其他同学对他的喜爱，我心头的恼恨就完全消失，觉得自己可耻，而喜欢和他亲近了。他的神态，他的声音，都给我带来喜悦和勇气。

老师把《每月故事·隆巴尔第的小侦探》交给戴洛西誊清。他在抄写的时候，好像对那少年的英雄行为非常感动，脸孔通红，眼里闪着泪光，嘴唇颤抖着，神情是那么纯洁高尚。我望着他，几乎要对他说：“戴洛西！你什么都比我强，和我相比，你就像大人一样，我真是尊敬你佩服你呵！”

隆巴尔第的小侦探——每月故事

26日，星期六

1859年，法意两国联军因保卫隆巴尔第而和奥地利军队作战，在索菲里诺和圣马提诺几次击败奥军。这个故事讲的就是那时候的事。

6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一队意大利骑兵沿着偏僻的小路一面向敌人进发，一面侦察敌情。这队骑兵由一个军官和一个军曹率领着，全神贯注地搜索树林里有没有穿白色制服的敌人。

他们到了树林前面一家农舍门口，一个约莫十二三岁的少年正用劈刀削着一根木棒。农舍窗口插着红白绿三色意大利国旗，因为屋主人怕敌人来袭，插上国旗就走了。少年看见本国的骑兵到来，放下手里的活，扬起帽子欢迎。他是一个大眼睛、面貌粗犷的金发少年，只穿着一件内衣，领口上露出胸脯。

“你在做什么？”军官勒着马问。“你为什么不和家人一起逃避呢？”

“我是孤儿，没有家，平时替人干点临时工过活。我留下来是想看看打仗。”少年回答说。

“看见有奥国军队经过吗？”

“没有，这三天都没有。”

军官默想了一会，下了马，命令士兵们停止前进，注意前方敌人，自己

爬上农舍屋顶去瞭望。可是，那屋顶太矮，只能望见乡村一角。“必须爬到大树上去！”军官从屋顶下来说，正好屋前花园里有一株白蜡树，树梢在半空中轻轻摇动。他望望这棵大树，又打量一下士兵，忽然转向少年问道：

“喂！小猴子！你的眼力怎样？”

“我？一里外的雀儿都能看见呢！”

“你能爬上这棵大树顶上吗？”

“树顶上？用不着半分钟就上去啦！”

“那好！你替我上去望望前面有没有奥军，有没有烟尘、枪刺的闪光或马匹那些东西。”

“完全可以！”

“要多少报酬？”

“你说我要多少钱吗？不！什么都不要！这是一件好差事，如果是德国鬼子，我就怎样也不理他们了。自己人嘛！我也是隆巴尔第人哩！”少年微笑着回答说。

“好！那你上去吧！”

“且慢，让我把皮鞋脱了。”

少年脱了皮鞋，束紧裤带，把帽子丢在草地上，就沿着树干爬上去。

“当心！”军官朝树上叫了一声，好像突然怕他出事想要他下来。少年低下头，用湛蓝的眼睛望着军官，似乎问他什么。

“没有什么，你上去吧！”

少年就像猫一样地爬上去了。

“注意前方！”军官向兵士们下令。这时，少年已爬上树梢，站在枝条上，下半身被枝叶遮住，上身却可以望见，那蓬松的金发，在太阳下闪光。树真高大，从下面望上去，少年的身体显得那么小。

“一直望前面远方！”军官叫着说。少年把扶着树枝的右手遮在眉间望过去。

“看到什么吗？”军官问。

少年低头用手围成喇叭套在嘴上说：

“在那边大路上有两个骑马的。”

“离这里有多远？”

“半里！”

“在走动吗？”

“还站在那里。”

“还看见些什么？”军官问。稍停又说：“往右边看有什么动静！”

少年向右看了一会说：“靠近墓园的树林里有些亮闪闪的东西，大概是枪刺吧！”

“能见到人吗？”

“没有，恐怕是埋伏在麦田里吧！”

这时，只听“嘶”的一声，一颗子弹飞过来，落在农舍后面。

“下来！敌人发现你啦！我不需要什么了，下来吧！”军官叫着说。

“我不怕！”

“下来！”军官又喊。“左边看见些什么？”

少年向左边望去。这时，又一颗子弹更尖锐更低地呼啸着飞过来。少年惊叫道。

“糟糕！他们真的把我当靶子啦！”

“下来！”军官急切地有点愤怒地命令他。

“我马上下来，有树叶遮住我不要紧。你要知道左边的情况吗？”

“是左边！但，你快下来吧！”

少年转向左方，大声地说：“那边是一座教堂，我似乎看见——”还没有说完，第三声尖锐的声音掠过来。此时，少年正攀着枝条要下来，但他却张开双臂头朝下掉下来了。

“他们该死！”军官叫喊着跑过去。

少年仰卧在草地上，双臂张开，鲜血从他左胸喷涌而出。军曹和两个兵士从马上飞跳下来，军官俯伏在少年身边，撕开他的内衣一看，枪弹正中左肺。“他死了！”军官叹息着说。

“不！还活着呢！”军曹说。

“唉！可怜！勇敢的孩子！”军官说着，用自己的手中堵住少年的伤口，一边频频感叹：“勇敢呵！勇敢呵！”

少年睁大眼睛环顾一圈就断气了。军官脸孔苍白，凝望着少年，把少年的上衣铺在草地上，把尸体小心地移到上面。他和军曹及两个兵士向少年默哀，其他兵士警戒着前方。

“可怜勇敢的的孩子！”军官重复说。他走到农舍前，把窗口的三色国旗取下来，盖在少年胸前。军曹把少年的皮鞋、帽子、劈刀、木棒等遗物收集起来，放在旁边。军官对军曹说：“要叫救护车来载走。这孩子的死是和军人一样的，要用军人的礼仪来埋葬他。”

说完，向死者送去一个吻，转身向兵士们命令说：“上马！”

骑兵队全体上了马。经过几小时以后，这少年就受到意大利军队隆重的敬礼。原来，少年战死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军。太阳下山时，意军前卫部队全线出击。一个数天前曾英勇地血战圣马提诺山的疲倦的射击兵营，沿着上午骑兵队走过的路分成两列开过来。当他们沿着小河边的小路经过农舍时，走在前面的营长和其他军官们看见白蜡树底下用三色旗盖着的少年尸体时，都停下来捧着佩剑表示敬意和哀悼。其中一个军官到小河边摘了几朵花撒在少年身上，全营兵士也跟着摘了许多花撒在尸体上，几乎把他埋在花里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勇敢的隆巴尔第少年，安息吧！”“永别了！我的孩子！”“我们尊敬你，金发少年！”“万岁！”“光荣！”

一个军官把自己的“勇士勋章”抛给他，另一个走上去吻他的额，无数的花像雨一样落到他赤着的脚边，被血染红的胸前、金发的头上。他好像睡在草地上，被军旗覆盖着，从他那苍白的微笑的脸上看来，好像他已听见大家的称赞，并为把他的生命贡献给故乡隆巴尔第而高兴。

穷人

29日，星期二

安利柯呵！像隆巴尔第少年那样为国捐躯，固然是伟大的德行，但你也不要忽视日常生活中似乎并不那么伟大的善行。

今天早上我看见你上学时，在街上有一个抱着瘦小苍白的婴孩的女人求你施舍，你看了他一眼却什么都不给就走过去了。当时，在你口袋里应该有几个钱币的。

安利柯呵！听我说，不幸的人向你伸出求援的手，不应该无动于衷地走

过去呵！对于为了孩子而讨乞的母亲，尤其不该这样。想想那孩子也许正在挨饿，那位可怜的母亲该是多么的难过。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母亲有一天绝望地哽咽着不得不对你说：“安利柯，今天连面包都没法子找给你吃了。”那时，你母亲心里会是怎样的呢？

给乞丐即使仅仅一枚铜币，他都会说：“上帝将保佑你和你全家健康！”听到这祝福时的快乐，是你未曾体会过的。我每从乞丐那里听到这番祝福，反而感谢他，觉得他回报我的比我所给他的更多，它常使我带着满足感回到家来。

是的，要使我时常听到你已实现你良好的愿望，从你的小钱包里拿出一个铜币送给一个毫无生活来源的盲人，或一个没有了面包的母亲，或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在你们学校附近，就可以遇见许多穷人。穷人特别喜爱小孩的施予，因为小孩不会使他们感到屈辱。大人对他们施舍时，他们会觉得人家在怜悯他，在行善，而小孩的施舍则除了善行以外，还是一种爱的表现——你懂得这意思吗？这就好像从你手里同时掉下一朵鲜花和一枚钱币那样。

你要想想，你什么都不缺乏，而世界上却还有什么都缺乏的人。你在贪求快乐，而他们则但求不死就已经满足。你想想，在许多华丽的大厦里，在车水马龙的街上，在穿着华美的小孩子群中，竟还有无衣无食的妇女和儿童，这是多么令人不安的情形呵！我的上帝！他们竟然没有吃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里，有许多品质很好、很聪明的像你们一样的儿童，却穷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像荒郊的野兽那样自生自灭。安利柯呵！今后如果有抱着婴儿的母亲向你行乞，再也不要一个钱不给哪！

——父亲

12月

小商人

4日，星期日

父亲希望我每星期日邀请一些同学来家玩或去访问他们，以增进我和所有同学的友谊。这个星期日本想约那服饰讲究的华梯尼去散步，可是，卡洛斐——就是那个身材瘦长，鹰嘴鼻，狡黠的眼睛好像总在搜寻着什么的同学先访问我了。

他是一个杂货商的儿子，一个颇为奇特的人。他的手总是插在衣袋里暗暗地数钱，而且数得很快。他心算也很快，不用看乘法表。他袋里虽然有钱，却从来不轻易乱花，而是把钱存入学生银行。我相信，如果他的一枚五厘铜币掉到椅子下面，就是花一个星期的功夫，他也要把它找出来的。正如戴洛西说的，他就像一只喜欢收集的喜鹊呢！真的，哪怕是用秃了的笔头，点剩了的蜡烛，还是一枚用过的邮票，或是一枚别针，他都细心收藏起来。他收集旧邮票已有两年历史，收集的本国和外国邮票有好几百枚，都贴在一册厚厚的集邮簿里，贴满了一本他就会卖给书商。他常拉了许多同学去书店买东西，所以书店有时也送他一些笔记本作为酬劳。

他在学校里常常做种种交易。两个铜板买来的，要卖四个铜板，每天都能卖出一些。他又经营彩票和以物换物，有时跟同学换了以后又反悔，还要换回来。他很会做投钱的游戏，从来没有失手过。他还收集废旧报纸，到烟纸店去卖。他随身带着一只小小的记事本，把每笔交易都入帐。除了算术，他对什么功课都不大用功。他也想得奖牌，却是为了免票去看木偶戏。

他虽是这样一个人，我却觉得他很有趣。今天，我和他做用秤称东西买卖的游戏。他很会用秤，熟悉市场物价，他折叠的三角包装纸袋，简直和商店伙计叠的一模一样。他说，将来离校以后，要开一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商店。我送给他几枚外国旧邮票，他如获至宝，还告诉我哪一张值多少钱。我父亲一边看报纸，一边在听，好像还满有兴趣。

卡洛斐口袋里总是装着许多小物品，外面用黑外套遮盖着。平时看他老在盘算着什么，活像一个小商贩。

他最重视那本邮票簿了，把它看成是一笔财富，平时跟人谈起这玩意，总是暗示要藉此发一笔财。许多同学都在背地里叫他“吝啬鬼”，说他“放高利贷”。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点喜欢他。他教给我许多事情，好像成年人那样。柴店的可莱谛说，如果到了必须用他那邮票簿去救他母亲性命的关头，恐怕他也是舍不得的。但我父亲却说：

“不要那样去议论别人。这是他的一种偏好，说明他还是事业心的。”

虚荣心

5日，星期一

昨天和华梯尼，还有他的父亲在瑞华利街散步。斯带蒂站在书店橱窗前面看地图，不知道已站了多长时间了。他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在用功的，和他打招呼，他只回头望了我们一眼，真没有礼貌！

华梯尼向来穿着漂亮，今天更是如此。他穿着一件绣了花的大衣，包绢的纽扣，戴一顶白海狸帽，穿一双摩洛哥长筒皮靴，胸前带着挂表，昂首阔步地走着。

可是，昨天他的虚荣心却受到一次挫折。当时，他的父亲走得慢，落在后面很远，我们便在路旁石凳上坐下来等他。有一个衣着朴素的少年低着头坐在一旁，好像很疲倦忧悒；一个好像是少年父亲的人，在树下踱来踱去读着报纸。

华梯尼坐在我和那少年中间，忽然想起自己的服饰，想向那少年夸耀一番，便举起他的皮靴对我说：

“看见我的军靴了吗？”意思是要那少年看看。可是，那少年竟看也不看一眼。华梯尼把脚放下，又指着绢包的纽扣，瞟着那少年对我说：“这扣子并不好，我打算换一排银的。”那少年还是一动不动。

于是，华梯尼把他那白海狸帽用手指顶着打圈圈，少年也不看他，好像是故意不看的。

华梯尼愤然把挂表拿下来，打开后盖，要我看看里面的机械。那少年还是不抬起头来看。我问：“这表是镀银的吧？”

“不！是金表！”华梯尼回答说。

“不会是纯金的，多少总掺了一点银在里面吧？”

“哪里！当然是纯金的啦！”华梯尼傲然地说着，就把挂表送到少年面前说：

“你看看，这是不是纯金的？”

“我不知道。”少年简单地回答说。

“呵！呵！你好傲慢呵！”华梯尼怒冲冲地大声说。

这时，华梯尼的父亲从后面来到了，听他这样说，就向那少年注视了一会，尖声对自己的儿子说：“住嘴！”一边又弯腰凑到儿子耳边小声地说：“他是一个盲人。”

华梯尼吃了一惊，跳了起来，细看那少年的脸，才发现那眼球是玻璃样的，没有表情，什么都看不见的。他呆呆地站着，两眼望着地面，说不出话来，终于很难为情地向那少年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

那少年好像知道华梯尼的内疚，亲切而又悲愁地微笑着说：“哪里！没有什么！”

华梯尼只是爱虚荣而已，内心是没有恶意的。为此，在回家途中他一直都是没有说笑。

初雪

10日，星期六

瑞华利街的散步，暂时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美丽的朋友——雪花飘来了！从昨天傍晚起，大片大片的雪花飞舞过来，今天早上起来一看，遍地茫茫一片白色，窗玻璃上、窗框上都是雪，多有趣呀！连学校老师也搓着手在观看呢！一想起掷雪球呀，溜冰呀，晚上家里温暖火炉前的笑语呀，大家的心都随着雪花飞到外面去了。只有斯带蒂还在认真听课，两手支着脑袋，对外面下雪完全无动于衷。

多美呀！放学回家的时候，大家一边跑，一边欢呼，抓了雪团你扔我，我扔你。来接小孩的家长雨伞上，警察帽子上，学生们的书包上，都沾着白雪。大家都高兴得疯了似的，就连没有笑容的普莱可西今天也笑起来了。从马车轮下救人的洛佩蒂，拄着拐杖跳舞；从来没有见过下雪的格拉勃利亚小朋友，捧着雪团像桃子一样地咬着；克洛西把雪球装了一书包；最可笑的是

“小石匠”，我父亲请他明天来玩，他嘴里正满衔着雪，吐又吐不得，咽又咽不下，只是对着父亲不断地眨眼睛。

老师们都高兴地跑出来赏雪。我二年级的有病的女老师，虽然还在咳嗽，也冒着纷纷扬扬的雪出来了，她的绿色面纱和帽子上都是雪。隔邻女校的学生也哇啦哇啦地一哄而出，在白皑皑的雪地上跑着跳着。老师、校役和警察都大声喊：“回家啦！回家啦！”像柳絮一样飞舞的雪花把他们的须发都染白了。他们心里也很高兴。

安利柯呵！你因为冬天下雪而高兴。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许多没有足够的衣服和鞋子，没有火炉取暖的小朋友呵！为了在教室取暖，有些小朋友用冻裂出血的小手带着柴薪到学校去。在冬天里，世界上有许多小学埋在雪堆里，教室里空虚幽暗如同山洞，学生们冷得发抖，被柴烟呛得透不过气来，望着外面茫茫的大雪，他们害怕山上的积雪崩塌下来，把家里的房屋压垮了。

你们因冬天来了而高兴，但冬天会给许多人带来不幸和死亡呵！

——父亲

“小石匠”

11日，星期日

今天，“小石匠”来访问我们。他穿着他父亲过时的沾满灰泥的猎装。对他的到来，父亲比我还要高兴呢！

他真给我们带来了有趣的一天。他一进门，就摘下被雪打湿的帽子，塞进口袋，露出他苹果似的脸和小球似的鼻子，像个老工匠似地在屋里东看西看。他踱进餐室，看见墙上挂着的驼背滑稽老人“里哥列托”像，就装出兔脸；他那兔脸，谁见了都禁不住要笑起来的。

我和他一起砌积木。他对于筑桥建塔有出人意料的思路，并且像大人那样细心认真。他一面砌着一面谈他家的事：他家住的是屋顶房，母亲是洗衣妇，父亲则在晚上进夜校读书。听他说，他父亲的身材很高大，进家门都要弯腰，而他则长得矮小，所以，父亲平时总是爱怜地叫他“小兔子”。他穿的衣服虽旧，却很保暖，破损的地方也都缝补得很好，他的领结打得很整齐，一定是他母亲替他打的。

下午4时，我们坐在沙发上吃奶油面包点心，吃完起身的时候，我看见“小石匠”衣服上的灰泥把沙发弄脏了，就打算去拭。父亲马上拦住我的手，等大家走开了，才将沙发拭干净。

我们玩的时候，“小石匠”衣服上的纽扣掉了一个，母亲便拿针线替他缀上，“小石匠”受宠若惊地在一旁看着。

我拿出滑稽画册给他看，他便按照画上的滑稽面孔一个个地装出来，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他告辞回家的时候，显得很愉快，甚至忘了戴帽子。我送他到门口，他又装出一副兔脸给我看，当作答谢。他名叫安东尼奥·拉勃柯，现在是八岁零八个月。

安利柯呵！你拭沙发我为什么要拦阻你呢？这是因为沙发是他弄脏的，你在他面前动手去拭，说明你对他不高兴了。他并不是故意的，而且他衣服上的灰泥是他父亲劳动时沾上的。凡是从劳动中带来的，不管是灰泥。油漆，决不脏，劳动决不会产生脏东西。见到正在劳动的人，不应该说“脏呀，臭呀”，应该说“他身上有劳动的痕迹”。你应该爱“小石匠”，一来，他是你的同学；二来，他是工人的儿子。

雪球

16日，星期五

雪还是不断地下着。今天放学的时候，雪地上却发生了一件意外。原因是有些小学生在街上团了硬梆梆的雪球打雪仗。那时，人行道上有许多行人，有的叫着说：“别扔了！别扔了，你们这些小调皮！”忽然，传来一声惊叫，只见一个老人双手捧着脸，帽子掉地，身子东倒西歪。一个小学生站在老人旁边叫着：“救人哪！救人哪！”

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看。原来，老人的眼睛被雪球打伤了。小孩子们明处逃散。我和父亲正站在书店前面，许多小孩往我们这边跑，其中有卡隆、可莱谛、“小石匠”、收集旧邮票的卡洛斐等，都跑过来了。老人那边，警察也来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问：“是谁扔的？”

卡洛斐站在我旁边，脸色苍白，全身战栗着，人们还在叫喊：“是谁？是谁闯的祸？”

卡隆向卡洛斐低声地说：“喂！快过去承认了吧，隐瞒过失是卑怯的表现！”

“我不是故意的。”卡洛斐颤抖着说。

“没关系！承认是你的义务！”卡隆劝他说。

“我没有勇气。”

“拿出勇气来！我陪你去！”

“是谁扔的？眼镜片割伤了眼睛，他恐怕要瞎了。真该死！”警察和围观群众的叫声更高了。

卡洛斐害怕得站都站不稳了。“来！我帮你！”卡隆坚决地说，一面架着卡洛斐的臂膀走过去。看见这一情景，大家都猜知是卡洛斐闯的祸，有人竟扬起拳头气势汹汹地要打他。卡隆对他们摇摇手说：“你们十几个大人来对付一个小孩子吗？”人们才安静了下来。

警察拉着卡洛斐，推开人群，向那老人工作的面包店走去。我忽然想起，那受伤的老人是个店员，和他上小学的侄孙同住在我们那幢楼上的。现在他被人扶到面包店里，躺在椅子上，眼睛用手帕盖着。

“我不是故意的。”卡洛斐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战战兢兢地反复地说。有人从门口挤进来，大声叫着：“跪下来请罪！”一面要把卡洛斐推倒。这时，却有另一个人把他拦住说：“诸位！不必！不必这样！这小孩既然有勇气承认过失，就不要跪下来谢罪啰！”这个人就是校长，他亲眼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经他一说，没人再说什么了。校长对卡洛斐说：“快赔礼！”卡洛斐忽然迸出眼泪，上前抱住老人的双膝。老人伸手慈爱地抚着他的头发。这时，大家都说：

“走吧！孩子！回家去吧！”

父亲拉着我的手出来，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安利柯呵！如果是你，在这样的场合，你有主动承担过失的勇气吗？”

“我愿意这样做！”

父亲又问我：“你现在能对我起誓说，一定要做个真心而知耻的孩子吗？”

“是的！我起誓愿意这样做！父亲！”

女教师

17日，星期六

卡洛斐今天怕老师处分，心里很不安。不料，老师今天没有来，连助教老师也没有来。因此，由年纪最大的女老师克洛弥夫人来上课，她有两个比我们大的儿子，其中一个正病在床上，所以，她今天有点愁容。同学们看她走进教室时就闹开了。她用和缓的声调说：“你们对我的白发表示敬意吧！我不但是教师，而且还是母亲呢！”于是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只有那厚脸皮的弗兰谛还在暗地里对老师指指点点。

我弟弟那年级的级任老师黛尔卡谛，到克洛弥老师所教的那一班，而绰号“修女”的老师则代上黛尔卡谛那个班的课。这位“修女”老师平时裹在黑色的外套和围巾里，皮肤白净，头发光润，眼睛明亮，说话细声，有时几乎听不清，好像在祈祷。她温柔腼腆，慈眉善目，从来没有大声发怒过。尽管如此，只要她用手指着谁进行训戒，无论怎样调皮的学生都会低头不敢作声，一时教室里就寂静得好像修道院一样，所以，大家背地里都称她为“修女老师”。

还有一位老师，我也很喜欢，那是一年级的级任老师。她的脸红得像粉色的玫瑰，颊上有两个酒窝。她的无边帽上插着一支很大的红羽毛，脖子上悬着一个黄色十字架。她那乐观的性格，感染得她班上的学生也都很快活。她的声音像银铃一样，听起来就像唱歌。她只要用教鞭轻敲桌子或拍拍手，正在吵闹的学生马上就会安静下来。放学时，她和学生一起排队出来，让他们排成一线，帮他们戴好帽子，扣好外衣，以免着凉。为了防止学生在路上争吵，便一直送他们走出街道。她劝导家长不要在家里打骂小孩，学生有伤风咳嗽的就送药给他们吃，或把手套借给他们戴。有些很小的学生缠着爱抚她，或要和她接吻，或拉她的面纱，扯她的外套，她总是微笑着，一一和他们吻别。待她回家的时候，衣服给弄皱了，脖领也敞开了。她喘着气，但却是快乐地带着她美丽的笑靥和红羽毛。她还是女子学校的美术教师，用她的薪金抚养着弟弟和母亲呢！

访问负伤老人

18日，星期日

伤了眼睛的老人的侄孙，就是帽上插红羽毛的女老师班上的学生。今天我在他叔祖父家里遇见他了。他的叔祖父待他就像孙儿一样。今天早上，我给老师誊清了下星期要用的每月故事《少年抄写员》以后，父亲说：“我们到五楼去看望那受伤的老人吧！不知他的眼睛怎样了？”

我们走进他那颇为昏暗的房里，老人坐在床上，背后垫着大枕头，他的妻子在一旁照料着他，侄孙在旁边玩玩具。老人的眼睛还缚着绷带，知道我们看他来了，很高兴，说已大好了，好在受伤的并不是眼球，几天就会好的。

“这是一次意外事故。那孩子正担心着吧？医生还要再来看一次。”老人正说着，门铃响了。他妻子说：“医生来了！”就去开门。门打开，来的却是卡洛斐。他穿着长外套，低头站在门外，好像不敢进来。

“谁？”老人问。

“就是那掷雪球的孩子。”父亲回答说。

“呀！是你吗？可怜的孩子！请进来吧！你来看望我是吧！我已经好多

了，请放心！”老人说道。

卡洛斐似乎没有看见我们也在，忍住哭走到床前。老人抚摸着他的头发说：

“谢谢你！回去告诉你的父母，我很好，请他们不要介意！”

卡洛斐站着不动，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又不好启齿似的。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没有什么。”

“那好，再见吧！请放心！”

卡洛斐走出门口几步，又回过头来望着好奇地看他出去的侄孙，从外套里拿出一件东西，在侄孙耳朵边说：“这是送给你的！”说完就快步走了。

侄孙把东西交给老人，包纸上写着一行大字：赠给你！打开包纸一看，我不禁发出一声惊叹。原来那正是卡洛斐的邮票簿，里面装满他平日费尽心机搜罗得来的邮票。他把这看得比自己生命还宝贵的东西拿来当礼品，报答老人对他的宽恕。

少年抄写员——每月故事

朱利亚是小学五年级学生，12岁，黑黑的头发，白白的脸孔，是个漂亮的孩子。他的父亲是铁路职员，子女多，全家都靠他一点微薄的工资过着清苦的日子。他父亲觉得子女多虽是累赘，却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特别是对朱利亚这个大儿子，几乎是要什么就给什么。但对他在学校的功课，却督促得很严。这是因为希望他从学校毕业后，能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使全家生活过得好些。

父亲年纪大了，过多的操劳使他更显得衰老。他白天在铁路工作，晚上还从外面接了文件来抄写，每天要写到很晚才休息。近来，某杂志社托他书写把杂志寄给订户的封套，每500只酬金三个里拉，字体要写得很端正。这工作的确很不容易。老人常在吃饭时向家人说起：

“我的眼力似乎越来越不行了。做这夜工，连生命都要贴进去呢！”

一天，朱利亚对父亲说：“爸，我试试替你抄写吧。我的字也像你写的一样端正呢！”

“不行！你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你的功课比我写封套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呵！哪怕是剥夺你一小时的学习时间，我心里也过不去的。我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不希望你替我抄写。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朱利亚知道父亲的脾气，也不和他争执，只暗地里想办法。

每天晚上12点钟敲过，就听见父亲移动椅子的声音，接着就听见父亲回房睡觉的脚步声。一天晚上，朱利亚等父亲睡下以后，悄悄起来穿好衣服，蹑手蹑脚走到父亲书房里，关上房门，点亮油灯，桌面上放着一叠空白的封套和杂志订户的名册，朱利亚就仿着父亲的笔迹开始抄写，心里既高兴又害怕。写了好久，封套渐渐多，他放下笔搓搓手，又继续写下去，一面写，一面侧着耳朵听。一口气写了160只，赚到1个里拉了，才把笔放回原处，熄了灯，轻轻地回房睡觉。

他的父亲每晚都按着钟点机械地抄写，一面还想着其他事情，总要到第二天才数他抄了多少，所以，并没有发觉朱利亚代抄的事。

第二天中午，父亲很高兴地拍着朱利亚的肩膀说：

“喂！朱利亚！你父亲还没有像你心目中的那样老哩！昨天晚上写了两个小时，比平常多写了三分之一。我的手指还不太累，眼睛也还好使呢！”

朱利亚听了虽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很快活。他想：可怜的父亲，我除了能帮他挣钱以外，还能使他高兴地以为他还没有老哩！好！以后就帮他写下去吧！

在这样的想法鼓舞下，第二天晚上，钟敲12点以后，朱利亚仍旧起来抄写。这样过了几天，父亲还是没有察觉，只是在一天晚餐的时候说：“真奇怪！近来灯油忽然多用了不少！”

朱利亚吃了一惊。幸好父亲再没有说什么。那天晚上，他还是接着抄写下去。

但是，朱利亚由于每天熬夜，睡眠不足，结果早上总是不想起床，晚上复习功课总打瞌睡。有一晚，朱利亚竟平生第一次伏在桌子上睡着了。

“喂！起来！起来做作业啦！”父亲拍着他的肩膀叫醒他。朱利亚睁开眼睛，看见父亲站在面前，很不好意思地低头继续学习。可是，连续几晚复习时，他都要打吨或睡觉，平时也总是带着倦容，好像很累似的。父亲开始注意他了，严肃地提醒他。终于，向来和颜悦色的父亲也忍不住动了气：

“朱利亚！我真不能容忍了！你简直变成另一个人了。你要记住，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我很不满意你近来的表现，你懂吗？”

朱利亚有生以来没有受过父亲这样的责备，心里很难过。他暗地里说：“真的，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到此为止吧！”

那天，晚餐桌上父亲很高兴地宣布：“你们知道吗？这个月比上个月多挣了32个里拉呢！”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袋糖果，说是买来庆祝的。弟妹们都拍手欢呼起来，津津有味地吃着很久没有吃过的糖果。朱利亚心里受到很大的鼓舞，心里想：“呵！可怜的父亲！我还是不能不瞒着你，白天多用点功，晚上还是要继续干，为了你，也为了全家。”父亲又压低声音说：“32个里拉虽然很好，可是，朱利亚，我觉得对你实在没有办法了。”朱利亚忍住快要进出来的眼泪，默默地承受着责备，但他心里还是高兴的。从此以后，他还是尽力工作着。可是，疲劳却变本加厉地缠着他。这样又过了两个月，父亲的眼色更可怕了。有一天，父亲到学校去找级任老师问个究竟，老师说：“他的成绩还是过得去，因为他的天资还是聪明的。可是，他没有以前用功了，上课时总是打呵欠想睡觉，思想不集中，叫他作文，只是短短地写了一点就交卷，字也写得潦草了。他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那天晚上，父亲把朱利亚叫来，用更严厉的态度对他说：

“朱利亚！你知道我为了养活全家是在怎样拼命地干嘛！可是，你的学习竟这样令我失望，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你的母亲和弟妹吗？”

“呵！不！爸爸，请不要这样说。”朱利亚噙着眼泪说，他正想把两个多月来的经过和盘托出，父亲拦住他的话头说：

“你应该知道家里的情况，一家人要省吃俭用才能维持下去。我不是那样努力做着双份的工作吗？这个月本来指望铁路局发下100里拉奖金的，今天才知道，这笔奖金不发了。”

朱利亚听了，又把刚才要说的话咽下去，自己心里说：

“还是不要说的好，继续暗中帮助父亲工作吧！对不起他的地方，从别处去补偿吧！学校的功课一定要及格，非升级不可！但现在最主要的是帮助父亲，养活全家，必须全力减轻父亲的负担。”

又过了两个月。儿子这边更拼命地干，父亲那边却更严厉地责备。最令人痛心的是，父亲的态度日渐冷淡。他认为这个儿子已不可救药，没有指望了。从此不再和他说话，甚至不愿意见到他。朱利亚心里十分痛苦，有时从后面望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几乎要扑过去跪在父亲面前请求宽恕。悲哀和疲倦折磨得他脸色苍白，学校功课也越来越赶不上了。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夜工不可，每晚睡觉的时候，常对自己说：“从今晚起，真的不再起来抄写了。”可是，一到12点钟父亲就寝以后，刚下的决心又动摇了，好像如果不起来抄写，就是放弃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就是偷用了家里1个里拉的钱。他想，父亲总有一天会发现的，或者在检数封套的时候会认出他的笔迹来，那时，父亲便会原谅的。因此，他还是每晚起来抄写。

有一天晚餐的时候，母亲发现朱利亚的脸色更加苍白了，便关心地说：

“朱利亚，你有病是吧？脸色多不好呵！孩子，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呀？”说着，又忧虑地看着丈夫，要他想办法关心一下。

父亲向朱利亚瞥了一眼说：“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他以前做好学生和好孩子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真是有病了！”母亲叹口气争辩说。

“我早已不管他了。”

朱利亚听了，心里像刀割一样地痛苦。“父亲竟不管我了，以前我偶一咳嗽就问长问短的父亲，现在已不理我了。呵！毫无疑问，我在父亲心目中已经死了。父亲，我没有你的爱是活不下去的，我说出来吧，不再瞒你了。只要能重新得到你的爱，我一定要比从前加倍努力的，这次可真要下决心了！”

可是，晚上由于习惯的力量已超过他的决心，他还是按时起来了，想在这静夜中向在其中秘密工作了几个月的小房间作最后的告别。他进房点上灯，看见小桌上空白的封套和那些熟悉的人名、地址，心想从此再也不写了，但又感到难舍难分，便又坐下来开始写。一不小心，把一本书碰落在地，这时满身的血好像突然集中到心脏里来：如果父亲被惊醒了怎么办？当然这不是做什么坏事，自己早就想告诉父亲的；但是，如果这黑夜中传出的声音把父亲惊醒，他起来发现了我，母亲也会惊醒，那么，父亲将会为几个月来对我的愤怒和失望，感到怎样懊悔和惭愧呵！他这样想着，竟有点不安起来了。他侧着耳朵，屏住呼吸静听。没有什么声响，家人都在静静地睡觉，心里这才镇定下来，继续抄写。封套一张接一张地堆积起来。不时，门外传来警察有节奏的皮靴声，还有“隆隆”通过又渐渐远去的马车声，一会又有一列火车通过的轧轧声。响过以后，一切又归于寂静，只是有时远处传来几声犬吠。他还是聚精会神地抄写着。

其实，父亲早已站在他背后了。刚才，父亲被书册掉地的声音惊醒了，已起来好一阵，只是那马车、火车通过的声音，把父亲的脚步声和开门声掩盖了。这时，父亲白发苍苍的头俯在朱利亚黑头发上面，看那钢笔尖在纸上飞速地移动。父亲对几个月来发生的种种事情完全明白了，一种懊悔同时又无限怜悯的情感占据了他的心，使他钉在儿子背后，一动不动。

朱利亚忽然觉得有一双颤抖着的手臂抱住他的头，不禁“呀！”的一声惊叫起来。他听到父亲哭泣的声音，转过身来抱着父亲说：

“爸爸！原谅我！请您原谅我！”

父亲含泪吻着他的额头说。

“孩子！你原谅我吧！一切都明白了，真对不起你！来吧！”说着，扶着儿子走到母亲床前。

“你吻吻我们的小天使吧！可怜的孩子，三四个月来，他竟暗地里为全家挣面包，而我却一味责骂他呢！”

母亲起来把朱利亚紧紧抱在怀里，说：

“宝贝！快去睡吧！快去睡吧！”又向父亲说：“你陪他去睡吧！”

父亲陪他到卧室里，替他放好枕头，盖上被子。朱利亚说：

“爸爸，谢谢你！你也睡吧，我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父亲还是拉着儿子的手，伏在床边说：

“睡吧！睡吧！我的孩子！”

朱利亚因为疲劳过度，很快就睡着了；几个月来没有好好地睡过一晚，竟做了许多快乐的梦。当他睁开眼睛时，太阳照满了一屋子，他发现满头自发的父亲就靠在床边。原来，父亲把头贴近儿子的胸前，就在床边睡着了。

意志

28日，星期三

像代父抄写的少年那样坚韧不拔，在我们班上，恐怕只有斯带蒂能够做到。

今天，学校里发生两件不寻常的事。一件是那位眼睛受伤的老人把卡洛斐的邮票簿送回给他了，而且还特意粘上了三枚危地马拉共和国的邮票。卡洛斐十分高兴，因为他搜罗危地马拉邮票已有好几个月了。另一件是斯带蒂得了二等奖牌。那个看起来有点憨气的斯带蒂居然跟在戴洛西后面拿二等奖，大家都很奇怪。

回想10月间的一天，斯带蒂的父亲领着儿子到教室里来，当着大家的面对老师说：

“要请老师多多费心教教他呢！这孩子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当时谁能料到会有今天呢？那时，大家都以为斯带蒂生性呆钝。可是他不气馁，还说了“就是死，也要把学业搞好”的话。从此以后，不论白天晚上，不论家里学校，甚至在街道上，他总是抓紧每一个学习机会，旁人说三道四，一概不理。有人妨碍他学习的时候，他就避开。就这样不停息地拼命用功，反应迟钝的他竟得了二等奖牌，原先他对算术真是一窍不通，作文只能写几句文不对题的句子，语文则一句也背不下来。现在却不同了，不但算术能独立解算，作文也能写出有意义的内容，语文也能熟练地背诵了。

一看斯带蒂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个子不高却很壮实，方头大脸，像没有脖子，手指短而大，嗓子低而粗，不论是废报纸还是剧场戏单，到了手里他都细心阅读。他只要有几个钱，就去买书。据他说，他家里有一间属于他的小图书室，在他兴致很好的那一瞬间，还流露出容许我去参观的意思呢！

他平时从不和人家闲扯，也不和人家游戏。上课时总是两手支着脑袋，石像一样一动不动地听老师讲课。他得到这块奖牌，费了多大劲呵！

今天，老师把奖牌授给斯带蒂的时候说：

“斯带蒂，你真不容易呀！这就是所谓‘坚持就是胜利’了！”

斯带蒂听了，没有丝毫得意之色，也没有微笑。领了奖牌回到座位上，还是用手支着脑袋，比以前更用心地听课。

放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斯带蒂的父亲像往常那样到校门口接他。他们父子俩长得一模一样，都是矮身方脸、嗓门粗重的人。他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得奖牌，当听到老师确证以后，他拍拍儿子的背脊，用粗大有力的声音哈哈地笑着说：

“好！有种！我的大南瓜！瞧你干得多好！”大家听了都笑了，只有斯带蒂没有笑，拉着他父亲的手，急忙赶回家去复习功课。

感恩

31 日星期六

安利柯！如果是你的同学斯带蒂，我相信他决不会说老师一个“不”字的，而你今天却恨恨地说什么“老师态度不好，不耐烦”。你想想，你有时对父母的态度不是也很不好吗？这还是一种罪过呢！

老师也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为了教好你们，辛苦多年。他会发现学生中有爱心，品德高尚的固然不少，但也会发现有些学生不知礼义，忘记老师教导，看不起老师的辛勤劳动。

一般说来，你们给他带来的烦恼要大大多于给他带来的欢乐，就是圣人，处在他的位置，也会不时弄得气恼头痛的。而且，老师有时也会生病，但又未病到向学校请假的程度，就要带病上课，这时，就会由于病痛而烦躁。而你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反而责怪老师“态度不好，不耐烦”，一点也不同情他，他心里不是更痛苦吗？应该敬爱老师，因为老师是你的父亲所敬爱的人。他把自己的一生精力都贡献给教育孩子的事业，是启发你的心智、培养你的道德的人。将来你长大成人，父亲和老师都去世了，那时，当你想起父亲的时候，也会想起从前的老师来的。想起老师累得精疲力尽的样子，想起他们为了教好学生而殚精竭虑的神情，你会为你今天对老师这样冷漠无情而感到惭愧呢！

全意大利现有五万名小学教师，他们是你们这些未来公民精神上的父亲。他们的工作很难被人承认和重视，报酬又低，但他们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劳动着，你们的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应该敬爱。无论怎样爱我，但如果对于你有恩德的人——其中第一位就是教师，不敬不爱，那我是决不会满意的。应该把老师当作你父亲的兄弟一样来敬爱。不论他待你好或批评你，都要爱他；不论他做得对或是你以为错了的时候，都要爱他。教师和蔼可亲的时候，固然要爱，老师悲伤的时候，尤其要爱他。你永远要满怀敬意来称呼“老师”二字，因为除了“父亲”二字以外，“老师”是世间最崇高、最亲切的名字了！

——父亲

1月

见习教师

4日，星期三

父亲的话是对的，老师近来态度不好，完全是因为有病的缘故。近三天，老师请了病假，由那位没有胡须、脸孔像小孩似的见习老师来代课。

开头一两天，教室里秩序很不好。但无论学生怎样吵闹，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诸位！请你们安静些！”今天教室里闹得更凶了，无论老师怎样说，怎样劝，都是白费唇舌。虽然校长曾到教室门口巡查过两次，可是，校长刚一转身，教室里就又像市场上一样闹开了。坐在前面的戴洛西和卡隆回过头来示意要同学们安静些，也没有效果。只有斯带蒂是安静的，他一个人托着脸靠在书桌上，也许在想他的图书室吧！那个鹰嘴鼻的邮票商人卡洛斐，正专心专意地向他周围的人兜售一枚铜币一张的彩票，奖品是一瓶墨水。其他人有的说，有的笑，有的把笔尖钉在课桌上，有的用吊袜带向别人射纸弹。

见习教师曾试图一个一个地去制止他们胡闹，拉他们去墙角罚站，仍是无效。他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是快快地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难道非要我处分你们不可吗？”

然后，他又用拳头擂着教桌，含着眼泪大声他说：“安静！安静！安静！”可是，闹声更高了。弗兰谛暗中向老师投纸枪，有人学猫叫，有的头抵着头看谁的力气大。种种花样，真是无法形容。这时来了一个校工向老师说：

“校长请你去一趟。”

老师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匆匆出去了。于是，教室里骚乱得更厉害了。

忽然，卡隆霍地站起，满脸通红，捏紧拳头，怒不可遏地大声说：

“停止！你们这些坏蛋！老师仁慈一点，你们就目中无人，我看老师真要打断你们骨头的时候，你们就会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求饶的。没种的东西！若再有人敢对老师无礼，我在外面等着他，准把他的牙齿打掉，我说话算数，就是他爸爸看着，我也不怕！”

经他这一声棒喝，全班顿时鸦雀无声。只见卡隆威严地站在那里，眼里怒火四射，像一只雄赳赳的小狮。他从闹得最凶的人起，一个一个地盯视，使他们羞愧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等见习老师红着眼睛再进入教室的时候，全班肃静得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他看到这一情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惊奇地站在门口。后来他发现卡隆怒气冲冲地面向全班站着，便完全明白了。他走到卡隆身边紧握着卡隆的手，激动地说：“卡隆！谢谢你！”

斯带蒂的图书室

斯带蒂的家在学校对面，他邀我去他家参观了他的图书室。真令人羡慕呀！他的父亲并不富有，不能给他多买书，但是，他很爱惜书籍，不论是学校发的，还是亲戚送的，他都好好地保存起来。他父亲给的零用钱，也大部分都买了书。这样，他便收藏了不少书籍，像有个图书馆了。

他把书籍保藏在一只很讲究的胡桃木书柜里，外面挂着绿色的帷幕。只要拉动柜旁的绳子，幕布就打开，露出柜里三层各色各样的书来。据他说，这书柜是他父亲看他有这种学习热情特意给他买的。书籍都摆放得很整齐，书脊闪着金光，其中有故事、游记、诗歌，还有各种画册，按照封面的颜色，

作适当的搭配排列，隔远很好看。比如，白的摆在红的旁边，黄的摆在黑的旁边，蓝的又摆在白的旁边等。他还时常变换着排列方式。

他给书籍编了目录，就像图书馆员一样。他经常站在书柜前，给书籍拭去灰尘，重新排列，或是检查钉线。他看书的时候，用他粗大的手托着书，用嘴吹开书页，所以，他的书籍都完好如新。我自己的书却往往因没有好好保管而破损。他每次买了新书，必定揩拭干净，按类别放好。他时常对着书籍沉思，好像是他的一笔财富。我在他书房里一个小时，他所谈的都是关于书的事情。可是，因为他读书时间太长，他的眼力似乎不如从前了。

他的父亲看见我们在图书室，也进来了。他拍着儿子的背，用他粗重的口音说：

“你看这家伙怎样？这黄铜色的脑袋可结实哩！将来会有点出息吧！”

斯带蒂在父亲的爱抚下，没有说什么，只半闭着眼睛，像一只温驯的猎狗。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不敢和他开玩笑，我真不敢相信，他只比我大一岁呢！我告辞后，他送我出门，郑重地向我道别说：“好！再见！”我也像和大人告辞一样说：“我向你致敬！先生！”

回到家里，我对父亲说：“斯带蒂生性并不聪明，也不大懂礼貌，长相也不好看，可是，我见了他总觉得他值得尊敬。”

父亲说：“这是因为他有他的品德的缘故。”

我又说：“我到 he 家里一个小时，他除了谈读书以外，很少谈其他，也没有让我看他的玩具，甚至连笑都没有笑。可是，我还是喜欢他。”

“这是因为你重视他的友谊的缘故。”父亲说。

铁匠的儿子

是的，父亲的话是对的。我颇重视和普莱可西的友谊。的确，这是我对他的真实感情。他是铁匠的儿子，就是那个身体瘦小，心地善良，却又时常抬起忧慢和担惊受怕的眼睛，总是向人说“原谅我，原谅我”，而又很用功读书的小朋友。据说，他父亲喝醉了回家，常常因为很小的事打他，把他的书和笔记本乱扔。他的脸上常带着青一块紫一块被打肿的记号，眼睛有时也哭得红红的，但他总不说是父亲打的。有的同学问：“是你父亲打的吧？”他便立即替父亲掩饰说：“没有！我的父亲从来不打我。”

有一天，老师发现他的作文簿被火烧了一大半，问他说：“这不是你自己烧的吧？”

“是的！我不小心把它掉到火炉上了。”他声音颤抖地说。其实，大家都明白，肯定是他父亲喝醉了回来，把桌子和油灯踢翻了烧的。

普莱可西的家，就在我们这座楼的楼顶小屋里，从另一条楼梯上去。看门人常把他家发生的种种事情，说给我母亲听。雪尔维姐姐有一天听见普莱可西在天台上哭。据说，那天他向父亲要钱买文法书，他父亲二话不说，就把他从楼梯上一脚踢下来，他父亲酗酒成性，经常旷工，一家人经常挨饿。普莱可西常常饿着肚子上学，只暗地里吃一点卡隆给的面包圈。他还吃过戴红羽毛老师给的苹果。可是，他决不说“我肚子饿，爸爸不给东西我吃”的话。

他父亲也曾偶尔路过学校来看他。来时脸色苍白，脚步走不稳，歪戴着帽子，头发垂到眼睛上。普莱可西每在街上遇见他，虽然害怕得浑身发抖，

却立刻走上去微笑着打招呼。他父亲却不大理睬儿子，似乎总有什么心事。

可怜的普莱可西默默地把破笔记簿钉好，借了同学的文法书来读。他身上穿着自己打补钉的旧衬衣。上体操课时，脚上拖着一双大皮鞋，几乎没法子走路，穿一条长得拖地的裤子，外套也太长，袖子卷到臂弯上面。那样子真令人同情。可是，他读书却很用功。如果他父亲允许他在家里安安静静温习功课的话，他肯定能取得优良成绩。

今天早上到校的时候，他颊上又有一条抓痕。大家见了说：

“这又是你父亲弄的吧？这回可不能否认了！他老是这样打你，应该去告诉校长，他会制止你父亲这样做的。”

普莱可西红着脸站起来，怒气冲冲他说：“不是的！我父亲从不打我！”

可是，上课时他还是在椅子上抹眼泪。有同学瞧瞧他，他便装着笑脸，好像啥都没有发生。可怜的普莱可西呵！

明天，戴洛西、可莱谛和耐利约好要到我家来玩，我打算约普莱可西也来。我要请他们吃午餐，跟他们一起看书、玩耍，还打算送给普莱可西一些水果。应该给那善良而坚强的朋友一点温暖和快乐，哪怕是一次也好！——可怜的普莱可西！他是多么善良、多么勇敢呵！

朋友们的来访

12日，星期四

今天是新年以来最快乐的一个星期四。下午两点整，戴洛西和可莱谛领着驼背的耐利来了，普莱可西因为他父亲不许他来而没能来，他一定想着我们的。戴洛西和可莱谛在路上遇见卖菜妇人的儿子克洛西正挽着一篮卷心菜在街上卖，说是卖了钱才去买一支钢笔；又说他父亲已从美洲来信，不日就要回来，他们母子俩都很高兴呢！

三位同学在我家度过了令人十分愉快的两个小时。戴洛西和可莱谛是班上最有趣的，连父亲都很喜欢他们。可莱谛还是穿着可可色的外套，戴着猫皮帽。他是一个活泼爱动的小精灵，总是不停地摆弄这，搬弄那。他说，今天早晨和上午他已搬运了半车木柴，看他却没有一点疲倦的神色，仍然跑来跑去，东看西看，不停他说话，像小松鼠一样地活动着。他跑到厨房里，就问厨娘木柴的价钱，据说他店里是每捆10公斤卖45分钱的。他讲述他父亲曾在温培尔托亲王部下第49联队参加库斯托查战役的事。他很有礼貌，确像父亲所说的，这孩子虽然生长在柴店里，心胸里却奔流着高贵者的血液。

戴洛西最使大家倾倒。他熟悉地理，像老师一样，闭着眼给我们讲美丽的意大利：

“我眼前是整个的意大利。亚平宁山脉一直延伸到爱奥尼亚海，到处都有河流，发亮的都市，湛蓝的内海、港湾，青翠的岛屿。”他按顺序流利地背诵着主要河流和城市的名字，就像对着地图一样。他今天穿着缀着金黄纽扣的亮蓝色衣服，仰起金发的头，微闭着双眼，像一尊大理石像昂然地站在那里，使我们禁不住同声赞叹。

他说，他已把后天维克托王葬礼纪念日要背诵的三页颂词背熟了。耐利听了很惊奇，在他总带着悲愁的清亮的眼里现出了微笑。

今天的聚会真是快乐，在我心里留下了火花一样的启迪。他们三人回去的时候，两个高个子扶持着矮小的耐利，边走边说着有趣的话题，引得悒悒寡欢的耐利也哈哈大笑起来。回到屋里，我发现平时挂在餐厅墙上的滑稽驼

背老人像不在那里了，这是父亲特意取下来不让耐利看到的。

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大葬纪念颂词

17日，星期二

今天下午两点钟上课的时候，老师叫戴洛西走上讲台，站在教桌旁边，向我们朗诵大葬纪念颂词。他开始朗诵的时候，声音还有点颤抖，后来声音渐渐清晰高亢，脸上浮起激动的红晕。

“四年前今日的此刻，意大利第一位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陛下的枢车，到了罗马万神殿正门。伊曼纽尔王即位29年后逝世，当年，伟大的意大利祖国分裂成七个小邦。为频繁遭受异族侵略和暴君压制所苦的意大利，到了王的时代，才一统天下，确立了自由独立的基础。王治世29年，以其英勇忠诚，战胜了敌人；以其聪明智慧，不屈不挠，战胜了灾难，终于取得胜利，创建了光明幸福的国家。当王的枢车在花圈引导下，在掷花如雨的罗马大街上通过的时候，从各地来的无数群众，都排列在大街两旁，静默而悲哀地瞻仰大葬的行列。枢车前面走着一群将军、大臣、皇亲国戚，还有从300个城市派来参加葬礼的代表我国威力和尊严的光荣人物。一大队仪仗兵低垂着各种旗帜，护送枢车到圣殿门口。12名身披甲胄的骑兵将灵柩抬出。在这一时刻，意大利全国臣民就和这令人仰慕的先王告别了，和29年来作为国父、作为战士、爱抚百姓的前国王永远告别了！这实在是崇高庄严的时刻！人们目送灵柩，对着那色彩黯淡的80面联队军旗掩面而位。这军旗令人回想起无数战死者和他们流下的鲜血，他们神圣的牺牲，巨大的不幸，换来我国最大的荣耀。骑兵把灵柩移入大殿，军旗向前倾斜，其中有色彩鲜明的新建联队旗，也有历经百战的破旧的古联队旗，80面军旗上黑纱低垂，无数的勋章触着旗竿叮作响，好像千万人齐声他说：‘别了！英勇的国王！忠诚的国王！你的灵魂永远活在臣民心里，就像阳光普照整个意大利！’

“军旗又在空中高高飘扬了！不朽的维克托国王在灵寝中永远安息了！”

开除弗兰谛

21日，星期六

当戴洛西朗诵着《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大葬纪念颂词》的时候，只有弗兰谛一个人不当作一回事地在笑。弗兰谛这个人的确不好，很讨人嫌。当别人的父亲到学校来教训儿子的时候，他站在一旁幸灾乐祸；看见人家哭他就笑；他在卡隆面前胆小如鼠，而在怯弱的“小石匠”或一只手残废的克洛西面前却气壮如牛；他嘲笑大家钦佩的普莱可西，甚至嘲弄那因救援小同学而跛了脚的洛佩谛。他经常欺侮比他弱小的同学，跟人家打架的时候，一定要使对方受伤才罢休。

他脑门很窄，帽子戴得很低。他那深藏在漆布帽檐下含着恶意的眼光，谁见了都会不寒而栗。他对谁都肆无忌惮，敢冲着老师笑。他乘人不留意的时候偷东西，给人发觉了还矢口否认。他经常毫无道理地骂人，带了锥子到学校来刺人。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衣服上的纽扣，都要故意摘下来玩。

他的书籍、笔记本又脏又破，三角尺也是缺角掉边的，笔杆头上都是他咬过的牙印。他常常咬指甲，衣服又脏又破，是打架弄的。他母亲为他竟气出病来了。他父亲曾三次把他赶出家门，他母亲常到学校来打听他的表现，每次都含着泪回去。他不喜欢功课，不喜欢同学和老师，老师拿他没办法，

对他的卑劣行为只装作没看见，他因此变得更坏。老师对他好，他便嘲笑老师；老师批评他，他便用手遮着脸假哭，其实是在那里暗笑。学校曾罚他停学三天，回来依然故我。有一天，戴洛西劝告他：“别乱来啦！老师对你的苦心，你难道不知道吗！”他听厂反而威胁戴洛西说：“你再说，我刺穿你的肚皮！”

今天，弗兰谛真的像狗一样地被逐出校门了。当老师正把一月份故事《少年鼓手》的草稿交给卡隆誊清的时候，弗兰谛忽然点燃一响爆竹，像枪声一样吓得全班惊叫起来。老师大怒，跳起来指着他说：

“弗兰谛！出去！”

“不是我呀！”弗兰谛怪声怪气地笑着说。

“走！”老师再次命令他。

“我不出去！”他耍无赖。

老师实在忍不住了，走过来捉住他的手臂，把他从座位上拖出来，弗兰谛虽然咬牙切齿拼命抵抗，到底拗不过老师的力量，被拉到校长室去了。

过了一会，老师一个人回到教室里来，坐在讲台上，两手支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很累。看到老师那苦闷气恼的样子，大家都很难过。

“当了30年的教师，没有料到竟碰到这样的学生！”老师抬起头来黯然他说，又难过地摇头叹息。

大家都沉默着，听着想着。老师的手还在发抖，额上的皱纹更深了，好像刀痕。这时，戴洛西站起来说：

“老师！不要难过！我们都敬爱你！”

老师听了，终于平静下来说：

“那末，我们继续上课吧！”

少年鼓手——每月故事

这是发生在1848年7月24日库斯托查战役开始第一天的事。我步兵一队约60人奉命到某处一座山上的小屋驻防。当他们到达山上的时候，忽然遭到奥地利两个中队的袭击。敌军从山下三面包抄上来，子弹像雨点一样地朝我军倾泻。我军只好暂时放下一些死伤者，迅速进入那座小屋，在楼上楼下窗口对敌人作有力的还击。

这一队意大利士兵由两名准尉和一名上尉指挥。上尉是一个身材高瘦、须发斑白的严肃的老军人，他的年纪最大。年纪最小的是赛地尼亚的鼓手，只有14岁，是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目光炯炯的少年，看起来还不到12岁。上尉在楼下指挥作战，不时发出严厉的命令。他那铸铁般的脸上，凝着决死的表情。少年鼓手跳上桌子，把头伸出窗外，望着滚滚烟尘中穿白制服的奥军正慢慢逼近过来。

这小屋坐落在崎岖的山坡上面。奥军从三面进攻，只有陡坡这边是安全的。敌人的火力猛烈得令人害怕，子弹像夹着冰雹的飓风横扫一切，外墙和屋瓦化成粉尘，屋里的天花板、家具、门窗碎片横飞。厨房里锅碗瓢盆和玻璃的碎裂声，子弹的呼啸声，几乎要使人的脑袋裂开。忽然，一个在窗口防守的士兵受伤倒地，马上就被拖到一边，由另外的人去接替。有的伤兵用手抵住伤口，呻吟着在屋里踉跄打转。厨房里横躺着一具被击碎头颅的尸体，眼看敌人已一步步地逼近了。

向来指挥若定的上尉，现出焦急的神色，带了一个军曹大步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军曹跑进来，示意少年鼓手跟他上楼。他们爬到屋顶小阁楼里，那阁楼向着斜坡那边有个小窗，上尉在窗口用铅笔写着一张纸条，脚边放着一捆井绳。

上尉写完把纸条折好，用那使人害怕的锐利的眼光注视着少年。命令说：“鼓手！”

“有！”鼓手举手到帽沿上行礼。

“你有勇气吗？”上尉问。

“有！上尉！”少年回答说。

上尉把少年拉到窗口，指着下面说：

“你看远处那幢房屋旁边有枪刺的闪光吧？那里有我军驻守。你带着这张条子，从这窗口用绳子缝下去，火速跑下斜坡，穿过那片田地到我军驻地，把这条子交给士官。现在，你把背包除下！”

鼓手除下背包，把纸条放在贴心口袋里。军曹把井绳的一端馆在少年身上，另一端缠在自己手臂上。上尉扶着少年爬上窗口，临走的时候，上尉又特别叮嘱说：

“当心！我们分队的安危，就看你的勇气和脚力了！”

“信任我！上尉！”少年回答着便要下去。

“翻过山坡和农田的时候，要匍伏前进呵！”

“放心！”

“祝你成功！”

军曹拉着绳子把鼓手缝下去。上尉一直在窗前望着少年走下斜坡，向田野跑去。

多么希望少年能逃过敌人的眼睛呵！忽然，在少年前后几步距离的地方冒出五六处烟尘。原来奥军发现了他，正从山上向他射击。少年拼命地跑，突然倒下。“糟了！”上尉握紧拳头，喊了一声，喊声未落，少年又爬起来再跑了。“呵！只是摔了一跤！”上尉吐了一口气。但他看见少年跑的速度慢了下来，一条腿有点瘸。上尉想：“踝骨可能扭伤了吧！”接着烟尘又在他附近冒起来，但都离得很远，没有打中。“好！好！”上尉高兴得欢呼起来，眼睛仍然紧跟着少年，一想到他肩负重任，冒死出发，心里不禁发紧，万一那纸条不能平安送到，援兵不来，那么，这60人就只有战死或当俘虏了。

那少年跑了一段距离以后，忽然脚步放慢，腿瘸得更厉害，不时扑倒在地或要坐下来休息。

“大概子弹打中他的腿了。”上尉因激动而浑身颤抖。他给鼓手打气，和他说话，以为他能听见，一面用他那双要迸出火星来的眼睛测量着少年和目的地间的距离。

这时，楼下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敌人的子弹打碎窗玻璃的声音，家具的碎裂声，士官和军曹的怒骂声，负伤士兵的哭喊声，交织成一片。

“上！勇敢地上！”上尉目不转睛地望着鼓手，一面大声呼喊。“前进！跑！该死！他停下来了！呵！他又往前跑了！”

一个士官上楼来报告说，敌人还在猛烈攻击，并已经举起白旗诱降了。

“不要理他！”上尉大声命令说，一面还是紧盯着远去的少年。这时，少年已到了平地，可是，他已经不能跑了，只是拖着腿一瘸一瘸地艰难地走着。

上尉咬紧牙关，紧握拳头骂道：“跑呀！快跑！你这坏蛋！你不跑他们就会杀了你！唉呀！你这无耻的家伙竟坐下来了！”过了一会，刚才还能看见的少年的身影，忽然不见了。上尉绝望他说，“完了！倒下去了！”过了一分钟光景，少年又出现了，不久就消失在篱笆后面。

上尉急忙从阁楼上下来。敌人的枪弹像暴雨一样扫过来。满屋都是横七竖八的伤兵，有的像醉汉似的在地上打滚，有的躲在家具后面向敌人还击。墙壁和地板上染满鲜血，门口堆着不少战士的尸体，副官的手臂被流弹打断了。屋子里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清。

上尉用坚定的声音鼓励战士们说：

“坚守岗位，坚持最后五分钟，援兵马上就要来了！”

敌军渐渐逼近，透过烟雾，已可望见敌军狰狞的面孔。枪声中还可听到敌人的喊杀声和叫骂声：“快投降！冲呀！”有些士兵见敌人来势很猛，想退下来，军曹鼓励他们回去继续抵抗。可是，我方的弹药已差不多打完，兵士们死的死，伤的伤，脸上都现出绝望的神色，几乎要崩溃了。这时，敌军忽然停止射击，齐声用他们的德语和生硬的意大利语高喊：“投降！投降！”

“不！”上尉向窗口斩钉截铁地回答。

对方见诱降不成，将子弹更猛烈地扫射过来。我军兵士接二连三地受伤倒地，有几面窗口已经没有人防守了。最后的时候到来了。上尉向天空高喊着：“援兵快来！援兵快来！”一面野兽似地奔跳着，拔出军刀准备死战。这时，军曹从阁楼上下来，欢呼着说：

“援兵来了！援兵来了！”

大家都欢呼起来。军曹、士官、兵士，甚至负了伤的兵士都扑向窗口，重新以猛烈的火力迎击敌人。

敌军那边忽然紊乱起来，上尉急令兵士上刺刀准备冲锋。这时，听见外面响起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和杂沓的马蹄声，从窗口望去，只见一中队戴着船形帽的意大利骑兵，飞速地从烟尘中冲过来，挥着马刀和枪刺追杀敌人。上尉领着残余的兵士也从小屋冲出去。敌人军心动摇，急忙后撤。我军又有两大队步兵和两门大炮赶来支援，把企图占领这个高地的奥军全部赶了回去。上尉率领兵士最后一次冲锋的时候，一颗流弹射来，他的左臂受了伤。

这一天，我军取得了胜利。第二天，奥军调集更多兵力来犯，我军虽英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于27日早晨退守到明契阿河岸。

上尉负了伤，仍然率领部下徒步前进。兵士们一连打了几天仗，大家都很疲劳，沉默地走着。黄昏时分，到了明契阿河岸上的哥伊托镇。

上尉首先去找寻受了伤而乘伤员运输车先到达这里的野战病院来的副官。他走进作为临时野战病院的一所教堂。铺在地板上的两排褥垫上躺着许多伤兵，两个军医和一些护士正忙着给伤员包扎、服药，不时听到痛苦的喊声和呻吟。

上尉正在找寻他的副官，这时，有人用低微的声音招呼他。转身一看，原来是少年鼓手，他躺在床上，齐胸盖着红白格子的窗帘布，两手露在外面，苍白而瘦弱，眼睛仍像宝石一样闪着光。上尉惊异地尖叫说：

“原来你在这里！真了不起，你完成任务了！”

“尽我所能啦！”少年回答说。

“你受伤啦？”上尉问，一边又搜寻隔邻床上是不是他的副官。

“谁能想到呢？”少年接着向上尉谈他平生第一次受伤的自豪感，他说

他觉得荣幸，否则，恐怕他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我拼命跑，是弯着腰跑的，不料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如果不被打中，应该还可以快20分钟赶到的。可是，腿上中弹以后，嘴里干渴得快支持不住了。我怕到不了本部了，但当我想到，再慢一步，我军的牺牲就会更大，我就拼命跑。总算到达目的地，把纸条交给了参谋部上尉。我满足了，尽了我的力量了。我高兴呀！不过，上尉！您可要保重，您的手还在流血呢！”

上尉低头一看，鲜红的血正从他没有包扎好的手掌上沿着手指流出来。

“请多留一刻，让我替您包扎一下吧！”

上尉伸出受伤的左手，又用右手把少年扶起。少年把上尉的绷带解开，重新扎好。不一会，少年的脸色忽然苍白起来，不得不重新躺下。

上尉劝慰着他，一面缩回左手说：

“不要紧！不要紧！你自己可要注意，即使是小小的伤，不小心也要严重起来的。”

少年摇摇头。上尉关切他说：

“你这样虚弱，出了不少血吧？”

“你说是血？”少年微笑说。“不但是血，请看看这里。”

少年说着把身上盖的布揭开。

上尉看了，吃惊地后退一步，原来少年的左腿已被齐膝截断，伤口的绷带上染满鲜血。

这时，一个矮胖的戴着套袖的军医走过来，对上尉说：

“上尉！很遗憾！他的左腿没能保住。他受伤以后还是拼命地往前跑，引起严重的炎症，不得不把他的腿截去。他真是一个勇敢的少年战士！我给他动手术的时候，他以是一名意大利男儿而自豪，不害怕，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叫喊。他的家庭教育一定是很好的。”军医说完就忙别的事去了。

上尉两道花白的眉毛深深地皱着。他凝视着少年，替他盖好床单，慢慢举手摘下自己的军帽。

“上尉！您这是……？”少年感到意外地问。

一向对部下严肃的上尉，这时竟用从来未曾有过的慈父般柔和的声音说：

“我不过是一个上尉，而你却是英雄呵！”说着张开双臂把少年紧紧抱在胸前。

祖国的爱

24日，星期二

安利柯呵！《少年鼓手》英勇的故事既然触动了你的心灵，那么，今天的测验作一篇《我为什么要爱意大利》的文章，就不会是什么难事了。我为什么爱意大利，不是有成百个现成的答案吗？我之所以爱，是因为我的母亲是意大利人，我血管里流着意大利的血；因为我祖先的坟墓在意大利，我的诞生地也在意大利；因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和我国所有伟大人物，讲的是意大利语，读的是意大利文，我周围美丽的大自然以及其他我所见、所爱、所熟悉、所崇拜的事物，都是意大利的，所以，我爱意大利！

呵！这种对于祖国的感情，你现在也许还未能全部理解，将来长大了就会理解的，如果你是久居外国归来的游子，当你倚在船舷上望见水天相接处故国的青山，你的热泪和对祖国母亲的呼唤就会从心底如浪潮似的涌上来

吧？当你远离祖国，在异乡的街头踽踽独行的时候，听到有人讲熟悉的家乡话，必定会走上去和他们攀谈的吧？如果有那么一些不识好歹的外国人，对我国说些无礼的话，你的怒火必定会从心中燃起；而当外敌入侵，熊熊的烈火烧到祖国大门口的时候，你将和其他千千万万青年同去参加军队。父亲们吻别儿子时说：“勇敢！”母亲们嘱咐儿子时说：“消灭敌人！”当敌人溃退、我军胜利凯旋的时候，你将看见那被子弹穿破的军旗，看见那些裹着绷带的士兵高举折断了的武器，在群众的喝彩声中、在无数的花束中通过，这时，你将以怎样的欢欣鼓舞来表达你的感激之情呵！那时你就真正能了解爱国的意义，把自己和祖国连成一体。这实在是一个人最神圣最高尚的感情。

而将来，当祖国母亲需要你上前线作战，我希望你平安凯旋归来——因为你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但是，如果你做了卑怯的逃兵，从战场上偷生回来，那末，现在每天高兴地看见你从学校放学回来的父亲，将蒙受极度的痛苦和羞耻而永远不再爱你，我将像被一把尖刀插入心脏那样忧愤而死呵！

——父亲

嫉妒

25日，星期三

以《祖国的爱》为题的作文，还是戴洛西第一，而这次华梯尼以为自己会得一等奖的。平时，华梯尼爱虚荣，摆阔气，我只觉得他有点过分，还是喜欢他，但一看到他嫉妒戴洛西的那副样子，就觉得他这人可憎可厌了。

他想和戴洛西一比高低，平日确是拼命用功，可是他究竟不是对手，无论哪一方面，戴洛西都比他强十倍。因此，他就嘲讽戴洛西了。卡罗·诺皮斯也嫉妒戴洛西，但他过于骄傲，只是藏在心里，而华梯尼则忍不住要爆发出来。听说他在家还发牢骚说老师对他不公平呢！每次戴洛西对老师的提问很快作出圆满回答的时候，他总是满脸鄙夷，低着头冷笑，而笑的样子却很尴尬，这事大家都知道。只要老师一称赞戴洛西，大家就回过头去瞧华梯尼，看他又在那里耸肩冷笑，“小石匠”便在这时向他装笑脸。

今天，华梯尼还是这样。当校长到教室里来报告成绩说：

“戴洛西考试100分，授一等奖”的时候，华梯尼心如刀割，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校长见他那样便说：

“华梯尼！不要让嫉妒的蛇进入你的躯体，这蛇是要腐蚀你的头脑，毁坏你的心胸的。”

除了戴洛西，大家都看着华梯尼。他好像要说什么，可又说不出，脸孔发白，石头一样坐着不动，心里又在想着什么主意。果然，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在纸上写了一行大字：

“我不羡慕由于不公正而侥幸得奖牌的人。”

这是他想写给戴洛西看的。坐在戴洛西近旁的几个人，互相交头接耳了一下，便有一个同学用纸做了一个大“奖牌”，上面画了一条毒蛇。趁老师有事暂时出去的时候，那几个人站起来，要把它送给华梯尼，全班都想看看这场好戏呢！华梯尼气得便要发作。忽然，戴洛西站起来说：“把这给了我吧！”拿过来一把撕得粉碎。一会儿老师回来继续上课。我注意看着华梯尼，他很难为情，脸孔通红，悄悄地把自已写的那张纸搓成一团，趁人家不察觉，塞到嘴里咬碎了，吐在椅子下面。下课的时候，华梯尼很是狼狈慌乱，把吸墨水纸都掉到地上了。正好戴洛西走过，马上替他捡起来放入他的书包，又

替他把书包系好。这时，华梯尼羞愧得连抬头看人的勇气都没有了。

弗兰谛的母亲

28日，星期六

华梯尼的嫉妒心还是很顽固的。昨天早晨上宗教课的时候，老师在校长面前问戴洛西有没有把课本里的“无论向着什么方向，我都看见你，伟大的神！”那一段背诵下来，戴洛西说还没有背诵下来。华梯尼突然大声说：“我背诵下来了！”说完，向戴洛西挑战似地一笑。这时，弗兰谛的母亲突然在教室门口出现，向校长和老师打招呼，又使华梯尼失去了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

弗兰谛的母亲白发凌乱，上气不接下气，全身衣服都被雪打湿了，推着上星期被斥退的儿子进来。一幅多么悲伤的场景！弗兰谛的母亲上来，跪倒在校长面前，合着手掌，低头恳求着说：

“校长先生！请您发发善心允许这孩子回到学校来吧！这几天我把他藏在家里，上帝保佑，没有被他父亲发现。如果他父亲知道他被开除，定会打死他的。可怜！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求您救救我吧！”

校长想扶她起来到外面去谈，她不愿起身，只是哭着说：

“校长先生！为了这孩子，我不知受了多少气。如果先生您知道，一定会怜悯我的。真对不起。我希望他改过。我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早就准备死，但总想见到他改正以后才死。他的确学坏了——”说到这里，她伤心得再也说不下去。停了一会，她接着说：“无论怎样，他始终是我的儿子，我是爱他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坏下去。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也使我绝望了。我恐怕要在绝望中死去呢。校长先生，请您当作搭救我全家，再一次允许这孩子上学吧！恳求您，看在我这受苦受难的母亲份上！”说完，掩面泣不成声。

弗兰谛对于母亲的痛苦，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只是低着头。校长看着弗兰谛沉思了一会，说：

“弗兰谛，坐到你的座位上去吧！”

弗兰谛的母亲脸上像雨过天晴那样掠过一丝安慰的神色，她反复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连校长要说话都插不上嘴。她拭着眼泪走到门口，又不放心地回过头来说：

“我求你了，儿子，今后要好好用功呵！诸位！请你们宽恕他吧！校长先生，谢谢您的恩德！——要听老师的话，规规矩矩做人呵！——诸位！谢谢！打搅啦！原谅我这可怜的母亲吧！”

她脸色苍白，弯着腰，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接着就听到她的咳嗽声。

全班同学都为刚才的场面感动了，校长向弗兰谛注视了一会，沉痛他说：

“弗兰谛！你是在用刀子杀你母亲呢！”

大家都回头看弗兰谛。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还若无其事地在那里冷笑。

希望

29日，星期日

安利柯！你上了宗教课回来，俯伏在我怀抱里，那时候的感情是美好的。老师给了你崇高而和善的教导，神已拥抱着我们，我们从此永远不再分离了，无论是我还是父亲死的时候，我们都不必说“我们就此永诀了”那样绝望的

话，因为我们定会在另一个世界相会的。在这世受苦的，在那世得回报；在这世爱人的，在那世也会被人所爱。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悲哀，也没有死亡。但我们现在要全部地贡献自己，才能到那没有罪恶、没有污浊的世界去。

安利柯！你要知道，凡是你的一切善行，你对爱你的人的每一次回应，对朋友的每一个亲切的举动，你的任何高尚的情操，都是到那世界的一次飞跃。你为了他人而忍受的每一次不幸，就使你 and 那世界接近一步，你能看见人世的悲剧而悲哀，就可以赎罪，你的眼泪可以洗去你心里的污浊。你要时时坚守一种法则：今天要比昨天更富于爱心。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这样说：“今天要做良心赞美我的事，要做父母亲见了高兴的事，要做使老师、同学、兄弟爱我的事。”并且要向神祈祷：“主呵！我愿善良、高尚、勇敢、温和、诚实，请你帮助我！每晚睡觉前母亲吻我的时候，请使我能够说：‘妈妈！你今晚吻着的是比昨晚更高尚更有道德的儿子哩！’”

要常常想着，到来世去要变得神圣而纯洁，还要祈祷，你也许还未能感受到，当我看见你在合掌虔诚祈祷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甜蜜呵！好像真有什么人在看着你，听着你，这时，我更确信有至善至能的神存在。因此，我更爱你们，更热情地工作，更有忍耐力，全心全意地宽恕他人，并用平静的心境去迎接死的来临。

至大至仁的神！请使我在那世能再一次听见母亲的声音，再和孩子们相会，再遇见幸福而永恒的安利柯！永远拥抱在一起。呵！祈祷吧！让我们大家相爱，让我们做得更好！使这神圣的希望，印在我们的心里，印在我高尚的安利柯的灵魂里！

——母亲

2月

颁奖

4日，星期六

今天，督学到学校来颁奖。他是一位留着白胡子、穿黑色燕尾服的绅士。在上午将要下课的时候，他和校长一起来到教室，坐在老师旁边。他叫了几个同学前去问了一些话，就把一等奖牌颁发给戴洛西。在颁发二等奖之前，老师和校长向督学低声说了几句话。

这时大家都在猜测，得二等奖的是谁？一会儿，督学大声宣布：

“卜托罗·普莱可西获二等奖！他的家庭作业、各门功课、作文、操行，各项都好。”大家都望着普莱可西，替他高兴，而普莱可西则有点不知所措。

“上来领奖！”督学说。普莱可西向讲台走去，督学注意地打量着普莱可西菜色的脸，满是补钉而不合身的衣服，他那故意避开督学的善良而忧慢的眼睛中包含着一番痛苦的经历。督学把奖牌挂在他肩上，充满感情他说：

“普莱可西！今天你得这奖牌价值非同一般。授给你奖牌并不完全是由于你优良的成绩和勤勉，而且也是由于你身处逆境时的勇气、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对父母的敬爱。”他又转过身来问大家：

“是吧？他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这样的！”大家齐声回答说。

普莱可西对督学鞠躬表示感谢，望着督学好像要说什么。他回到座位上向大家微笑，表示感谢大家对他的鼓励。

下课了，我们走出教室，看见接待室大厅门口站着一个人，原来就是普莱可西的铁匠父亲。他还像以往那样脸孔苍白，歪戴着帽子，垂着齐额的头发，两手颤抖着。老师向督学耳语了一句，督学就领着普莱可西走到他父亲面前。普莱可西有点害怕，紧靠着督学，同学们停下来围着观看。

“您就是这孩子的父亲吗？”督学高兴地对铁匠说，像对老朋友说话那样随和。

“我替您高兴。您看，他在班上54个同学中获得二等奖牌。他各科成绩都好，又聪明，又肯用功，将来一定会成功的。他心地善良，同学们都尊重他。你应该为他骄傲呵！”

铁匠只是咧着嘴听着。他看看督学，看看校长，看看老师，又看看低头瑟缩的儿子，好像这时才记起和省悟到以前虐待儿子，而儿子总是忍气吞声的情景，不禁露出惭愧忏悔的神色，急忙把儿子抱在胸前。

大家都向普莱可西祝贺，有的拿起他的奖牌看，有的和他说几句话。铁匠用惊异而感激的眼光看着大家，一面还是紧紧地抱着儿子，而普莱可西则在抽泣。

痛下决心

5日，星期日

看见普莱可西得到奖牌，我感到惭愧，我一次还没有得过呢！我近来不够用功，自己不满意；父母亲对我也不同意。像以前那样课内刻苦用功、课外去操场打球游戏的愉快日子，已经很久没有过了，一家人围在餐桌旁吃饭时那种活泼生动的谈话也少了。我心里经常出现一个暗影，它总是在那里责备我说：“安利柯，你不行！安利柯，你不行！”

每天傍晚放学时，看见许多童工跟着他们当工人的父兄从工厂回家去。他们从早工作到晚，虽然已经很疲倦，心里却很愉快。他们脚步匆匆，都想快点回去吃晚饭。分路的时候，用他们还沾着煤炭或石灰的手互拍着肩膀，高声说：“明天见！”

还有不少比那些童工更小的孩子，整天在屋顶上、火炉旁，机器旁，或是水沟里、地下室劳动，每顿只能得到一小块面包。而我呢？每天除了勉强上课做作业以外，最多再写几页作文，便什么事也不做了。比起那些小孩，真是惭愧万分。唉！我是不满意自己的。我看得出父亲对我这样是不高兴的，并想给我指出来，可能因为怕我受不了，而在等待着时机吧。亲爱的父亲，您是如此努力地工作！家里所有的东西，我所用的、吃的、穿的，书籍，玩具，哪一件不是您的血汗钱换来的？我享受着这一切，您却承受着苦恼、艰难，奋力工作。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平平，没有做出什么令父母高兴的事。呵！不行呀！这样下去真的不行呀！就从今天起，也像斯带蒂那样咬紧牙关、捏紧拳头用功读书吧！我要振奋精神，晚上自习绝不瞌睡，每天一早就起床。我要不断锻炼我的头脑，认真克服惰性，就是累病了也不要放松。像现在这种自己苦恼、老师和家长也难过的毫无目标的生活，就从今天起彻底结束吧！干吧！干吧！全心全意地干！拼了性命地干！只有这样，我才能重新恢复心灵的愉快，才能重新获得老师的赞赏和父母愉快的吻！

玩具火车

10日，星期五

今天，卡隆和普莱可西到我家玩，我比接待王子还要高兴。卡隆是第一次来，因为他生性害羞，加上他身材那么高大，还只是四年级生，见了人总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原先我还邀了克洛西来，据说，他那去了美洲七年的父亲回来了，因此不来了。父亲也出来招呼他们，祝贺普莱可西得了奖牌，又向母亲介绍卡隆说：

“这位就是卡隆！他不但是个好少年，而且还是一个正直重义的绅士呢！”

卡隆有礼貌地向主人行礼，有点害羞地微笑着。普莱可西肩上挂着那新得的奖牌，快活得很。听他说，他父亲已回到铁工场工作，也不再喝酒了，有时还领着普莱可西去工场帮工，和从前判若二人了。

我们开始游戏，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搬了出来。普莱可西很喜欢我的小火车，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玩具，只要把车头上的发条上紧，挂着的红黄颜色的车厢就会自动行驶。他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摆弄着，还示意我们别令小火车停下，一边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他对小火车非常小心谨慎，生怕它掉在地上弄坏了，还怕它弄脏，不断揩拭着车厢。他高兴地微笑着，把车翻过来翻过去仔细欣赏。

我们都注意到他细得可怜的脖子，曾经被他父亲打出血的小耳朵，还有向里卷短的袖子和那抵挡过父亲巴掌的瘦小的手臂。我恨不得把我的玩具、书籍，甚至我身上的衣服，正要吃的面包，凡是 he 缺少的东西都送给他，还想拥抱他，吻他的手，安慰他的贫穷和不幸。我想，既然他喜欢小火车。就送给他吧！这可要征得父亲的同意，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忽然后面有人塞一张纸条到我手上，回头一看，原来是父亲。纸条上写着：

“你的小火车很使普莱可西高兴。他家里没有什么玩具，你心里怎样想

的？”

我立即向普莱可西说：

“如果你喜欢，就送给你吧！”

普莱可西惊异地回过头来凝望着我，好像不理解我的意思。我又说：

“我把这小火车送给你。”

普莱可西转身看着我父亲，问道：

“为什么要送给我？”

“因为安利柯是你的同学，把这送给你，作为你获得奖牌的贺礼！”父亲解释说。

普莱可西还是不敢相信地再问：

“那末，我可以把它带回家去玩吗？”

“当然可以！”我们都这样回答。普莱可西连声向我们说“谢谢”。当他抱着小火车回家，走到门口时，还不敢出去，卡隆帮他把小火车用手巾包好提着走。

“什么时候，我和你到工场去看我父亲做工，我会请求父亲送给你一些铁钉。”普莱可西说。

母亲把一小束花插在卡隆纽扣里说：“这束花送给你的母亲！”卡隆低着头大声地说：“谢谢叔叔阿姨！”他眼睛里闪耀着亲切诚挚的光辉。

傲慢的诺皮斯

11日，星期六

在路上偶然和普莱可西碰了一下就要故意把袖子掸了又掸的那个卡罗·诺皮斯，自以为父亲有几个钱，就觉得了不起。戴洛西的父亲也有钱，却从来没有以此向人炫耀过。诺皮斯喜欢一个人坐一张椅子，好像别人会玷污他似的。他瞧不起旁人，唇边总浮着轻蔑的冷笑。排队时如果有人不小心踩着他，那可不得了，不是用恶语骂人就是拿他爷老子来吓唬人。其实，那天他骂培谛卖木炭的父亲是“叫化子”的时候，已经被他父亲教训过一顿。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惹人厌恶的人，谁都不和他说话。放学回家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和他道“再见”；他做不出习题，也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他几乎不喜欢任何人，特别是戴洛西，因为他是班长；还有卡隆，因为大家都喜欢他。卡隆听见有人说诺皮斯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时说：“骄傲是一种愚蠢，我们不值得去理他。”

有一天，诺皮斯笑可莱谛的猫皮帽是破的。可莱谛向他说：

“请向戴洛西学习做上等人吧！”

昨天，诺皮斯又向老师告发格拉勃利亚小朋友踩了他的脚。

“你是故意踩他的吗？”老师问。

“不！是无意的。”格拉勃利亚小朋友说。于是老师说：

“诺皮斯！在小事情上你太计较了！”

诺皮斯装腔作势地说：

“回去告诉我爸爸。”

老师很不高兴地说：“你父亲也一定会说你不对的，因为在学校里老师有权对学生评定善恶，执行赏罚。”接着又和颜悦色地教导说：

“诺皮斯呵！改了你的脾气，和大家友好相处吧！你要知道，这里有工人的儿子，也有绅士的儿子，有穷的，也有富的，大家都是同学，都应该像

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帮助。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只要肯放下架子，要大家和你好，是很容易的。如果你这样做了，你也会快乐起来的呵！对吗？”

诺皮斯像通常那样轻蔑地笑着听老师说完，冷冷地回答说：

“不！先生！”

“请坐下！我替你难过！你这人真没有意思！”老师失望地说。

大家安静下来，好像事情到此结束了。坐在诺皮斯前面的“小石匠”这时却回过头来，向诺皮斯装了一个大有深意的兔脸，大家都哄然大笑起来。老师虽然喝令“小石匠”不要这样，自己却也忍不住掩嘴笑了起来。诺皮斯也笑了，但笑得十分尴尬。

受伤的工人

15日，星期三

诺皮斯和弗兰谛真是天生的一对，今天眼看着受伤工人的悲惨遭遇而无动于衷的只有他俩。

放学的时候，我和父亲正在街上看人溜冰，忽然看见街道那边一群人朝我们方向走过来。他们的神色紧张害怕，压低声音不知议论着什么。三个警察后面，跟着一副担架，人群都从四面围拢来看。只见担架上躺着一个皮肤青黑、像死人一样的男人，蓬乱的头发上和耳朵、嘴角上都在流血。一个妇女抱着婴儿跟在担架后面，发疯似地哀叫着：“你别死呀！你别死呀！”

妇人后面跟着一个背着书包的男孩，也一边走一边拭眼泪。

据说，这伤者是泥水匠，在施工中从五层楼上掉下来。抬担架的停下来一会，许多人都把脸避开不敢看。那位戴红羽毛的女老师搀扶着我二年级时病弱的女老师，怕她看了要晕倒。这时，有人拍我的肩膀，原来是“小石匠”。他吓得脸孔发青，全身打颤，因为他的父亲也是泥水匠，不禁惦念起他父亲来了。这时我想，我们在学校读书，父亲在家里写作，都没有什么危险，可是，有些小朋友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父亲或是在建造很高的楼宇和桥梁，或是在机器的飞轮旁工作，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就和出征军人的儿子一样，担惊受怕。父亲觉察到“小石匠”的担心，便向他说：

“回家去吧！你父亲在家里呢，他是平安的，快回去吧！”

“小石匠”转身就走了。人们护送着担架向医院抬去，那妇人还在撕肝裂肺地呼叫着：“小孩的爸呀！你可不能死呀！”

“不！不会的！他不会死的！”人们从旁安慰她，但她好像没听见，仍是披头散发地哭。

这时，忽然有人怒气冲冲地喝道：“你这小子，还笑！”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长胡须老人，盯着弗兰谛的笑脸，用手杖把弗兰谛的帽子掀下来，一面说：“把帽子摘下，蠢才！让因劳动负伤的工人过去！”

人们护送着担架过去了，雪地上留下一条长长的血迹。

囚犯

17日，星期五

呵！这肯定是今年最奇怪的一件事！

昨天早上，父亲领我到近郊蒙卡莱里村去租别墅，准备夏天去住。代屋主看守那所别墅的是一位教师。他开门带我们去看了别墅房间以后，便邀我们到他的房间里喝茶。在他书桌上摆着一只别致的手工雕成的圆锥形木质墨

水瓶，引起父亲的注意。这位老师说：

“这墨水瓶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它的来历说来很有趣呢！”接着他就讲了下面的故事。

六年前的一个冬天，这位老师每天都到都灵监狱教那些囚犯学文化。授课的地方就在监狱的礼拜堂里面。那是一座圆形的建筑，高墙上有许多方形小窗，每个小窗都有两根交叉的铁栏杆。窗里是一间小室，囚犯们在各自的窗口站着，靠着小窗读书写字。老师就在那阴暗的礼拜堂里巡回授课。那些小室光线更差，只在窗前有一点光。因此，除了囚犯们苍白的长满胡须的愁容和灰色的眼睛以外，什么都看不清楚。

在这些囚犯当中，有一个编号为“78号”的蓄着黑须的年青人，比其他入更加用功，并且总是用尊敬和感谢的眼光看着老师。与其说他是个有罪的犯人，不如说他是个不幸的人。他原在一个木工场当细木工，因不堪老板的长期虐待，一时愤怒把手里的刨子扔过去，误中老板头部，伤重致命而死。法院判他六年监禁。入狱三个月来，他认真读书写字，学得愈多，就愈悔恨自己的罪过。

有一天，功课完了以后，那囚犯示意老师到他的窗口去，说他明天就要离开此地，转解到威尼斯监狱继续服刑，特向老师告别，感谢老师的一番教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用非常感动而谦恭的语气说，没有别的要求，只想吻吻老师的手。老师伸过手去，他连声说“谢谢”，一面深情地吻了一下，几滴热泪随着滴在老师手背上。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了。

“过了六年，我已把这不幸的人忘了。前天早上，忽然来了一个陌生人，须发已经有点花白，穿一身粗陋的衣服。他问我，你是某某老师吗？我问他是谁，他说：‘我就是78号囚犯，六年前，承蒙老师教导过，不敢忘记，老师还记得吧？那天最后一课以后，您曾把手伸给我。现在我已刑满释放了，今天特来拜望，想送一件在监狱里制作的小东西给老师，不知老师能不能赏脸收下？’

“我怔怔地回想着，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他以为我不愿接受他的好意，眼里充满痛苦的泪光，好像在说：‘六年的苦刑，还不足以洗净我手上的罪恶吗？’我就伸过手去，握住他的手，并接受了他的赠品。你们看，就是这个。”

我们细看那墨水瓶，好像是用钉子细心雕琢成的。要费多少功夫呵！瓶盖上面刻着钢笔搁在笔记簿上的图案，瓶身周围刻着：“献给老师，六年纪念，No.78”，下面又刻着一行小字：“学习与希望”。

老师说完好像还在回忆着，不再说什么。我们就告辞了。回都灵的路上，脑子里总是浮现着囚犯站在小窗前向老师告别的情景，和他在狱中刻意雕成的那个墨水瓶。它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比我能想到的更多。昨夜还整夜梦见它，直到今天早上还想着。

今天，又听到一件绝对想象不出的怪事。当我把昨天听到的墨水瓶的故事说给戴洛西听，把墨水瓶上雕刻的图案和文字向他描述了一番后，戴洛西就拉我走到一边，一面看着那卖菜妇人的儿子克洛西。这时，克洛西正背向我们在哪里一心一意地做习题。戴洛西低声说：

“前几天克洛西对我说，他父亲有一个从美洲带回来的墨水瓶，是用手工雕成圆锥形的，瓶盖上雕刻着笔杆搁在笔记簿上的图案，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吧！克洛西说他父亲在美洲谋生。其实是在坐牢呢！他父亲出事时，克

洛西还小不知道，他母亲也瞒着他。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还是一个字不说为好。”

我默然望着克洛西的背影，心里很同情他。放学的时候，戴洛西对我说：

“昨天克洛西的父亲曾来校门口接他，今天还会来的，我们且看吧！”

我们走到街上，克洛西的父亲正站在一边等候他，须发已有些白了，穿着粗布衣服，一张没有表情但带着深思的脸。戴洛西引人注目地握一下克洛西的手，并顺便抹过他的下巴，大声说：“再见！”我也这样做。戴洛西转而望一下“囚犯”，我也望他一下。他用亲切的眼光回看我们，但我看见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怀疑和不信任的光，使我心里冷了一下。

“爸爸”的看护人——每月故事

3月里的一个早晨，正下着雨，一个乡下人打扮的少年，全身湿透，满腿泥浆，挟着一个包袱，冒雨来到那不勒斯一家大医院门口。他随身带着一封信，来看望新近因病住院的父亲。这少年长着漂亮的椭圆脸，脸色不大好，半开的嘴唇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眼里含着忧虑。他是从那不勒斯的城郊乡下来的。

他父亲几年前去法国做工，前几天回到那不勒斯。登岸后忽然病倒，住进这间医院，就写信通知家里，说明因病住院的事。妻子接信后很是担心，因为小儿子正在生病，分不开身，只好叫大儿子西西洛带了点钱来探望。他是一早步行了十里路才赶到这里的。

看门的把信大略地看了一下，就叫了一个护士来，托她领着少年进去找父亲。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护士问。

少年有点怕生，很怕听到不好的消息，便低声说了父亲的名字。护士没有记起他所说的姓名。

“是从国外回来的老工人吗？”

“是的，他是工人。”少年还是拘谨地回答。“可还不算太老，新近从国外回来的。”

“什么时候入院的？”

“我想是五天前吧！”少年看了信上的日期说。

护士想了一会，好像忽然想起来的样子说：“对了！在第四病室靠窗那张床位。”

“他怎么样？病得很厉害吗？”少年焦急地问。

护士看了少年一眼，并不回答，只说：

“你跟我来就是了！”

少年跟着护士上了二楼，到了长廊尽头一间很大的病室，室内病床分成两排。少年鼓起勇气跟着护士进去，但见左右病床上住满了病人，有的面黄肌瘦，有的闭着眼睛像死了一样，有的睁大眼睛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天花板，有的像小孩一样在呻吟哭泣。暗沉沉的病室里充满药水味，两名妇女慈善会义工端着药瓶分送给病人。

走到病室尽头，护士站在一张病床前，拉开床幕说：“这就是你的父亲。”

少年忍住眼泪，急忙把包袱放下，走到床头，把头靠着病人的肩，伸手去握病人露在被子外面的手，病人只是不动。

少年看病人连说话都困难，禁不住伤心地哭起来。这时，病人张开眼睛，审视他很久，似乎有点认识他，可又一言不发。可怜的父亲，全变了，都认不出来了。因为是雨天，病室又放下了窗帘，在昏暗中只看见病人脸孔肿胀熏黑，白发棕须，皮肤发紧发亮，眼睛变小，嘴唇变厚，差不多完全不像记忆中的父亲了，只有脸孔的轮廓和眉骨似乎还有点像。病人呼吸困难，少年摇着病人叫着说：

“爸爸！是我呢！你知道是我吗？是西西洛呀！妈妈不能来，叫我来接你的。你醒醒吧！你认得我吗？你说话呀！”

病人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又闭上了。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我就是你的儿子西西洛呀！”

病人仍然没有反应，只是痛苦地喘气。少年哭泣着拿一把椅子坐在床前，目不转睛地望着病人，心想，医生想是快来了，必会告诉一些病情的；一面又悲伤地想起两年前送他慈爱的爸爸上船，在码头上告别的情景。那时全家都满怀希望，想父亲此去挣些钱回来。接到父亲生病的信，母亲极度痛苦。他还想到万一父亲去世，母亲身穿黑色丧服，全家哀哭的惨状。正沉思着，觉得有人轻轻地拍他的肩，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修女。

“我父亲的病怎样了？”

“这是你父亲吗？”修女亲切地问。

“是的，我是来伺候他的。他患什么病？”

“不要担心，医生快来了！”说完她就走了。

过了30分钟光景，铃声响了。医生和助手、护士来查房，按病床顺序逐一诊察。医生每走近一步，他的忧虑就增加一分，等了好久好久，医生一行人才来到。医生是个高瘦、微驼而严肃的老人。西西洛见到医生就站起来，想到医生毕竟来了，感动得哭了。医生看了他一眼。修女说：

“他就是这位病人的儿子，今天早上才从乡下赶来的。”

医生拍拍西西洛的肩，然后俯身检查病人，摸摸脉搏和额头，又问了修女几句话。

“病情没有什么变化。”医生沉默一会，又说：“继续现在的治疗。”

“我父亲病情怎样？”少年鼓起勇气，含着泪问医生。

医生按着少年的肩慈和地说：

“勇敢些，孩子！他脸上患丹毒，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但还是有希望的。尽力帮助他，你的到来对他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他对我没有反应呢！”少年忧伤地说。

“也许到明天会有反应的。他的病会好起来的，不要难过。”医生说完就走了，还想再问几句也问不到了。

从此，西西洛就做起看护来了。别的事不会做，就替病人整理被褥，赶苍蝇，喂饭，喂水，喂药。病人有时睁开眼睛看着他，仍然不能说话。晚上，西西洛用两张椅子拼起来当床睡，早上起来就护理病人。过了一天，病人眼里已表露出一些知觉，西西洛跟他说些安慰的话，病人似乎露出感谢的神色，想说又说不出。病人短时间昏睡醒来，好像要找寻他的小护士。医生来过两次，说病情已有好转。傍晚，西西洛给病人喝水的时候，病人唇边已露出一丝笑意。于是，西西洛感到安慰和有希望。他把两年来家里的情况，以及平时家人盼望他回国的谈话，都说给他听，并用极和顺的言语鼓励他。虽然他常常怀疑病人是否听得到，但看见病人还是侧着耳朵带着似乎喜悦的心情

在听，也就继续向他讲述家里有关母亲和小弟弟、小妹妹的有趣的事。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这样过去了。其间病人的情况时好时坏，反复不定。西西洛更加专心护理。义务小姐每天两次给他送来面包和奶酪，他草草地吃一点就算。除了病人以外，他什么都不理会——有时，深更半夜里同室某个病人死了，护士们紧张地跑来跑去，死者家属在绝望地痛哭——这一切医院中的凄惨景象，都没有影响他护理病人的专心。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关注着，希望着，无论是病人一次轻微的呻吟或是面部表情微小的变化，都会牵动他的心，有时觉得有希望而宽慰，有时又觉得失望而心寒。

到了第五天，病人忽然虚脱，不省人事。他忙去找医生，医生也摇头表示病人已经无望。西西洛跌坐在椅子上，“哇”的一声哭起来。有一点使他安慰的是，尽管病人的情况比前要坏，但当病人慢慢恢复意识后，便越发注视着西西洛，而且有了一丝高兴的表情。不论饮食还是药物，除了西西洛，别人喂他都不肯吃，有时还不断地翕动着嘴唇，似乎想要说什么。这时，西西洛受到希望的鼓舞，热烈地抓住病人的手，几乎是愉快地说：

“爸爸！拿出信心来！你会好起来的，我们将一起回家去看妈妈，你要有最后的信心呵！”

那天下午4点钟左右，西西洛正对病人满怀希望和怜悯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往前走来，同时又听见一个非常亲切熟悉的声音：

“护士小姐！再会！”

西西洛猛然跳起来，随即又把已在喉间的叫声压抑下去。他急忙跑出病室，只见走廊里一个人提着行李，正回过头去和护士告别。当那人回过头来，西西洛就尖叫一声跑上去，扑在那人怀里叫道：“爸爸！原来你在这里！”

那人也紧抱住他，大声叫：“西西洛！”护士们都围拢在他俩周围，问长问短，十分惊异。西西洛快乐得说不出话，他的父亲也不断地吻着儿子。

“唉！西西洛！这是怎么搞的？你错到别人那里去了？我在这里呢。你妈妈来信说你已来了，可是，总不见你，我是多么担心呵！西西洛！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我已经痊愈了，正要回家呢。家里人都好吗？我们走吧！真是怪事呵，我的天！”

西西洛想说家里的事，竟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是喃喃地说：“多高兴呵！多高兴呵！这可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面不断地吻着父亲。

“好啦！好啦！我们回家去吧！”父亲宽慰地对他说。可是，儿子却站在那里不动。

“走吧！我们今晚便可到家了。”父亲拉着他要走。

西西洛指着病室里的那个病人，病人也抬头看着西西洛。这时，他无限深情地对父亲说：

“不！爸爸，我现在不能走。这位老人病了，我在这里住了五天，是把他当作爸爸来伺候的。他的病很重，很可怜，什么事都是我帮他做的，他没有我是活不下去的。你看，他正眼巴巴地望着我呢！爸爸！无论如何我今天是不能回去了，等到明天吧！我不能丢开他走了呵！不管他是谁，他需要我，我走了他就要一个人死在这里了，请让我暂时留在这里吧！”

“好小子！”周围的人齐声赞叹说。

父亲犹疑不决地望望儿子，又望望病人，问护士说：

“这位病人是谁？”

“他也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和你同一天入院。送来的时候已不省人事，不能说话。大概是远方乡下人，将你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呢！”

病人仍然望着西西洛。

“那末，你就留在这里吧！”父亲对儿子说。

“不会留多长时间了呢。”护士低声说。

“那你就留下吧！我先回去，好叫你妈妈放心。这点钱给你在这里用，再见！我的好孩子！”父亲说完，拥吻了儿子就提着行李走了。

西西洛回到病床旁边，病人放心地合上眼睛。西西洛不再哭了，更加尽心尽力地看护，喂饭喂药，洗脸洗手，从日到夜，一直侍候和安慰着病人。

第二天，病人脸色发紫，肿得更厉害，而且呼吸急促，烦躁不安，发出谵语。傍晚医生检查后说，恐怕挨不过今晚。西西洛倍加注意，一刻也不离开。病人虽很难过，还是和善而感激地看着西西洛和护士们，嘴唇动着想要说什么，一种非常亲切欣慰的表情在他眼睛里一闪，瞳孔却渐渐放大而且昏暗起来了。天快亮的时候，护士来探视，一见病人的神色，立即跑去找医生。医生检查以后说：

“他只有最后一口气了。”

西西洛握住病人的手，病人最后看了他一眼，就闭上了眼睛。西西洛喊着：“他还紧握着我的手呢！”

助手把病人的手脚放直，护士拿了耶稣十字架像来。

“他死了！”西西洛惊呼道。

“孩子！回去吧！”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愿上帝保佑你，你会得到幸福的。回家去吧！”医生说。

护士把窗台上插着的紫罗兰取下来送给西西洛，说：

“没有什么送给你，请把这些花带回去吧！”

“谢谢！”西西洛一手接花，一手拭着眼泪说。“但是，我要走很远的路呢！这些花会枯萎的。我把它留给这位可怜的老人吧！”他把花放在死者的枕边。

“谢谢！医生！谢谢！小姐！”西西洛又向着死者说：

“永别了……”话刚出口，忽然想到该怎样称呼，顿了一会，他用五天来叫惯了的称呼说：

“永别了！爸爸！”

说完，取了包袱，慢慢地走出去。这时，天已经亮了。

铁工场

18日，星期六

昨晚，普莱可西邀我今天去参观他父亲的铁工场。早上，我和父亲一起去。到了工场附近，就看见卡洛斐抱着一个纸包从工场跑出来，他用来掩藏“货物”的黑大衣在风里飘动。哦！我知道了，原来卡洛斐经常拿去换废纸的铁屑，就是从这里拿的，好一个商人卡洛斐呀！

到了工场门口，看见普莱可西正坐在一堆砖头上读书呢！他一见我们来，就站起来招呼我们进去。

这是一间大房子。到处都堆着煤灰，墙角落里摆着各式各样的锤子、钳子、铁棒、铁铲和废旧铁器。工场一角一个小铁炉在冒着火苗，一个小孩在拉风箱。普莱可西的父亲站在铁砧前，另一个青年正把一根铁棒插到火炉里

去。

铁匠见我们来了，举起帽子微笑着说：

“这位就是送小火车的小朋友吧？想看看我们做工吧？一会儿我就做给你们看啦！”从前那种醉醺醺的神态和仇视的目光，已从他脸上消失了。青年把烧红的铁棒取出，铁匠就抡起铁锤在砧上敲打起来。这时他做的是阳台的围栏，经他移来移去，敲敲打打，弯左弯右，那铁棒一会儿就变成一排带有花卉草叶的栏杆了，手艺真不赖。普莱可西向我们得意地微笑着，好像在说：“你们看我父亲的手艺不错吧？”

“小少爷，你看到是怎样做成的了吧！”铁匠向我说，一面又把另外一根铁棒放进火炉。

“的确做得好！”父亲也称赞说。“你已经恢复以前那样的好习惯了吧？”

铁匠红了一下脸，拭着汗说：

“已经像从前那样干活了。我能做到这一步，你知道是谁的功劳？”

父亲一时不理解他的话。铁匠指着他的儿子说：

“完全是托了这小家伙的福。我以前不顾家，把他当作狗一样地虐待。这孩子能用功，得了奖牌。把我这个做父亲的名誉也恢复了。喂！小家伙，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普莱可西走上前去，铁匠蹲下来摇着他的肩膀，兴奋地说：

“小家伙！还不把你爸爸的脸擦干净！”

普莱可西用手去擦他父亲脸上的煤灰，把手也弄黑了。

“好！你做得对！”铁匠站起身来说。

“你确实做得好！普莱可西！”我父亲愉快地说。

我们辞别铁匠出来，普莱可西跑到我身边小声地说：“对不起！”一面把一包铁钉塞到我口袋里。我约他到我家阳台上看狂欢节游行。到了街上，父亲对我说：

“你把那小火车送给了普莱可西，其实，即使那火车是用黄金做的，里面装满珍珠，对于他改造了他父亲的心灵来说，也算是很微小的赠品哩！”

小卖艺人

20日，星期一

狂欢节差不多接近尾声了，街市上还是非常热闹，所有空地上都搭着戏法班子或歌舞班子的幕棚。我们窗下的广场上，也有一个帐幕，一个威尼斯小马戏班，带着五匹马在这里卖艺。帐幕旁停着三辆大篷马车，好像是三间带轮子的小屋，卖艺演员睡觉、化装、吃饭都在车上。车上有窗子，还有小烟筒不断地冒着烟。车与车之间拉着绳子，晒着大人小孩的衣服。有个女艺人平时要侍弄婴孩、煮食，还要表演走钢索。

可怜的小卖艺人哪！一般人说起卖艺或变戏法的，总以为他们是走江湖的下等人。殊不知他们把欢乐带给世界，只得到微薄的报酬，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多辛苦呀！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帐幕里蹦蹦跳跳地表演，连一口饭也要抓紧在表演的间隙站在冷风里吃。有时，好容易争取观众进了帐幕，却忽然刮起大风把帐幕吹倒，把灯吹熄，那表演就做不成了。他们不但要退还观众的票款，向观众赔一千个不是，还要连夜把帐幕修好。

这个马戏班里有两个小孩子。其中最小的那个，父亲曾在广场上认识了

他，就是班主的儿子。我们去年曾在维克托·伊曼纽尔剧场看过他的表演，今年已经长大不少了，看来有八岁了吧！他长着圆圆的淘气的脸，浓黑的卷发垂在圆锥小帽底下，穿着绣花的白袖子小丑上衣和黑布鞋，真是一个活泼天真的小孩，每个观众都喜欢他。我看他除了表演以外，每天还要做许多琐碎的事。一早起来就围着围巾去取牛奶，然后从马厩里牵出马来，还要抱小弟弟，搬道具，搬凳子、围栏，打扫篷车，还要点炉子，空闲的时候才能偎倚在母亲身旁。我父亲很喜欢他，常从窗口看他，谈着有关他和他家的话题。他的父母并不像乞讨骗钱的人，他们深爱着儿子。

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他们的表演。天气很冷，观众比平日少得多。可是，那孩子不管观众多少，都要使他们高兴满意，演得非常卖力。他灵活地翻筋斗，拉着马尾滑稽地滚爬，或在高高的钢索上唱歌跳舞，小小的脸上，荡漾着可爱的笑容。他父亲穿着红色的短衣，白色的裤子，脚踏长靴，拿着五花棒留意地看着他。可是，对着稀稀落落的观众席，他脸上不时笼罩着愁云。

我父亲很怜爱那个小孩。第二天和来访的画家戴利斯谈起，马戏班一家真是拼着命在干，可是，日子还是很艰难，尤其是那小孩，正是上学年龄，却要跟着父母到处流浪，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一下呢？

画家想了一下，拍着手说：

“有办法了！你写一篇文章投寄给报社，把那小艺人的表演生动地描写一下。我替那孩子画张像，替他们宣传一下。他们的名声传出去，生意一定会好起来的。”

果然，父亲写了一篇极风趣的文章，画家画了一张惟妙惟肖的小像，刊登在星期六的报纸上，其通栏标题是《为小艺人的演出喝彩》。第二天，星期日，观众果然大为增加，观众席上几乎没有立足的地方了。许多观众都拿着报纸，互相转告，要看这小艺人的表演。班主意外地高兴，因为从来没有哪家报纸给过他这样的殊荣，当然，这天他还赚了一大笔钱。

我和父亲坐在一起。观众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那位曾在加里波第将军指挥下作战负伤的体育老师站在入口处。对面，“小石匠”靠在他高大的父亲身边，看见我，立即装了一个兔脸。他旁边的卡洛斐正在清点观众人数，计算班主今天的进帐。在我们旁边，可怜的洛佩谛坐在他炮兵上尉的父亲身旁，膝间夹着拐杖。

马戏开场了。那小艺人在马背上、秋千上、钢索上演出各种技艺，每个节目演完，他飞身着地时，都博得热烈的掌声。其他艺人也轮流出场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可是，观众的反应就远比不上对小艺人的了。

在入口处站着观看的体育老师特意挤到班主旁边，向他耳语了什么。班主放眼四望，终于向我们看定。父亲知道体育老师一定把新闻特写的作者是谁告诉了他，似乎不愿接受他们的感谢，站起来对我说：

“安利柯！你在这里看吧！我到外面等你。”说完就出去了。

那孩子和他父亲说了一些话，又出场表演了。他直立在绕场飞奔的马背上，扮演朝拜者，水手、兵士、奇技表演师等等，翻转自如，每次经过我前面时，都用眼睛向我致意。表演完了，跳下马来，拿着小丑帽绕场向观众请赏。观众纷纷投下钱币、糖果和鲜花。我正准备将两枚铜币给他，不料他走到我前面的时候，却把帽子缩了回去，只是注视着我，走了过去。我很纳闷，为什么他偏那样，是瞧不起我吗？

马戏演完，班主率领全体男女艺人向观众道谢。大家都拥挤着离场。我

正走出大门的时候，觉得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回头一看，原来是那小艺人。他双手捧着糖果，向我微笑，我明白了。

“你能和我分享这些糖果吗？”他用浓重的土音对我说。

我说声“谢谢”，拿了几个。

“请让我吻你！”他又说。我伸过头去，他用手臂拭去自己脸上的白粉，勾住我的脖子，在我颊上吻了两下，说：

“请带一个吻给您的父亲！”

狂欢节的最后一天

21日，星期二

今天举行化装游行。桑·卡罗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戴着红花、白花、黄花，穿着奇装异服的人们。化装表演队的大篷马车上有着镀金的华丽的花亭，有小舞台、游船。车上的人戴着假面具，扮成小丑、武士、厨师、水手、牧羊女等，在那里饮酒，唱歌。有的和路旁的观众搭讪调笑，街上的观众也大声和他们说话，抛给他们水果和糖果。不调和的喇叭声、号角声、铙钹声，简直要把人们的耳朵都震聋了。彩车上各式各样的彩旗飘扬，帽子闪光，帽羽飘动，巨大的纸壳头颅。巨型头饰、畸形的手臂在动，大喇叭、小鼓、响板、红帽、大酒瓶……整个城市好像疯了一样。

当我们的车子进入广场的时候，在我们前面有一辆华丽的用四匹马拉的彩车。马匹都配有金镶的马具和彩花，车上坐着十来个装扮成法兰西贵族的演员。他们穿着闪亮的丝服，胸前和肩上缀着一簇簇丝带和花边，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和插羽毛的礼帽，腰间佩着短剑，真是灿烂夺目！他们唱着法国歌曲，把果品和鲜花投给观众，观众也向他们拍掌喝彩。

忽然，有一个男人两手高擎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走过来。那女孩两手乱舞，拼命哭号，全身痉挛。男子向彩车挤过去，一面向车上的人大喊：

“这是一个迷路的小孩，她的母亲可能离此不太远，请你们把她放在车上，好让她母亲找到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车上一个“贵族”伸手把女孩抱上车去，女孩更加拼命地哭，使得车上的人都元心再唱，并把面具除下来了。彩车还是慢慢向前移动着。

这时，在广场的另一头，一个可怜的妇女，披头散发，疯了似的在人堆里挤着喊：

“玛利亚！玛利亚！我丢了女孩了！人家会拐跑她的，会闷死她的！”她只是这样嚎叫着，在人丛中左冲右突，寻找通路。

这边彩车上的演员们，抱着大哭的女孩，一面试图使她安静下来，一面望着广场，又拿糖果、水果哄她。女孩执意不要，哭得肺都要炸开似的。演员们大声向人群喊着：“谁丢了女孩！女孩在这里呢！”彩车一直驶到广场那头，到了罗马大街，才看见那妇人朝着彩车狂奔过来。呵！那场面令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妇人披散着头发，衣服也撕破了，嘴里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声音，不知道是笑呢还是哭。她伸着两手去抱她的女110孩，马车停下来等她。

“你的女孩在这里！”车上的演员吻了一下女孩，就送到她母亲臂弯里，母亲紧紧地把孩子抱在胸前。一个演员拉着小女孩的手，把自己手上的钻石戒指取下来，戴在小女孩手指上：

“这个戒指送给你，当作将来的嫁妆吧！”

做母亲的呆呆地站在那里，周围群众中响起了欢呼声、喝彩声。演员们

重新戴上假面具，唱起歌来。马车慢慢移动，消失在大潮一样的人海中了。

盲童学校

24日，星期五

我们的佩波尼老师病了，由五年级白头发的老师代他上课。他的头发白得像棉花做的假发，是学校里年纪最大的老师。他以前做过盲童学校的教师，说话的腔调好像唱悲歌一样。他阅历丰富，知道许多事情。他一进我们教室，看见一个眼睛蒙着绷带的同学，就走上前去，问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并且说：

“眼睛是要十分注意的呵！我的孩子！”

戴洛西站起来问老师：

“听说老师曾教过盲童学校？”

“是的，教了好几年呢！”

戴洛西低声请求说：

“请把那里的情况跟我们谈谈，好吗？”

老师走上讲台坐下，可莱谛高声他说：

“我知道盲童学校在尼查大街。”

于是，老师就开始他的讲述。

“你们平日说‘盲童，盲童’，好像说病呀、穷呀一样平常。你们真正懂得‘盲’字的意义吗？请想想看，盲目，那就意味着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昼夜也分不清。天空的颜色，太阳的光辉，父母的面貌，周围的事物，自己用手触摸到的东西，都看不见，好像生下来就被埋在地下，沉入无垠的黑暗里一样。你们试闭上眼睛，想象一辈子都非得这样过下去的情景，那是多么痛苦，可怕呀！你会觉得一分钟也忍受不了，要大哭大喊呼救，甚至发疯而死吧！”

“可是，当你们初到盲童学校，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盲童们有的在拉小提琴、吹长笛，有的大步地上下楼梯，在大厅和宿舍里自由走动，大声说笑游戏。你也许会觉得他们并不怎样地不幸吧？其实，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情，非经长期用心观察是不会了解的。

“盲童中最大的有十五六岁，其中有不少生性乐观，身体强健，表面上似乎对自己的残疾并不觉得痛苦，还表现出某种勇气的人，在他们自尊自信的神情中，有时也会流露出对将来可能碰到的逆运的忧惧。有些就不是这样了，从他们严肃冷峻的表情看来，似乎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幸给前途布下的阴影，他们也许会在夜静更深时哭泣的。

“他们中有些是刚失明不久的，有些是患了几年眼病后才盲的，也有动过痛苦的手术后盲了的。他们脑海里还保留着外面美丽世界和亲人们和蔼的印象，可是，现在却再也看不见了。他们中有些人是一出世就已经盲了的，他们没有一点外部世界的印象，就像生活在黑暗的坟墓里那样！你们想想看，当他们一想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别，当他们自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如果我的眼睛是明亮的……’的时候，他们会怎样痛苦不平呵！”

“我和盲童相处几年，当我想起那些班级里永远闭着眼睛，没有光明没有欢乐的孩子们，我便觉得，在你们当中，无论谁都不能说是不幸的。你们想想，意大利全国有2.6万盲人，2.6万人看不见光明，你们懂得它的严重性吗？如果是一支军队，要在这窗前走4个小时才能走完哪！”

老师讲到这里，把话暂停下来。教室里一片寂静。戴洛西站起来问道：

“听说，盲人的感觉要比一般人灵敏。是真的吗？”

“是真的，他们除眼睛以外，其他感官都是很灵敏的，因为他们看不见，便比能看见的人更多地练习用其他的感官来代替眼睛了。天一亮，寝室里有人问：‘今天有太阳吗？’那最先穿好衣服的就跑到院子里，向着天空用手测试有无太阳的热，然后跑回去报告：‘太阳出来啦！’我们平时总从眼神去辨别人的思想，盲童却凭你说话的口气来辨别。他们能记住几年前听过的人的声音和腔调。一个房子里一群人在说话，他们能分辨出房里有多少人，他们是谁。他们触摸刀叉，就知道它的光洁程度。女孩子甚至能分辨有没有染过色的毛线。当他们排成队列在街上走时，能凭他们闻到的气味确定附近是什么商店；而我们则闻不到什么。玩陀螺的时候，他们只要听那呜呜转动的声音，就能径直走过去把它抓到手。他们能滚铁环。玩九柱戏（一种竖立九柱滚球撞倒的游戏）、跳绳、堆积木、摘花，用不同颜色的麦秆熟练地编成席子或篮子，他们最喜欢探摸物品的形状。领他们到工艺陈列所去的时候，如果那些展品是允许触摸的，他们就特别高兴，惊喜地翻来翻去探摸它们的构造和式样，这对他们来说就叫做‘看’。”

卡洛斐插话问，是不是盲人算数也快过其他人？

“哦！他们和你们一样也要学习计算和写字。他们的课本是用厚纸做的，符号就凸出在纸面上，一面摸一面念。他们念得很快，当念错的时候，那些小家伙也会面红耳赤呢！他们写字是用针在厚纸上刺小孔，小孔的排列式样就代表各个字母，刺好后把厚纸翻过来，就可以摸着读了。他们用这种方法作文、写信，也用这种方法算数。他们的心算速度惊人，因为他们的心思不受外来干扰。他们学习特别专心，记性很好，就连小学生也能把他们学习的历史、语文上的问题，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辩证。他们在一起高声谈论，不会漏掉一个字，他们的听觉原是特别敏锐的呵！”

“他们比你们更重视考试，对老师很尊敬。他们一听到老师的脚步声或闻到老师的气味，就知道是哪一位老师来了。他们凭老师的声音，只要说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就知道老师今天是不是高兴，健康还是有病。当老师鼓励和称赞他们的时候，他们希望得到老师的爱抚，这时，他们就会拉着老师的手和胳膊，表示感谢。同学之间也很团结友爱。例如，在女生班，她们就根据各人的爱好组成提琴组、钢琴组、管乐组，永不拆散，因为她（他）们从友爱中得到了许多慰藉。他们对善恶有明确的概念，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没有人比他们更爱听伟大人物和高尚行为的故事了。”

华梯尼问，听说他们很喜欢音乐，是真的吗？

“他们非常热爱音乐，可以说，音乐是他们快乐的源泉，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入学以后，往往几小时几小时地站在那里听人家演奏。他们很容易学会，对音乐有火样的热情。他们欣赏音乐的时候，头往后仰，嘴角绽出微笑，感动得全身颤抖，脸孔发红，见了这种神情，就可以知道，他们在看不见任何光明的情况下，只有从美妙的音乐中得到安慰和鼓舞了。他们把音乐当作表达内心感情的媒介，也许其中不少人想成为音乐家。如果对他说‘你缺少音乐才能’，他就十分失望，更加拼命去学；如果说‘好好练习，你会成为一个音乐家的’，那就是给他最高的荣誉和奖赏了。他们中间提琴或钢琴演奏得最好的人，会受到大家的爱戴，有什么争执都请他来评理；两人争吵了，也只有他能使他们和解。那些小同学开始学弹琴时，往往把他们当作父亲一

样。他们在睡觉前，往往在床上细声讨论有关音乐的事情，歌剧啦，著名音乐家的故事啦，乐器和乐队啦……不让他们读书或上音乐课，对他们来说就是最严厉的惩罚了。这种惩罚将使他们极为难受，以至没有人愿意这样责罚他们。他们心中的音乐，就像我们眼前的光明一样呵！”

戴洛西问，我们可以到盲童学校参观吗？

“可以的！但是，你们现在还是不去的好，等你们长大一些，能够完全理解这不幸、同情这不幸的时候再去吧！因为那是一种悲惨的景象呵！你有时看到有些盲童坐在窗口，一动不动地沐浴着新鲜空气，你会以为他们正在眺望窗外但平的绿野和苍翠的山峦呢！然而，当你想到他们眼前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他们所热爱的大自然的时候，你的心就好像受到压迫，就会体会到如果自己在这瞬间也变成盲人的痛苦了。

“那些先天就盲了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花花世界，他们脑子里没有任何事物的印象，因而他们不会悲叹；但是，那些因眼病致盲才几个月的孩子，他们还记着以前见过的一切，完全懂得他失去的是什么。现在他看不见了，而且脑海里印象日益淡薄下去，他所爱的人的面影日益模糊起来，就觉得自己的心灵真的一天天黑暗下去了。有一个小孩非常悲哀地对我说：‘我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我妈妈的样子了。如果上帝能让我的眼睛亮一亮，哪怕是一瞬间也好，让我再看看妈妈的脸孔。’当母亲来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捧着母亲的脸，从前额抚摸到下巴，来‘看’妈妈。他们一边‘看’，一边吻，一边反复呼唤着‘妈妈！妈妈！’而且总是哀求妈妈多留一会。

见了那种情景，任你是怎样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含着眼泪走开的。

“当你离开盲童学校以后，觉得自己的眼睛能看，实在是得天独厚的事，觉得你能够看见家人、房屋、天空，真是一种特权了。我想，如果你们见到他们，你们就会想着哪怕是牺牲我们的部分视力，也要换取一些微光给那班可怜的一——太阳不为他们发光、母亲的慈容消失在暗影里的孩子！”

病中的老师

25日，星期六

昨天下午放学后，顺便去探望病中的佩波尼老师。他是因为劳累过度而病倒的。他每天上五节课，做一小时体操，晚上还要到夜校教两节课。这就是说，他睡得少，而且食不定时，从早到晚一直忙着，所以把身体累坏了。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才知道的。

我到了老师宿舍楼，在楼梯间遇见黑胡子考谛老师，他让看门人引我到老师那里去。我跟着看门人一直走上四楼一间狭小的光线不足房间里，老师躺在小铁床上，好多天不见，他的胡子长了。他用手遮住额头，好看得清楚些，看见是我，便用慈爱的声音叫我：

“呵！安利柯！”

我走到床前向他问好。他手搭在我肩膀上说：

“好，我的孩子！你做得好，来看我这个可怜的老师。想不到我竟病成这样。学校里怎样？我不在，全班同学都好吧？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用功？”

我不知怎样回答好。老师接着说：

“是的！是的！你们都很尊重我的。”他叹了一口气。

我抬头看见墙壁上挂着许多照片。

“你看见了吧？”老师说，“这都是我20年来教过的学生的照片，他们

从前都是好孩子，这些就是他们给我的纪念品。我将来死时的最后一瞥就看着他们。我的一生就是在这些勇敢而淘气的孩子的鼓舞下活过来的。将来你从初级学校毕业的时候，也该送张照片给我。”

说着，他从桌子上拿了一个桔子给我。

“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这是一个病友送来的。”

我看着桔子，心里一阵沉重。

“听着！”老师说，“我希望能好起来。万一好不了，你要好好加强你的算术，这是你的弱项。努力吧！困难只是在入门的时候，你有时并不是缺少才智，而只是没有恒心——就是所谓持久性罢了！”

这时，老师的呼吸迫促起来，神情很苦。

“我还在发烧。”老师叹息道，“我已是半死的人了。主要是希望你把算术学好，习题要一道道地做，做不下去的时候，暂时休息一下再做，不要心急，也不要太累了。回去吧！代问你父母好，不必再来了。在学校里见吧。万一我好不了，你要时时想起爱你的四年级的老师呵！”

听了他的这番话，忽然我的一眶热泪涌了上来。

“把头伸过来！”老师说着，吻我的头发：“回去吧！”回头望着墙上的照片。

我飞跑下楼。回到家里，久久地拥抱着母亲。

故乡的爱

25日，星期六

今天下午你从老师家回来的时候，我在窗口望见你撞上一个过路的妇女了。在街上走路要小心呀！要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呀！既然知道在自己家里要守规矩，在街上也要守规矩，街道就是全市人民的家呢！

安利柯，记住！任何时候，你在街上遇见衰弱的老人，抱小孩的妇女，以及拄拐杖的，背重物的，穿着丧服的，身体瘦弱的人们，都要谦恭地让路。我们对于衰老者、不幸者，残废者、劳动者、病弱者和死者，都应该同情、看见有人给车子撞倒，如果是小孩，就要去救护；如果是大人，就要去关照。遇到小孩子独自在那里哭，要问他哪里不舒服了；看见老人手杖掉地，要替他捡起。小孩在打架，要去劝开，如果是大人打架，就不要去管。粗暴的人互相殴打不要围观，看了会使人也学得残忍和粗暴。有人被警察缚着走过的时候，虽然有许多好奇的人跟在后面，你也不应该跟着，因为那人说不定是冤枉的。

见有担架抬着病人走过，不要若尤其事地和朋友谈笑，因为担架上说不定是受重伤或是临终的病人。这样的事，可能自己家里明后天也会发生的。遇见排队走过的保育院的儿童——无论是盲童、残疾儿童，还是孤儿，都要想着，此时此刻在我面前走过的是人间的不幸者。遇见畸形的残疾人，要有意识地别望着他。看见路上有未熄灭的烟火，要随地踏熄它，因为烟火虽小，弄不好可要死人的。有人向你问路，要亲切详细地告诉他。不要对着任何一个过路行人笑。除非必要，不要在街上奔跑和叫喊。总之，街道上应该保持秩序和安静。一个国家人民的教育程度，从街上行人的举止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在街上有不好的表现，在家里的表现也不会好的。

还有，调查研究自己所在城市的历史、地理和风俗文化也很重要。将来你长大后到了外地，如果能够把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经历一一回忆出来，

那是多么愉快的事呵！这里是你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乡，许多年中都是你的世界。你曾在这里跟着母亲学说话、学走路，在这里开启你的心智，找到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朋友。这块地方就是生你，养你，教育你，爱护过你的母亲之土。你要调查了解这城市与你有关的人和事，要热爱这城市。如果有人污辱她、侵犯她，你就要挺身而出保卫她！

——父亲

3月

夜校

2日，星期四

昨晚我和父亲去参观设在我们学校的工人夜校。教室里早已点上了灯，夜校学员从四面八方陆续走进校门。我们进去的时候，校长和几位老师正在愤怒地谈着刚才有人投石块把窗玻璃打破的事。校工跑出去，抓了一个路过的小孩进来。这时，住在学校对面的斯带蒂跑来说。

“不是他，我亲眼看见弗兰谛投的。弗兰谛知道我看见，还对我说，‘如果你去告发，就等着瞧吧！’但是，我不怕！”

校长听了，生气地说：“又是弗兰谛！我看这次真的要把他除名了！”

这时，学员已差不多全部到齐了，约有200来人。他们中有十来岁的童工，也有长着胡子的大人，其中有木匠，脸上沾着机油的机械工，身上沾着白灰的泥水匠，头上满是白面粉的面包店学徒。他们都才从工场里出来，人们可以从他们身上闻到油漆味、皮革味、鱼腥味、机油味——各种行业的气味。附近兵工厂的工人穿着军服一样的工作服，由他们的班长领着，排着队来了。所有学员都挟着书本和笔记本，急忙找寻自己的座位，坐下来就复习功课。

有些人翻开笔记本向老师请求解答。那年青的衣着讲究的“小律师”老师，正用笔替几个围着他的学员改错。那位五年级的跛脚老师，笑那个染坊工人用红蓝染料在笔记本上画的装饰。我那生病的老师已经痊愈，今天也来了。

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们都睁大眼睛认真听讲。校长说，他们为了不迟到，大多数人连晚饭都还没有吃，饿着肚子来的。

可是，那些小重工，听不到半个小时就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有些则头靠椅背打吨，老师走过去，用笔杆轻敲他们的耳朵，他们才醒过来。成年人都不打瞌睡，而是张着嘴巴用心听讲。我们又到楼上我的教室去，在我的座位上坐着一位脸上有络腮胡子、手上缚着绷带的工人，大概是被机器轧伤的，正慢慢地写着字呢！

最有趣的是“小石匠”的父亲。他像个巨人一样盘作一团，坐在他儿子狭窄的座位上，拳头托着下巴，眼睛差不多碰到书上，看他连呼吸都难。据说，他入学时就和校长商量，要把他编在他“兔脸”的座位上，他是这样称呼他儿子的。

父亲一直陪着我，差不多到放学才离开。我们走到街上，看见许多妇女抱着婴孩，站在学校门口等候丈夫回家。放学了，学员陆续从学校出来。丈夫抱着孩子，妻子拎着书包，满街的说话声和笑声。结束了一天工作和学习的人们回家去了。街上又安静下来。最后只剩下校长高瘦的背影走了过去。

殴斗

5日，星期日

不出大家所料，弗兰谛到底被校长命令退学了。他知道斯带蒂每天都要去女子学校领妹妹回家的，就在路上伺机报复。

雪尔维姐姐一出校门，就看见他们正在扭打，吓得连忙逃回家来。听说，弗兰谛还是歪戴着他的蜡布帽，在墙角落看见斯带蒂领着妹妹来了，就蹑手

蹑脚跟上去。为了要惹怒斯带蒂，他先猛扯他妹妹的辫子，她猝不及防，几乎仰面跌倒，大声哭喊起来。斯带蒂回头见是弗兰谛，跳过去挥拳就打，但没有打着，反被比他高大的弗兰谛打倒在地。他爬起来，又被推倒了。这时，街上除了几个年幼的女学生以外，没有旁的行人。弗兰谛朝斯带蒂一阵乱打，斯带蒂的耳朵打破了，眼睛打肿了，鼻子流出血来了。可是，斯带蒂并不怕，扭着弗兰谛的袖子狠狠地还击，一边怒吼着：

“你这吊儿郎当的坏蛋！我饶不了你！”

弗兰谛再冲上来，拳脚交加，斯带蒂也不示弱，趁弗兰谛扑空，拼命还击。一个妇人在窗口叫道：“愿弱者胜利！”另一个说：“他是保护妹妹的，有种，狠狠地揍！”她们同声斥责弗兰谛：“你是暴徒！是懦夫！”

弗兰谛变得更凶。他把斯带蒂一脚踢倒，骑在他身上狂叫着：“投降吧！”——“不！”——“投降吧！”——“不！”忽然，斯带蒂不知从哪里涌出一股力量，挣脱弗兰谛的手，拼命一掀，把对手翻倒了，反而骑在上面，抽出拳头雨点似地打！

“呀！这家伙有小刀呢！”旁边一个男人惊呼着，跑过来想夺下弗兰谛的小刀。斯带蒂气极了，双手捉住对方的右臂就咬。小刀掉在地上，弗兰谛的手臂流出血来。这时来了许多人，把他俩拉开了。大家都斥责弗兰谛欺侮弱小，弗兰谛悻悻地跑了。斯带蒂满脸伤痕，一只眼睛被打黑了。他胜利地站在哭泣的小妹妹旁边。许多人都说：

“这个小朋友真勇敢，保护了小妹妹！”

几个女学生替他收集散在地上的书籍和笔记本。他珍惜地——检查，看有没有丢失和破损，还用袖子把脏了的地方拭干净，放回书包里去，然后对小妹妹说：“快回去，我还要复习功课哩！”

学生的家长

6日，星期一

斯带蒂的父亲怕弗兰谛再来寻衅，今天特意来学校接儿子。据说，弗兰谛已被送到少年教养院去了，一时不会出来。

今天，学生家长来得很多，可莱谛的父亲柴店老板最先来到。他精瘦敏捷，留着八字胡，衣襟上缀着二色丝带勋章，很像他的儿子。有一个戴白帽子的驼背老祖母，为了接送二年级的孙儿，不管下雨下雪，每天总要来回走四趟，替孙儿穿外套呀，打领结呀，拍灰尘呀，拿书包呀，对于这位老祖母来说，世界上除了她的孙儿以外，恐怕没有别的更宝贵了。还有洛佩谛的炮兵上尉父亲，也是经常来的，洛佩谛被马车轧伤的腿行动不便，几个同学陪着他走，他父亲非常感激，特别是对穿粗布衣服的穷苦孩子，更加喜欢和感谢他们。

有一个绅士原是每天送两个儿子来的，因为其中一个小儿子病死了，一个多月来，他只叫家里的女佣替他接送。昨天他到学校来看望他死去的儿子的同学，又想起失去的儿子，于是退到一边掩面流泪。他原是校长的朋友，校长见了，就拉他到办公室去。

我们班上同学的父母我都认识，他们也都认识自己儿子的好朋友。也有隔壁女子学校的女生和高等学院的大学生来接他们的弟弟。有一位退役上校老军官，很爱自己孙儿的朋友，他看见小朋友的笔记簿或钢笔掉地，就替他们捡起来。一些衣饰华丽的夫人和包着头巾的家庭妇女也时常聚在一起，谈

着学校里的事。

“这次的考试题很难哩！”

“文法课恐怕是教不完了！”

同班中有谁生病了，家长们都知道，病好了，他们都很高兴。今大有十来位家长围着卖菜妇人，打听和我弟弟同班的一个孩子的病情，这孩子的家就在菜场附近，听说，病得很不轻呢！家长们就这样因自己儿女间的友谊，结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78号”囚犯

8日，星期三

昨天，我看见一幕感人的场景。

近来，克洛西卖菜的母亲每次在街上遇见戴洛西，总是停下来用慈爱的眼光目送他过去。这是因为自从戴洛西知道了那“78号”囚犯和墨水瓶的故事以后，就一直爱护着克洛西——那位一条胳膊残废的红头发的同学，帮助他做习题，送给他文具等。戴洛西对克洛西的父亲所遭受的不幸，非常同情，所以像亲弟弟那样随时随地爱护着他，虽然克洛西并不知道这一点。

克洛西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纯朴的妇人，她好像只是为了儿子而生存的。而戴洛西是个绅士的儿子，又是班长，竟能那样爱护帮助她的儿子，在她眼中看来，戴洛西竟像是王侯或圣人那样的人物了。她等候戴洛西已有好几天了，每逢见到他，总好像有什么话要说而又羞于说出来似的。昨天早晨，她在学校门口终于把戴洛西叫住了。她说：

“小少爷！真是要向你道一万个歉。你待我的克洛西那样的好，你肯不肯接受我这穷苦母亲一点小小的纪念品呢？”说着，就从菜篮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金黄相间的糖果盒来。

戴洛西很不好意思，脸孔通红地谢绝说：

“请留给你儿子好了，我不能要！”

克洛西的母亲很难为情地支吾着说：

“我没有任何冒犯你的意思，不过是一盒糖果罢了！”

戴洛西还是摇摇头说：“谢谢，我不要！”

于是，她又腼腆地从篮里拿出一束萝卜来：

“至少请你收下这两只萝卜吧！很新鲜呢——清送给你的母亲吧！”

戴洛西微笑着说：

“谢谢，我什么都不要。我愿尽力帮助克洛西，但我不能收受你的任何东西，谢谢你的好意！”

“你不是生我的气了吧？”她着急他说。

“不！不！”戴洛西微笑地说着就走了。

她看着戴洛西离去的背影，很高兴地自言自语：

“多么有修养的孩子呀！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这样漂亮的孩子呵！”

这事好像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在下午放学的时候，做母亲的没有来，克洛西的父亲却来了，面容有点憔悴、忧郁。他叫住戴洛西，好像已经觉得戴洛西知道他以前的秘密似的。他凝视着戴洛西，温和而又感动地问：

“你爱克洛西，可是，为什么你这样爱他呢？”

戴洛西脸孔通红，本来想告诉他：我爱他，是因为他不幸，是因为他父亲是一个比罪犯更加不幸的人，是一个忠实地服了刑的人，是真心待人的。

可是，他没有说这番话的勇气。他对这人的出现有点害怕，甚至有点恐惧，因为他毕竟是曾经使人流过血，而且坐过六年牢狱的人呵。

克洛西的父亲似乎觉察到了这一点，就附在戴洛西耳边低声地颤栗他说：

“你爱我的儿子，但你不会憎恨和看不起我这个做父亲的吧！”

“呵！不！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戴洛西激动他说。

克洛西的父亲突然想拥抱戴洛西，但终于不敢这样。他只用两根手指抚摸一下戴洛西的金发，眼里含泪望着戴洛西，自己在手掌上吻了一下，好像是说这个吻是给你的，然后领着克洛西匆匆回家去了。

小同学的死

13日，星期一

住在菜市场附近的那个二年级小学生——我弟弟的同班同学病死了。星期六下午，二年级的黛尔卡谛老师悲戚地向大家通告这件事。卡隆和可莱谛请求去抬那小同学的棺木。那小同学是个好孩子，上星期才得过奖牌。他和我弟弟很要好，我母亲见到他总是要拥抱他的。他平时戴着有两根红布条的帽子。他的父亲是车站搬运工。

昨天（星期日）下午4时半，我们到他家里送他的棺木到教堂去。他家住楼下，我们到时，二年级的学生代表都由他们的母亲领着，手持蜡烛在门口等候。前来吊唁的还有几位女老师和死音的邻居。由窗口望进去，黛尔卡谛和我二年级时的女老师正在屋里陪着哀哭的死者母亲，还有两个拿着花圈的死同学的母亲站在旁边。

送葬仪式在5时开始，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手持十字架的小孩，其次是神父。后面是一只很小很小的棺材，上面罩着黑布，布上面放着两个花圈、死者新得的奖牌和一年来的荣誉奖状。卡隆、可莱谛和死者班上两个同学抬着棺材，后面紧跟着黛尔卡谛老师。她哭得很伤心，好像死的是她自己的孩子。在她后面是学校女老师和其他同学及他们的家长。其中一个最小的同学手里拿着一束紫罗兰，他惊奇地望着棺材，问道：“难道我再也看不到他了吗？”

棺材被抬到门外草地上的时候，从屋里传出悲哀欲绝的哭声，那孩子的妈妈要出来，立刻有人扶她进屋去。送葬行列到了街上，一队大学生迎面走过来。他们看见女老师和挂着奖牌的棺材，都除下帽子向死者致哀。

唉！那小同学挂着他的奖牌长眠了，再也看不到戴红帽子的他了。他原是健康活泼的，想不到一场大病，几天就死了。听说，他在最后一天还想起来做功课，又要家里人把奖牌挂在他的床边，怕被人拿去。可怜的孩子，现在奖牌已永远在地下陪伴着他了！

永别了，我们永远记着你！安息吧，可爱的小同学呵！

3月14日的前夕

今天比昨天快乐多了。

今天是3月13日，是一年中令人振奋的节日——维克托·伊曼纽尔大剧场授奖大会的前夕。这次挑选传递奖状的儿童的做法也很别致。将要放学的时候，校长到我们教室里来宣布：

“孩子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可拉西来了没有？”

那个格拉勃利亚小孩站了起来。

“你愿意作为明天传递奖状给长官的代表吗？”

可拉西说愿意。

“那好！”校长说。“这样，格拉勃利亚的代表也有了。市政府打算今年传递奖状的12名儿童要分别来自意大利各省区，而且从公立小学里选派。从我们市里20间小学，5间分校，7000名学生中，选送来自意大利12个省区的代表是不难的。现在，两个群岛的代表一个撒丁人、一个西西里人有了，还有罗马、威尼斯、隆巴尔第、罗马纳、拿波里等地的代表，都由其他小学选出了。我们学校要选派一个热那亚的，一个格拉勃利亚的，再加上彼得蒙特斯的，就是12个人了。他们代表意大利各地的同胞给长官传递奖状，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吗？要注意！当这12个代表走上舞台的时候，你们要从心灵深处热烈欢迎。他们虽是小孩，但他们也像大人一样代表意大利全国各省区，正如一面小的三色旗也像一面大旗那样代表意大利呵！”

“你们要热烈地欢迎他们，让我们看到你们小小的心也在沸腾！你们将随着祖国形象的出现而豪情满怀！”

校长讲完话就出去了，老师微笑着说：“好！可拉西！你是格拉勃利亚的代表了！”

大家一齐热烈鼓掌。走出校门到了街上的时候，我们围住可拉西，把他高高地抬起来，大家欢呼说：“格拉勃利亚代表万岁！”这不是和他开玩笑，而是真心诚意祝贺他当选，因为他平时就是一个很令人喜欢的人。我们抬着他走出街口，不觉撞在一个留着黑须的绅士身上，绅士笑了。可拉西说：“这是我的父亲。”大家这才放开可拉西，各自回家去了。

授奖大会

3月14日

还不到下午两点钟，大剧场里已经坐满了——池座、楼座、包厢和舞台两侧都是人，儿童、绅士、教师、工人、家庭妇女和婴孩，各种人都有。头在动，手在动，帽上的羽饰、卷发上的丝带飘动着，人们在高声低声地愉快谈笑。剧场用白色、红色和绿色的彩花装饰起来，舞台两边立着两个阶梯，是给得奖者领奖时上下用的。舞台前面摆着一排红漆椅子，中间那把椅背上挂着两个月桂冠；舞台后面挂着许多优胜纪念的彩旗，舞台一侧一张绿色桌子上放着用三色丝带扎着的奖状。乐队坐在台下乐池里，男女教师则被安排坐在对面包厢里，池座的椅子和通道上有几百名手里拿着乐谱准备唱歌的儿童。学校老师跑来跑去整顿领奖学生队伍，家长们正给自己的孩子整理头发和领结。

我和家人走进包厢，就看见对面厢座里戴红羽毛帽的年青女老师向我们微笑招呼，两颊浮起动人的酒窝。和她在一起的是我弟弟的老师，全身穿黑衣服的“修女”和我三年级时的女老师，她很苍白，不停地咳嗽。很快就看见坐在池座里的卡隆的大脑袋和金发的小耐利，他紧挨着卡隆坐着。不一会，我看见鹰鼻的卡洛斐正在努力收集介绍受奖人事迹的印刷品，他已经搞到一大捆，大概又要拿去做一笔什么交易，明天就会知道的。

离大门不远的地方是柴店老板夫妇——两人都穿着节日的服装，领着他们的儿子可莱谛，他在去年得过三等奖。他已不戴猫皮帽，换了一套新装，好像一个绅士，真新鲜。在另一个厢座里，华梯尼穿着一件大的花领衣服，

只一闪又不见了。舞台前的包厢里坐满了人，其中有拄着拐杖的洛佩谛和他的炮兵上尉父亲。

时钟敲响两点，乐队开始奏乐。这时，身穿黑色燕尾服的市长、县长、法官和其他绅士从右边陆续登台，分别坐在台前红漆椅子上。奏乐停止，一个学校里的音乐老师举起他手里的指挥棒，池座里准备唱歌的儿童一齐起立，跟着他的指挥开始唱歌，700人唱着一首十分动听的好像教堂颂歌一样的缓慢、甜美而清朗的歌。大家都凝神静听着。歌声停下来时，全场鼓掌。当大家平静下来，颁奖就开始了。

我三年级时的红头发。圆眼睛。小身材的老师上台宣读受奖者名单。报纸早已报道了有从全国各省区选出的12名儿童代表传递奖状的消息，所以大家好奇地等待他们出来，连市长和其他绅士也都注视着舞台的人口处，静静地等待着。

忽然，12名儿童跑上舞台，微笑着排成一行。全场3000名观众同时起立，以春雷般的掌声欢迎他们。他们在这样大的场面里，有点手足无措。一个人在台上高喊：“看呀！这就是意大利的象征！”

来自格拉勃利亚的可拉西，仍然像平时一样穿着黑色衣服。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市政府官员认识这12名儿童，他向妈妈介绍说：“那个碧眼棕发的是威尼斯人，那个卷发的高个子是罗马人，那个最小的系着蓝色领中的是佛罗伦萨人。”

这12名儿童中，有几个穿着讲究像是绅士，有些工人的儿子则只穿着整洁的普通衣服。他们排列在市长前面，一个坐在旁边的官员向市长介绍他们所代表的省区。市长——吻了他们，全场又一次鼓掌。然后他们到绿桌子前传递奖状。

老师一个个地念着获奖人姓名，所在学校、班级，获奖者则上台列队领奖。这时，乐池里传来一曲非常和婉动人的小提琴曲，好像许多母亲在对孩子于喃喃细语，又好像老师的谆谆鼓励和鞭策。受奖者一个个通过坐着的绅士面前，绅士则把奖状发给他们，并给他们祝福和爱抚。

当上来一个年龄很小的，或是从他的衣着上看来是穷孩子的，或是有满头卷发的，或是穿着红色、白色衣服的小受奖者，池座和厢座里的小朋友就特别大声喝彩。有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在台上忽然慌张起来，忘了方向，引起台下一阵大笑。有一个背上结着粉红丝带的很小的孩子，走不好被地毯绊住摔倒在地，县长就走上去扶他起来，又引起一阵鼓掌和笑声。又有一个在下阶梯的时候，一个倒栽葱滚了下来，哭了起来，幸好没有受伤。领奖的孩子们中，有看来很淘气的，有看来很胆小的，有的脸蛋红得像樱桃，有的滑稽好笑。他们回到池座以后，他们的父母都上前领回去。

当轮到我们学校同学领奖时，就更有趣了。其中大多数我都认识。可莱谛穿着新衣新鞋，露出洁白的牙齿愉快地微笑着上台领奖，有谁知道他今天一早背了多少捆柴呵！市长把奖状授给他，问他的前额为什么有红痕。他回答以后，市长就拍拍他的肩膀，表示慰问。我看见坐在池座里的他的父母正掩着嘴满意地笑呢！接着是戴洛西。他穿着亮蓝色服装，缀着金色的纽扣，头上披着金色的卷发，潇洒大方地走上舞台，多么漂亮高雅呀！我真要把我的吻吹送过去呢。每个绅士都和他握手谈话。

老师接着宣布：“朱利亚·洛佩谛！”我看见炮兵上尉的儿子拄着拐杖上台。小朋友们都知道他舍己救人的事迹，热烈地向他喝彩欢呼，全场震动。

人们都站立起来，妇女们挥着手帕，向他祝贺。洛佩谛有点吃惊地站在舞台中央，一动不动。市长扶他过去，授给他奖状，又和他亲吻，又把挂在椅背上的月桂冠挂在他的拐杖上，然后送他回到他父亲坐的包厢里。他的父亲在会场热烈喝彩和高呼万岁的欢声中，拥抱他坐在自己旁边。

这时，那和婉动听的小提琴还在演奏着。别的学校的领奖者陆续上台，有商人子弟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农民子弟学校的。授奖完毕以后，池座里700名小孩又唱起一支支动听的歌。接着是市长讲话。其后是法官讲话，他最后说道：

“你们在离开会场以前，应该向为了你们而不辞劳苦的人们致谢！他们曾全心全意地为你们贡献智慧和力量。看吧！他们就在那里！”说着，手指向对面包厢的教师席。

顿时，全场的小朋友都站起来，向老师们挥手欢呼，老师们也纷纷站起来挥着帽子、手帕答礼。当乐池里再次响起乐声的时候，代表意大利各省区的12名儿童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到舞台中央，肩并肩地排成一列，挥手向观众致意。楼上楼下一阵阵花雨落在他们身上。

争吵

23日，星期四

今天我和可莱谛吵架，并不是因为他得了奖状我嫉妒他，而完全是我的错。起因是我正坐在他旁边抄写每月故事《洛马格那的血》——因为“小石匠”病了，我替他抄的，可莱谛碰了我的胳膊，把字写歪了，纸也弄脏了。我很不高兴，用粗语骂了他一声，他却若尤其事地微笑着说：“请原谅，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他不会故意的，照理应该原谅他。但他一点也不替我觉得可惜，还笑吟吟地说话，这就使我反感了。“呵！你现在得了一等奖，就不客气起来了！”于是，我一时冲动也撞了他一下，把他的字帖也弄脏了。可莱谛站起来涨红着脸说：“你这是故意的啦！”说着举起巴掌想劈下来。恰巧老师回过头来，他才缩回去，但他说：“放学时我在外面等着你！”

我难过起来了，怒气也消失了，也后悔了。既然他不是故意的，就不应该反过来去碰撞他。可莱谛是个好人。我想起那天到他家看他工作和服侍生病的母亲的情景，又想起他到我家大家衷心欢迎他，父亲赞扬他的情景，觉得我能忍耐一下，不骂他不撞他就好了。又想起平日父亲教导我的——“你觉得错了，就要向人家道歉”的话。可是，我总不愿意这样做，向人家赔不是多丢脸呀！我横过眼睛，看到他上衣肩部已经破了，可能是背柴多了的缘故。这时，我忽然觉得可莱谛可爱了，心想拿出勇气向他道个歉吧，但那“原谅我”三个字始终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这时，可莱谛也横过眼来看了我一下，他那样子，好像不是在生气，而是有点悲哀。我还他一个白眼，表示我并不怕他。

“放学时我们在外面相见吧！”可莱谛重复刚才的话说。“外面相见！”我回答说。我又想起父亲有一次说的，“如果你受到损害，只要防御就好，不要和人家打架。”我想，我只是防御，决不和他打架。心里老是反复地想着，老师的讲课一点也听不进去了。

好容易挨到放学，我一个人走出校门，知道可莱谛在后面跟上来了。我站住等他，手里拿着尺子，等他走近了，就举起了尺子。

“不！安利柯！”可莱谛心平气和地微笑着说，一面把我的尺子撩开。
“我们还是跟从前一样做好朋友吧！”

我惊呆了，忽然觉得我的肩膀被按住，我被他紧紧抱住，他吻着我的额头说：

“我们不再生气了，好吗？”

“永远，永远不再闹了！”我回答说。两人满意地离开了。

回到家里，我把这事告诉父亲，意思是要博得他高兴一下。不料，父亲却板起脸孔说：

“当你感到自己错了的时候，应该先向他道歉才对。对于比自己高尚的朋友，而且是军人的儿子，可以举起尺子打他吗？”说着，从我手里夺过尺子，折成两截，丢到墙角落去了。

我的姐姐

24日，星期五

安利柯呵！你因为和可莱谛争吵的事被父亲批评以后，迁怒于我，你这是为什么呢？你能想象我听了是多么痛心吗？

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我整天坐在摇篮前陪伴你，连同学邀我去玩都舍不得去。你生病的时候，我帮助妈妈照料你，每天晚上都起来摸摸你的前额看是不是还发烧。这些你都是不知道的。

安利柯呵！你现在使我悲伤，你不知道万一我家遭到什么变故的时候，姐姐就要代替母亲来照顾你的。将来父母亲去世以后，姐姐就是能给你安慰的最亲近的人了。必要时，姐姐就会为你工作，照料你的生活，给你筹措学费。我永远爱你，当你长大离家到了很远的地方，我虽然不能见到你，但我总是会时刻想念你的，因为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亲骨肉。当你成年时，如果受到什么挫折，孤身一人，你就会想起我，回到我身边来，说：“姐姐，我住在你家里吧！让我们一起回忆那快乐的时光，让我们常常谈起家里的情形，回忆爸爸妈妈在世时幸福的情景。”呵，安利柯！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张开双臂欢迎你的。

安利柯！我以前也曾责备过你，使你不高兴，请你原谅，忘了那些不快的事吧！如果你有什么其他使我难过的事，那又算得什么呢？你永远是我的弟弟，是婴儿时被我抱过的弟弟，我们都深爱着父母，我看着你长大，一直是你忠实的伙伴。你能在这本笔记本上写些温暖的话给我吗？此时此刻，我一点也不恨你，你没有什么使我觉得难堪的。我看你代替生病的“小石匠”抄写每月故事《洛马格那的血》很累睡着了，便花了整晚的功夫替你抄好了，放在你左边抽屉里。给我写些体贴的话吧！我等着呢！吻我的手吧！

——你的姐姐雪尔维

我没有在姐姐手上吻的资格。

——安利柯

洛马格那的血——每月故事

那天晚上，费鲁乔家里格外冷清。经营杂货铺的父亲到城里进货去了，母亲因弟弟患眼疾，也带着他进城看医生去了，他们要到明天才回来。时间已近夜半，日间帮忙的女佣，也在天黑前回家去了。屋里只剩下腿脚瘫痪的

老祖母和 13 岁的费鲁乔。

他的家是个单层小屋，座落在离洛马格那镇约半里的马路边。旁边原来是间客栈，上月失火，都烧空了，没人居住，只剩下客栈的招牌。费鲁乔家屋的后面，是一个小花园，围着篱笆，有篱门出入。屋门就是店门，朝着马路。四周是寂寞的乡村——广阔的田野和桑树林。

已经接近夜半了，天又下雨又刮风。老祖母还没有睡，坐在饭厅里，饭厅和小花园中间隔着一个小过道间，里面摆着旧家具。大约 11 点钟光景，费鲁乔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他在外面已经逛了一整天了，祖母担惊受怕地等他。她经常是这样坐在安乐椅上，一动不动，坐到天亮，因为如果她躺下来，就会咳嗽。

外面风雨打着窗玻璃，费鲁乔身上都是泥水，衣服也撕破了，额上有被石块打的肿包。他今天又和一班伙伴赌小钱，赌输了又跟人家打架，连帽子都掉到河沟里去了。

饭厅里只有一盏小油灯，在墙角落里摇摇闪闪。祖母看见他回来十分狼狈，早已猜出几分，但还是要他供出究竟去做了些什么坏事。

祖母是疼爱着孙儿的，当她明白了他今天的行径以后，沉默了许久，才流着泪说：

“唉！你全不想着可怜的老祖母呢！趁你父母不在家，就使我伤心。你在外边逛了一整天了，真没有良心呵！费鲁乔，当心！你真的走人歧途了。这样下去，只会有悲惨结局的。我见过许多像你这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如果你避开家里，到外面学赌博，学打架，长大了就会变成恶棍的。你现在不好好读书，整天在外面游荡，花钱，打架，甚至扔石块、动刀子，就会从赌棍变成恶棍，将来就会由恶棍变成强盗呢！”

费鲁乔站在不远的壁柜旁低头沉思，刚才打架的气还没有消。他还是长得很好看的，栗色的头发柔顺地覆盖着额角，碧蓝的眼睛一动不动。

“由恶棍变成强盗呢！”祖母嚼泣着说。“费鲁乔，你看那乡里打浪荡的维多·莫佐尼吧，不过是 24 岁，就已经进了两次监牢。他的母亲终于被他气死了，我知道她。他的父亲对他已经绝望，丢下他跑到瑞士去了。你父亲见了他也是不屑和他打招呼的。你想想那个恶汉吧，整天和他的狐群狗党在附近为非作歹，将来还是要进监牢的，他从小我就知道他，他那时也和你现在差不多。你想想，你要把你的父母也气死吧！”

费鲁乔静静地听着。他的心还是好的，并不是像祖母所说的那样。他跟人家打架，不过是由于一时义愤，大胆而不是邪恶。他父亲有时也太宽纵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有个善良的本质，小事情往往不计较，而是让他去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孩子的品质不坏，但很倔强，即使心里知道错了，要他嘴里说“我知道错了，下次不这样了，请原谅”这样的话，也是很难的。有时他心里虽然充满柔和的感情，但他的自尊自傲心却使他不轻易表露出来。

“费鲁乔！”祖母见孙儿低头不说话，继续喃喃地说：“你连一句忏悔的话都不说吗？疾病已经把我折磨到这个样子，你不要再来折磨我吧！我是你父亲的母亲，已经是快死的人了，我曾经怎样地爱过你呵！当你还是几个月大的时候，每天晚上给你唱摇篮曲，有好吃的东西自己总舍不得吃留给你，你知道吗？我常说，这孩子是我的安慰呢！现在你却真的要把我杀了呢！反正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只是你，来日方长。但愿我能看到你成为一个有出息的听话的好孩子，像我以前带你上教堂大祈祷时那样乖，你还记得吗？”

费鲁乔！那时你把采来的野花野草塞满我的手袋。我抱着你回家、你很快就睡了。那时，你很爱我，很听我的话。我现在是个瘫痪了的人，我需要你的关心就像呼吸需要空气一样，一个半死的人，除了你以外还有什么希望呢？”

费鲁乔听了祖母一番呕心沥血的话，正想走上前去，请求祖母的宽恕，忽然听见隔壁小套间朝着花园的门有轻微的响动。不知道是风吹门窗呢，还是什么。

费鲁乔侧着耳朵听，外面是风声夹着雨声，门又响起来了。祖母也听见了。

“那是什么声响？”祖母担心地问。

“大概是雨吧！”费鲁乔喃喃地说。

老人拭着眼泪说。

“那么，费鲁乔！你答应我今后争气，别再让我为你担心呵！”

那声音又响起来了，老人吓得脸色苍白，大声说：“我听不像是雨声呢！你去看看！”

随即又拉着孙儿的手说：“你别去！”

两人屏息听着，耳边只有哗哗的雨声。

隔壁好像有脚步声。祖孙二人心里颤抖了一下，费鲁乔鼓起勇气叫道：

“是谁？”

没有人回答。再叫一声：

“是谁？”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突然，两人恐惧地尖叫了一声。只见两个蒙面贼从小套间窜进来，一个一手抓住他的衣领，一手捂住他的嘴巴，另一个卡住老祖母的脖子。

“别出声！你叫就没有命啦！”一个说。

“不许动！”另一个举起短刀。四个人都不出声，只听得淅淅沥沥的雨声。老祖母喉头咯咯作响，眼珠几乎要爆裂出来。

抓住费鲁乔的那个在他耳旁低声地问：

“你老子的钱放在哪里？”

费鲁乔牙齿上下打战，害怕地说：

“在那边——柜子里。”一边用手指着。

“跟我来！”那人紧紧抓着费鲁乔，到店堂里找到了钱柜。他怕费鲁乔逃走和叫喊，用腿夹住他的脖子，嘴里咬着尖刀，一手擎着油灯，一手从衣袋里拿出一支铁钉去试着开锁。柜子终于被打开了，贼人把柜子一阵乱翻，把钱塞进口袋。好像还不满足，又翻找了一遍。这才卡着费鲁乔的脖子回到厨房里来。另外那个贼人还死死地把老祖母按住，老祖母张开嘴挣扎着。

“钱找到没有？”一个贼低声地问。

“找到了。”同伙回答说。“看后门有人不？”

那个贼跑到花园门口张望了一下，回来压低声音说：“走吧！”

他们把尖刀在祖孙两人眼前晃了一晃说：“莫作声！如果敢喊就割断你们的喉！”

这时，外面传来许多人在马路上唱歌的声音。一个贼人很快把头转向门外去看，就在这一瞬间，那个贼人的面罩掉了下来。

老祖母惊叫一声说：

“是莫佐厄呵！”

“老不死的，去你的吧！”强盗知道他被认出来了，便顿起杀机，跳起

来，举刀扑过去，老人立时被吓倒了。凶手猛力一击。费鲁乔不顾一切，大叫一声扑到祖母身上。强盗抽出短刀逃走，绊倒了桌子，打翻了油灯，满屋漆黑。

费鲁乔慢慢从祖母身上爬下来，跪在地上，两手抱着祖母，把头偎在祖母怀里。

过了好长时间，周围一片黑暗，农民的歌声已经远去。祖母恢复了知觉，牙齿咯咯地打战，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叫了一声“费鲁乔！”

“嗯！奶奶！”费鲁乔答。

老祖母浑身打战，停了一会才说：“那两个强盗走了吧？”

“走了！”

“他们没有把我杀死呢！”老祖母用压抑的声音喃喃地说。“没有，你是平安的。”费鲁乔低声地说。“奶奶，你是平安的。那强盗把钱拿走了，但是，父亲把大部分钱都带走了。”祖母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奶奶！”费鲁乔跪着紧贴着祖母说：“你爱我吗？”

“呵！费鲁乔！我可爱的小孙儿！”祖母爱抚着他的头发。

“你受惊了吧？呵！仁慈的上帝！把灯点亮吧——不！还是不点的好，我还是害怕。”

“奶奶！我常使你伤心吧？”费鲁乔说。

“不！费鲁乔！别再说那样的话了，你的过失我早已不去想它了，我只是爱你。”

“我常常使你伤心，但我是爱着奶奶的，饶恕我的一切吧？”费鲁乔呼吸困难，声音颤抖地说。

“是的，我从心底原谅你了！我再不向你唠唠叨叨了，你多好呀！快起来点上灯吧，让我们拿出勇气来，起来吧！费鲁乔！”

“奶奶！谢谢你的宽恕。”费鲁乔的声音越来越低沉了。“现在——我很快活。奶奶，你不会忘了我吧？”

“呵！费鲁乔！你说什么？”祖母发觉孙儿的声音变了，拼命摇着他，惊叫起来，想看看他的脸。

“记住我！替我亲吻爸爸、妈妈，还有小弟弟。永别了！奶奶！”那声音越来越低沉下去了。

“天哪！你怎么了？”老祖母尖叫起来，她发现费鲁乔的头垂在她膝前，已经无力说话。她拼命大喊：“费鲁乔！我的宝贝！我的天使！快来人呀！”

可是，费鲁乔却再也不会回答了。这小英雄，奶奶的救星，背上被尖刀刺穿，他那圣洁的灵魂已和上帝在一起了。

病床上的“小石匠”

28日，星期二

可怜的“小石匠”病得很厉害，老师叫我们去探问。卡隆约了戴洛西和我，斯带蒂原说要去的，因为老师指定我们写《加富尔伯爵纪念碑记》，他说要实地去看看才动笔，所以就不去了。我们试问那喜欢自吹自擂的诺皮斯去不去，他只淡淡地说了一个“不”字。华梯尼也说他有事不能去，大概是怕灰泥玷污他的衣服吧！

下午4时放学以后，我们就一道去了。天正下着倾盆大雨，走到街上，卡隆忽然站住问：“买些什么东西带去？”一面从衣袋里摸出两枚铜币，我

们也各凑了两枚，买了三个大桔子。

我们走上“小石匠”家的天台屋。戴洛西停下，把胸前的奖牌取下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

“没有什么，我觉得在这样的场合，还是不戴的好。”

我们敲敲门，开门的是那巨人似的泥水匠。他神情优悒，问道：

“你们找谁？”

“我们是安东尼奥的同学，听说他病了，特带了几只桔子来看望他。”

卡隆回答说：

“噢！请进来吧！东尼诺病得不轻，我恐怕他永远不会吃你们的桔子了呢！”泥水匠摇摇头轻声地说，又用手背拭着眼睛。

他让我们进了屋。“小石匠”躺在小铁床上，他的母亲两手遮着脸俯伏在床边。听见我们来了，艰难地回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

床边墙上挂着漆刷、泥刀、灰筛等泥木工具，病人身上盖着他父亲沾满石灰的工作服。他比以前瘦多了，非常苍白，鼻子显得更尖了，短促地呼吸着。唉！东尼诺！我的好朋友！你原来是那样快乐活泼的人，为什么一病就成了这个样子呵！真不忍心见到你，多么希望你病好了再装一次免脸给我看看哪！卡隆把桔子放在他枕边，桔子的香气使他睁开眼睛看了一下，然后就凝望着卡隆。

“是我呢！卡隆！你还认得我吗？”卡隆俯身说。病人向我们无力地微笑，伸出瘦削如柴的手。卡隆用两手去握，拿起来贴在自己脸上。

“要勇敢！‘小石匠’！你会好起来的。你病好了就请老师让你和我坐在一起，好吗？”

“小石匠”没有回答。他的母亲便号哭起来：

“呵！我可怜的东尼诺呀！我的好宝贝呀！上帝要把你从我们身边召回去了呀！”

“别胡说！”父亲大声他说。“已经看过医生了，你就让他安静安静好吗？你再吵，就别怪我不讲理啦！”说完，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请回去吧！谢谢你们！请回去跟老师说说吧！”

“小石匠”闭上眼睛，看上去好像死了一样。

“有什么要我们帮助的吗？”卡隆问。

“没有什么，谢谢你们的关心。”父亲说着就开了门让我们出去，我们下楼到楼梯中间的时候，忽然听见上面泥水匠在叫：“卡隆！卡隆！”

我们又急忙跑上去。他在门口等候着，兴奋地说：

“卡隆！东尼诺叫唤你的名字呢！已经两天不能说话了，现在忽然叫起你的名字来，想和你说话哩！快进来！上帝呀！这孩子会好起来吧！”

“我暂时留下来，你们先回去吧！”卡隆跟着石匠进屋去了。戴洛西眼里充满泪花。

“你为‘小石匠’哭吗？他会说话了，会好起来的！”我说。

“我也是这样想呢。但刚才我想的并不是这个，我在想，卡隆多么好，有一个多么高尚的灵魂呵！”

加富尔伯爵

29日，星期三

你们要作《加富尔伯爵纪念碑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恐怕你还不大知道吧？你现在所知的也许只是多年前他做彼德蒙特总理大臣时候的事吧？他派遣彼德蒙特军队到克里米亚，取得查那尼亚战役的胜利，使在诺瓦拉败于敌人手下的我国军队再次获得光荣。他指挥 15 万法国军队冲下阿尔卑斯山，把奥地利军队赶出隆巴尔第。在我国革命的危急时刻，他治理意大利，提出使意大利重新统一的神圣计划。他有远大的理想、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惊人的勤奋。

将军们在战场上遭到危险不足为奇，而他却是身在帷幄之中而比战场上更加危险，因为他所领导建设的伟大事业，就像建筑在火山上的房屋那样，随时都可能被震坏而倒塌。他日夜殚精竭虑地苦斗，使得他过早地衰老，心力衰竭。可是，就是他发着高热的时候，他还想着要去完成某项任务，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到他临终的时候还这样说：

“真奇怪！我竟看不清文字了！”

当医生为他放血，他的体温继续升高的时候，他还迫切他说：

“快给我治疗，给我力气，我要处理重大事情。可是，我的心已经乱了。”

当他病危的消息传出时，全国人民为之震惊，国王亲临省视。他难过地对国王说：

“我有许多话要向您陈诉，许多事情要和您商讨呢！陛下！可惜我病了，不能多说了。”

他因发着高热而亢奋，一直索怀着国家，索怀着新合并起来的各省，索怀着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直到弥留之际，还断断续续地呼喊：

“教育儿童！教育青年！用自由精神治国！”

殊不知死神已张开黑翼在他头上飞翔了。他又用火一样热情的语言，为向来和他不睦的加里波第将军祈祷。嘴里念念不忘尚未得到自由的威尼斯、罗马等地区。他对意大利和欧洲的未来，抱着远大的理想。他总是担心着外敌来侵，还向随侍在侧的幕僚询问指挥官和军队的防地。他到临终还这样替人民操心呢！他对于自己的死，并不觉得什么，而要撇下正在等待着他治理的国家，要撇下他多年来为之付出心血建成的事业，却使他感到莫大的悲哀。

他临死之时喉咙里还发出战斗的呼声。他的死和他的生是同样伟大的。

你想想吧！安利柯！我们肩负的责任有多重呵！在他以改造世界为已任的艰苦的劳动，无穷的忧患和痛苦面前，我们的悲哀，我们面对的困难甚至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要忘记，当你走过他那大理石像前的时候，应该从心底里欢呼他的光荣。

——父亲

加富尔伯爵（1810—1861），彼德蒙特政治家，辅佐萨伏王朝统一意大利的主要人物，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1861）。

4月

春天

1日，星期六

今天是4月1日，好一个美丽的早晨呀！像现在这样的好天气，一年中只有二三个月。我很高兴，因为可莱谛说，后天他要随父亲去迎接国王，叫我同去，他父亲是和国王相识的哩！还有，母亲同意领我去参观幼儿园，我也十分高兴。而且，“小石匠”的病已经好多了。再有，昨天傍晚病愈回校的老师经过我家门口，听他和父亲说：“他功课很好！他功课很好！”

今天是个晴爽温暖的春晨，从教室窗口可以望见碧蓝的天空，花园里的树木都萌发了嫩芽，人家阳台上，窗口上的花盆里已经泛绿。一向没有笑容的老师，也似乎受到春天的鼓舞，额上的皱纹看来也少了几丝，解释问题的时候，还顺带讲了一些风趣的话呢！

老师讲课的时候，开着的窗子外面吹来花园里新鲜的空气和泥土、树叶的芳香，引起他回忆起乡间漫游的情景来了。

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们也听见邻街铁匠打铁的叮 声，对面屋里一个母亲唱着的催眠曲，远处兵营里的军号声，大家显然都很高兴。忽然，一阵风吹来，铁匠打得更响亮，催眠的歌声更清晰。老师停下来侧着耳朵听，眼望着窗外慢慢地说：

“春天来了，天朗气清。年轻的母亲在唱歌，勤劳的工人在劳动，孩子们在学习——好一幅美丽的图画呵！”

下了课，我们跑到屋外，愉快地享受着春天，我们排着队，一边整齐地踏步走，一边唱歌，好像有四天假期的春游就要到来那样高兴。帽上插着红羽毛的女老师排在她的学生后面，边走边唱，好像她也变成了小孩子一样。来学校接学生的家长们都互相问候谈话，克洛西妈妈的菜篮子里有许多紫罗兰，散发出芬芳，将明媚的春光渲染得更加浓郁了。

妈妈来接我，我无比高兴地跑上去拥抱她，说：

“妈妈，我今天特别高兴，这是为什么呢？”

妈妈微笑着说：“这是因为在这样美好的春天里，你有一种宽松无愧的心情呵！”

温培尔托国王

3日，星期一

上午10点钟，父亲在窗口看见木柴店父子俩已在广场上等我，便回头对我说：

“安利柯！他们在等候你了，快去迎接国王吧！”

我赶忙跑出去。看见老可莱谛穿着旧军服，胸前挂着勇士勋章，旁边挂着两个纪念勋章，两撇小胡子梳得很整齐，两端尖尖翘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父子俩像今天这样神采飞扬，而且他们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似。

国王定于10点半到达。我们一起向车站走去，可莱谛的父亲一边吸着烟斗，一边擦着他的双手说：

“我从1866年的战争以后，就一直没有见过陛下了，已经15年半啦！头三年，他在法国，后来在蒙多维，又回到意大利来。我运气不好，他每次到本市来，我都不在家，连这么一点运气都没有！”

他是用战友的称谓“温培尔托”来称呼国王的。他说：

“当时，温培尔托指挥着第十六师，只有20多岁。他总是这样骑着马。”说着，装出一副将军勒马雄视四方的样子。

“15年了呢！”柴店主人大步往前走，热情地说。“我真想再见见他。我离开的时候，他是亲王，现在他可是国王了。可是，我也变了，从军人变成卖柴的了。”说着，自己笑了起来。

“国王见了你，还认识你吗？”可莱谛问。

“你疯啦！这完全是不同的两码事。他仅是一个人，而我们却像一群蚂蚁一样。他不可能每个人都见到呵！”

我们转到伊曼纽尔大道，许多人都朝着车站走。一队阿尔卑斯山岳兵连队吹着喇叭过去了，一队武装骑警也过去了。天气晴好，太阳高照。

老可莱谛继续兴高采烈地说：

“又要见到我们的将军了，真令人高兴呀！时光过得那样快，我也老了。记得那年6月24日，就像昨天一样。我们背着背包，挎着枪向战场进发。远方大炮在隆隆地响，温培尔托率领将校幕僚骑着马走过。大家都望着他齐声祝福说：‘愿上帝保佑殿下！’我做梦也想不到和他离得那么近，只不过是三四步罢了，前面有奥地利的枪骑兵呢！那天天气很好，天空一平如镜，但是，太阳很热……车站到了，让我看怎样进去吧！”

我们到了车站广场，那里早已站满了欢迎的人群、马车队、警察，枪骑兵，还有打着旗帜的社团群众。军乐队奏着欢迎曲，来欢迎的市府官员的马车停在广场一侧。老可莱谛领着我们试图进入前廊，但人太多走不过去。但他在前面用肘弯拨开人丛开路，向有警察守卫着的前廊门柱走去。

“跟我来！”他拉着我们走上去，靠墙站着。一个警长走过来扬扬手说：

“不准站在这里！”

“我是属于第四十九联队第四大队的。”老军人指着胸前的勋章给警长看。

警长看了一下勋章说：

“哦！请便吧！”

老可莱谛洋洋得意地说：

“你们看我说的！第四十九联队第四大队这个词有着神奇的力量哩！我是他骑兵营的战士，难道我没有权利沾点光看看我的将军吗？那时我和他离得很近，今天走近一点不也是应该的吗？他是我们的统帅，亲自指挥过我们！”

这时，候车室内外都有许多官员和绅士在等候着。门前停着一辆辆华丽的马车，穿着红马甲的车夫在车前守候。

可莱谛问他父亲，温培尔托亲王在打仗时是否佩剑？他父亲说：

“当然啰！剑是时刻不离手的。敌人的刀枪要刺他或其他人，要用剑去拨开的哩！呵！打起仗来枪弹像天神发怒似的在联队中间横扫，大炮像飓风一样在开花，任何东西碰上它都要被炸得稀巴烂。什么阿历山大刀骑兵呵，什么福奇阿枪骑兵呵；步兵呵，狙击兵呵，都乱作一团，什么都看不清，我听见有人大叫‘殿下！殿下！’原来是敌人从下面包围过来了。我们一齐开枪，烟尘笼罩四野。稍停，烟尘散了，只见敌人那边横七竖八地躺着死伤的人和马。我回头一看，温培尔托骑着马，就在我们中间，平静地视察战况，他用命令的口吻高声问道：‘我们的战士有受伤的吧？’我们高喊‘万岁！’

万岁！’天哪！那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呵！——好！火车到了！”

军乐队高奏欢迎曲。候车室的官员和绅士都向前拥。人们翘首以待。一个警察说：

“要等一会才下车，现在有人上车晋谒陛下呢。”

老可莱谛一点也不着急，继续说：

“呵！回想起来真是如在眼前。不用说，在各地发生霍乱。地震等大灾时，他也是这样镇定的，经常在我意识中显现的也是这样平静的脸容。我相信，他现在做了国王，总不会忘记他的第四十九联队的。如果他把旧时的部下召集起来，围坐在桌子边，大家谈谈当年的情况，那该多么痛快呵！他现在有将军、大臣、大绅士们陪侍着，那时只有我们这些穷当兵的跟着他呢！我想和他谈谈，谈几句话也好。呵！22岁的将军，我们用枪和生命保卫过的亲王！我们的温培尔托！阔别15年了！——你们听，那当年的军乐声把我的血都沸腾起来了！”

欢呼声像潮水一样从四方涌起，无数的帽子和旗帜在飞舞。四个穿黑色燕尾服的绅士走进最前头的马车。

“就是他！”老可莱谛指着前面说。他神迷心醉地站在那里，然后低声他说。

“头发白了！这是必然的！”

人们都摘下帽子向国王欢呼致敬。马车经过人群缓慢前驶。那老可莱谛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似乎变得高大、庄严，脸色苍白、直挺挺地目不转睛地望着国王。

马车驶过来了，到了只有几步的距离了。

“万岁！”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在一阵欢呼之后，老可莱谛高喊：

“万岁！”

国王原已向着别处，这时回过头来望了他一下，又注视着他胸前的三枚勋章。老兵忘情地大声报告：

“第四十九联队第四大队！”

国王直视着他，从马车里伸出手来。他飞跑过去，紧紧握了一下。马车驶过去了，人群拥挤过来，把我们三人冲散了，一时不见了老可莱谛。可是，一会儿他又从人丛里钻了出来，喘着气，眼里泛着泪光。他扬起手大声喊他的儿子，儿子跑到他身边去。

“快！趁我的手还热！”说着，就把右手按着儿子的头。“是国王给你的爱抚呢！”

他像做了一场梦似地目送着已经远去的马车行列，微笑着，手里拿着烟斗。人们都惊奇地望着他。有人说：“他曾是四十一九联队四大队的。”“他是一个兵，认得国王的。”“国王也还认识他呢！”“国王向他伸出手来了！”“他向国王提交申诉书了吧？”有一个人高声他说。

“不！”老可莱谛突然回过头来说。“我用不着提什么申诉。如果国王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我这里倒有些东西可以贡献给他。”

众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

“那就是我的鲜血！”他简单他说。

昨天早饭后，母亲因要向幼儿园联系普莱可西的小妹妹入园的事，也领我去参观。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真有趣。全园约有婴孩 200 人，都是很小的男女婴孩，和他们一比，一年级学生也是大人了。

我们到达的时候，孩子们正排成两列走进饭厅。饭厅里有两排长餐桌，上面有许多小圆孔，每个孔里放着盛了米饭和豆子的小碗，旁边放着小匙。他们进去以后，有的认不清自己的座位，走到一个位置上就坐下来，用匙子取食。老师走过来说“再往前走”，他走了四五步又坐下来吃一匙。老师们忙来忙去，好容易使他们规规矩矩地坐下了，就开始祈祷。大家合掌，眼望着屋顶，而心里却想着食物。念完祈祷，大家就忙着吃起来了。多有趣呀！有左右手拿匙于轮着吃的，有一粒一粒拣着豆子放进口袋去的，有把豆子用小围裙包着捏碎了吃的。有的不吃，看苍蝇飞舞；有的忽然咳嗽，把嘴里的食物喷了一桌子。看他们吃东西的样子，好像鸡场里的小鸡争食一样，很是好看。婴孩们坐成两排，用红的绿的蓝的丝带束着发，非常可爱。

一位老师问坐在一排的八个婴孩：“稻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她们一齐张大嘴巴，像合唱那样齐声回答说：“是从水田里长出来的。”然后老师发出一个口令：“举手！”这些几个月前还穿着婴孩服的娃娃，同时举起小小的手摇动着，好像一群粉色的蝴蝶。

吃完饭以后就出去玩耍。他们先去把挂在墙上的放着午餐的小篮子拿出来，跑到园子里便四处散开，各人拿出篮子里的干粮——面包、葡萄干、小块奶酪，熟鸡蛋、小苹果、鸡翅膀或一把煮豌豆。不一会儿，到处都撒满了面包屑，好像在喂小鸟一样。他们每个人的食相也很有趣，有的像兔子在慢慢咀嚼，有的像猫儿在舔着。有一个小孩抱着一块黑面包，把山楂酱涂在上面。有个小孩把奶酪用手搓碎，涂在衣袖上。

他们有些人嘴里含着苹果和面包来回追逐。有几个小朋友用小竹签挖熟鸡蛋，好像挖什么宝贝似的，挖了又把碎粒倒在地上，再一粒粒地捡起来。当有谁带来什么新奇的食物，就有许多人围着看；如果有人带来一袋糖，就会有 20 个小孩要求蘸一点到他们手里的面包上去。

这时，母亲到园子里摸摸这个，摸摸那个。有的退缩，有的躲到她背后，有的仰起头要求亲一下，有的张开小嘴巴像小鸟要食物那样。有一个把咬过的桔子送给母亲，有的送来一块面包皮，一个小女孩送来一片树叶，又一个很严肃地伸出食指要母亲看，原来指头上有一个小小的水泡，说是昨晚被蜡烛油烫的。还有个小孩高兴地拿了一只小昆虫出来，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捉来的。还有的送来半块软木塞、一颗衬衫纽扣和一朵花。有一个头上缚着绷带的小孩，向母亲叽叽咕咕说了一个头尾颠倒的故事，一句话也听不懂。还有一个女孩要母亲俯下身来，附在她耳边小声他说，她的父亲是个做毛刷的。

如果老师稍为照顾不到，孩子们就要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有因解不开手中的结而哭的，有两个因为争吃半块苹果而尖叫着扭打起来，有一个因小椅子翻倒爬不起来而哭个不停。老师们跑来跑去照料着。

我们离开的时候，母亲抱了站在身边的几个孩子。于是，许多孩子都走过来要抱。他们的小脸蛋上还沾着蛋黄或果汁。有的拉着母亲的手要看看手上的戒指，有的拉着手上的表链，有的还拉着母亲的头发。

“小心！她们要把你的衣服撕破的！”老师对母亲说。

母亲却不顾自己，仍然抱着吻着他们。有些靠近的还想沿着母亲的手臂爬到她身上去，远一点的则拼命挤进来，一边喊着：“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母亲终于像脱逃一样离开了。孩子们追到栏杆旁，纷纷伸出小手要把面包、苹果、奶酪送给母亲，一面叫道：

“再见！再见！明天再来！”

母亲又回头一一握她们玫瑰花环一样的小手。走到街上，才发现满身都是面包屑和污迹，衣服也弄皱了。她手里握着孩子们赠送的花，眼里闪着泪光，高兴得好像过节似的。我们走出大门，还听见孩子们像小鸟一样在叫着：

“再见！夫人！再见！”

体操

5日，星期三

连日都是好天气，我们不再在室内上体操课，而是到运动场去做器械操了。

昨天，耐利的母亲来到校长室，想请求免除耐利的器械操。她还是穿着黑色外套。她抚着儿子的头发，好像很难为情他说：

“恐怕这孩子做不了吧？”

但是，耐利却执意要参加，似乎不参加是有损体面的事。他涨红着脸说：

“妈妈！你看我好啦！我和其他人一样能做的！”

母亲默然看着儿子，委婉他说：

“恐怕别人……”说到这里就迟疑着不说下去了。大概是要说“恐怕别人会嘲笑你”。耐利说：

“他们不会对我怎样的，我和卡隆在一起呢！谁都不敢取笑我的。”

耐利终于被同意参加器械操了。

今天，那个脖子上有刀痕、曾在加里波第将军率领下打过仗的体育老师领我们到了那高高的立柱旁。课目是每人轮着爬到顶上，并在柱顶平台上直立。戴洛西和可莱谛都猴子一样地爬上去了，普莱可西虽然穿着他爸爸齐膝的大衫有点碍事，却也在大家的嘻笑声中轻快地爬上去了。他一面爬，大家还一面说他的口头禅“对不起，对不起”呢！斯带蒂爬的时候，鼓着气，脸孔红得像火鸡，咬紧牙根像狂犬，拼了命似的攀了上去；诺皮斯也上去了，他站在平台上摆出一副帝王的神气：华梯尼虽然穿着簇新的蓝条纹运动服，好像真有两下子似的，却……滑落两次才上去。

为使攀登容易些，大家手脚上都擦了一点松香粉，而预先准备好松香粉来卖钱的，就是那“商人”卡洛斐。每小袋一枚铜币，当然赚了一笔钱！

轮到卡隆了，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他嘴里嚼着面包，几步就上去了。我想，即使他背上一个人也能上去的，他真像小牛一样有劲呢！

卡隆后面就轮到耐利了。当他驼着背，用他瘦弱的手臂去抱铁柱时，站在上面的某些人却哼哼地暗笑，有的还唱起来。卡隆把粗壮的手臂抱在胸前，盯着那些捂嘴偷笑的人，摆出“谁敢笑，就跟他较量较量，即使老师在场也不怕”的架势。那些人才不敢再笑。耐利开始攀登了。可怜的小家伙脸色发紫，呼吸急促，汗珠在额上流淌。老师在下面叫他：“下来吧！”可是，他毫不退缩，拼命坚持。我很替他担心，怕他掉下来，摔个半死。呵！可怜的耐利！如果我也像他一样，若被母亲看见，将怎样难过呵！想到这里，恨不得跑上前去助他一臂之力，把他推上去。

“上！上！耐利！用力上！勇敢！”卡隆。戴洛西和可莱谛在上面给耐利加油。此时，耐利气喘吁吁，到了离平台不到二尺的距离了。

“好！加油！只有一步了！”大家叫着。只见耐利歇了一口气，猛力一攀，抓住了平台。大家都鼓掌叫好，老师说：“好！上去了！下来吧！”

可是，耐利要像大家那样攀到顶上去。经过一番努力，他的臂弯上了平台，然后是双膝和脚，他在平台上站起来了。他喘息着，微笑地看着同学们。

我们又拍起手来。耐利站着向街道那边张望，只见他的母亲正站在花园铁栏杆外，低着头不敢望她的儿子哩！耐利下来了。我们又大声喝彩。他涨红了脸，眼里闪着胜利的光辉，似乎不像以前的耐利了。

放学的时候，他母亲来接。她担心地抱着儿子说：“可怜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齐声回答说：

“他很好！和我们一样地爬上去了。耐利很勇敢，他是有活力的，他真的和我们一样哩！”

他母亲掩饰不住心里的高兴，想向大家说些什么感谢的话，又说不出，只和大家握握手，又抚摸一下卡隆。我们目送她领着儿子，大步走着，母子俩打着手势，愉快他说着话，回家去了。

父亲的老师

11日，星期二

昨天我和父亲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

前前天晚餐桌上，父亲在看报纸，忽然吃惊他说：

“我小学一年级的克洛西谛老师还活着呢！今年84岁了，做了60年教师。报上说，教育部授给他‘从教60年奖章’哩！60年，你懂吗？他前两年才退休。我以为他早在20年前就死了呢！呵！可怜的克洛西谛老师！他现在住在康多夫，一小时火车就到了。我们明天去看望他老人家吧！”

那天晚上，父亲尽讲着和那位老师有关的事，由这位老师的名字回忆起小时候的许多事，早期的同学，死去的祖母。父亲说：

“克洛西谛老师教我们班的时候；才40来岁。我还能想得出他的模样。他身材不高，背有点弯，眼睛有神，胡子经常修得很干净。他对我们要求很严，但讲究方式方法。他像父亲那样爱护我们，谁有了过失，只要不是故意犯的，他都能宽恕。他出身农家，是从穷困中努力学习出来的，是个好人。你们祖父母和他很熟悉，像老朋友一样。他现在回到康多夫来养老了，即使见了面，恐怕也不认得我了。44年过去了！安利柯！我们明天去吧！”

昨天，我们坐上9点钟的火车。原想邀卡隆一块去，他因母亲有病，不能去了。这是一个美丽的春日，火车驶过一片新绿的田野，树篱间红花千百，空气芳香，令人心旷神怡。父亲抚着我的肩，望着窗外愉快地回忆说：

“除了我的父母以外，克洛西谛老师是最初爱我、教育我：向善的人了。老师对我的教导我永远不会忘记，而他对我进行尖锐的批评，我为此不大服气地回家的情景也还记得。他的双手又大又瘦，每天准时来到教室，用同样的姿势把手杖放好，大衣挂好。他每大的情绪都很好，做事谨慎小心，意志坚定，全神贯注。我现在耳朵里还响着他的声音：‘勃谛尼，要用食指、中指和姆指这样地握紧笔杆呵！’已经44年啦，老师的模样不知道变成怎样了呵！”

康多夫车站很快就到了。我们按地址打听老师的住所，一问，许多人都知道。

我们走出街区，转入一条两旁围着开花树篱的小路。父亲默默地走着，

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有时微笑着摇摇头。

突然，父亲停来说：“那就是他，我断定是他！”

从小路上面下来一个戴草帽的白须老人，拄着手杖，拖着两脚走路，两手颤抖着。

“果然是他！”父亲重复说，急急迎上前去，到老人跟着站住，老人也站住打量着来客。他脸色红润，眼睛闪闪有光。父亲摘下帽子说：

“您就是文生佐·克洛西谛老师吗？”

“我就是！”声音宏亮而略有颤抖。

父亲握着老师的手说：

“那么，请允许您以前的学生握您的手并向您问好！我是特意从都灵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老人出乎意料地注视着来客说。

“谢谢有心！你是我什么时候的学生？对不起，你的名字是——”

父亲把艾伯托·勃谛尼的姓名和曾在孔索泰拉广场上学的时间说了。又说：“难怪老师想不起来，但我是记得老师的。”

老人低头默想了一会，又把父亲的姓名反复念了几遍。我父亲站在旁边，微笑地望着他。忽然，老人抬起头来，张大眼睛笑着，慢慢他说：

“艾伯托·勃谛尼，对了，是勃谛尼工程师的儿子。”

“正是！正是！”父亲回答说。

“那么，”老人说，“请允许，尊贵的勃谛尼君，请允许我。”他走前一步拥抱我父亲，他的白头靠着我父亲的肩膀，父亲的下巴抵着老人的额。

“非常感谢你来看我！”他随即转身，领我们到他家去。

老师领着我们走到一所带有花园的两扇门的小屋前，其中一扇门前围着一片白粉断墙。老师开了第二扇门，招呼我们进屋。屋里四面白粉墙，一角摆着一张帆布床，铺着蓝白格子床单。另一角是书桌和书架，四张椅子。粉墙上挂着一幅旧地图，室内充满苹果香味。

我们三人坐下，沉默了一会。

“勃谛尼君！”老师注视着棋盘式的地砖上的日影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你一年级的時候，是坐在窗口左侧位置上的。让我想想看，我还记得你是卷发的”。他又回想了一会说，“你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你有一个贤惠善良的母亲。我记得你上二年级的时候，患过一次喉炎，是吧？病后回到学校来，很瘦，是裹着大围巾来的。40多年了，你还没有忘记我，真难得！前些年还有不少旧时学生来，他们有的当了团长，有的当了神父，还有些做了绅士。”

老师问了父亲的职业和家庭状况，又说：

“你来访我，很难得，近来访我的人少了，恐怕你是最后一个来这里的了，尊贵的勃谛尼君！”

“哪里！哪里！您很好，精神还很健旺，不要说这样的话。”

“呵！不！你看见了吗！我的手总是这样颤抖。”他伸出手来，“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三年前就患上了这毛病，当时我还在学校教书，没有注意，以为它自然会好起来的。谁知竟渐渐严重起来，终于连字都不能写了。有一天，突然手一震，墨水洒脏了学生的笔记簿，我真是钻心似的难过。但我还勉强支持了一段时间，就再无力支持下去了。就在我从教60年的时候，不得不和学校、学生以及我的工作告别了。你知道，那真难受呀！我讲完最后一

课，同学们送我回家，又为我做了许多事。但，我是悲哀的。我知道我的生命快要结束了。两年前，我的老伴撒手归天。不久，唯一的儿子又死了。现在，我身边只有两个孙儿务农，靠政府每年发的几百里拉养老金过日子，什么事都不能做。白天盼着天黑，晚上又盼着天亮。我现在能做的只有读些以前读过的书，或翻看以前学生所写的笔记，就在这书架上，这是我过去几十年教书生涯的纪念。除了这些以外，我没有其他东西了。”

说到这里，老师忽然眼睛一亮，站起来愉快他说：

“有一件东西你看了真要觉得意外呢！”说着，把书桌下面的抽屉拉出，里面有一些旧纸扎，每扎都用绳子捆着，写着日期年份。他抽出其中一扎，翻出几张变黄的纸交给父亲，原来，是父亲当年的一份课堂练习，上端记着“听写，艾伯特·勃谛尼，1838年4月3日”，下面就是父亲笔划幼稚的草书。父亲微笑地看着，眼里浮起泪光，拿来给我看。

“这份练习是母亲给我改错的，当时发回来让家长写评语。下面这一行字就是你祖母仿着我的笔迹替我完成的，因为那天晚上我实在疲倦得写不下去了！”父亲边说边在纸上吻着。

老师又拿出另一扎纸来。

“你看，这是我保存下来的另一项纪念品。每学年，我把学生的作业拿出一份，按照日期顺序保存起来。有时打开看看，一幕幕的往事就浮现在眼前，好像重新回到过去的日子里了。我闭上眼睛，一个个熟识的面孔在我面前闪过，现在也许不少人已经谢世了呢！其中表现得特别好和特别坏的我都记得。那些表现好的，留给我很大的欣慰，那些表现不好的，也给我留下一时的遗憾。在那么多人当中，有几条蛇是不足为怪的。不过现在追忆起来，就好像另一个世界的事，无论好坏，对我来说，都同样可爱。”

他重新坐下，握着我的手。

“老师！您还记得我那时的恶作剧吗？”父亲笑着说。

“你吗？”老人也笑了，“没有，一时想不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调皮过。但，你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孩子，按你的年龄来说，也算是比较纯静的一个，我记得你母亲非常爱你。感谢你盛情厚意来看我，你怎么能离开你的工作来看我这个可怜的老师呀！”

“克洛西谛老师！”父亲愉快他说，“我还记得母亲第一次送我上学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和我长达两小时的分别，让我独自离家，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我进入学校就像进入另一个世界——似乎是痛苦而又不可避免的分离的开始。第一次将母亲和儿子分开，好像永远不会完整地归还给她似的，母亲比我更难过。我颤声向她告别。她走出大门，我又一次噙着眼泪，透过大门玻璃向她挥手。这时，老师，您来领我回教室去，并用另一只手抚着心口，好像在说：‘信任我吧！夫人！’就是这手势，这眼光，我知道您完全了解我们母子间这时的心情。这种手势就是一种崇高的许诺，它意味着保护、慈爱和恩惠。那时，老师的形象便永远刻印在我心里。就是这个印象，使我特地从都灵来见您，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向您说一句：‘亲爱的老师，谢谢您！’”

老师暂不作答，用手抚弄着我的头发。他的手有点震颤。由头发到前额，又由前额抚到肩膀上。

这时，父亲注意到老师简朴的居室，有点破旧的床，窗台上放着一点面包、一小瓶食油。他的眼神好像在说：“可怜的老师！您从事教育60年，就只有这一点报酬吗？”

老人对此却是满意的。他开始更多地谈到我的家庭，昔日的同事和学生，但有些则记不清了。他们互相通报了一些人的消息。

不觉已到了晌午，父亲请他一起到街上去午餐，老师不想去，反复说谢谢。父亲拉着他坚请，他才说：

“我的手这样颤抖，对谁都是一件苦事！”

“老师，我会帮助您的。”他听父亲说了，才摇摇头，微笑着站起来。

“今天是个好天气。”老师把篱门关好说。“好天气。尊贵的勃谛尼君，我相信你一定比我长寿！”

父亲搀着老师，老师拉着我，一起走下斜坡。路上遇见两个牧牛的赤脚少女和一个挑着稻草的男孩。老师说，那是附近学校三年级的学生。他们上午把牲口赶到牧场，然后赤脚下田耕作，下午又穿着鞋子去上学，时近中午，再没有遇到什么人了。

不几分钟，我们到了一间饭店，在一张大餐桌边坐下。老师坐在我们中间，开始午餐。饭店清静得好像女修道院。老师很高兴。他的兴奋加剧了他的颤抖症，吃东西很困难。父亲替他切肉，切面包，加佐料到他的碟子里。为了喝汤，他只好把汤倒在杯子里捧着喝，杯子碰到他的牙齿。老人很健谈，谈他以前读过什么书呀，现在的教育情况呀，近年来的政治制度呀，上级对他的表扬呀，总是说不完。他脸色比刚才更红，显得平静从容，兴致很好，笑起来还像个年青人。

父亲用好像有时在家里看我的表情端详着他，又偏过脸去自己想着，微笑着。

老师不小心把酒洒在了衣服上，父亲用餐巾替他拭干，又给他斟上。老师微笑着说：“对不起！对不起！”又说了几个拉丁字。然后，颤抖着举杯祝酒：

“为了你和全家的健康、为了对你父母的纪念，干杯！”

“老师！我也祝您身体健康！”父亲也举杯向老师祝酒。饭店主人和侍者站在一旁微笑着，看他们乡里的老师受到这样的礼遇而感动。

餐后已经是两点钟了，老师要送我们去车站。父亲还是搀着他，他拉着我，我替他拿手杖。街上不少人都停下来看我们，并和老师打招呼。我们走过一扇开着的窗子，从窗口传出许多小孩念书和拼音的声音。老师停下来，黯然说：

“我敬爱的勃谛尼君，每听到小学生的读书声，想起我不能再回到学校教书，而是别人在那里了，就使我痛苦。这音乐我听了60年，已经迷上它了。现在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家庭，也没有了儿子。”

“不！老师！”父亲对他说，重新往前走。“您有许多儿子，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也像我一样经常怀念着您呢！”

“不！不！我再也没有学校，也没有儿子，而没有儿子我是活不长的，我的末日就要到来了。”

“请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您已经做了许多好事，把一生都贡献给高尚的事业了。”

我们进入车站，火车已停在站上了。老师和父亲拥抱，和我握手道别。

“再见！老师！”父亲在老人双颊上亲吻。

“再见！谢谢！再见！”老师双手握着父亲的手，把它贴到他的胸前。

我去吻老人的面颊时，他的脸孔被泪水打湿了。父亲推我上了车厢，迅

速地把老师的手杖拿过来，把自己镶着银头、刻着姓名的华贵手杖给了老师，说：

“请把这当作我的纪念吧！”

老人正想推辞不受，父亲却转身上车，关上车门了。

“再见！慈爱的老师！”

“再见！我的孩子！”老师回应说。这时列车已经开动。

“你们给了我这个穷老头很大的安慰，愿上帝保佑你！”

“我们以后见！”父亲充满激情他说。

老师用颤抖的手指着天空说：

“在那上面！”

一会儿，老师高举着手的身影也消失了。

痊愈

20日，星期四

和父亲到康多夫去作了愉快的旅行回来以后，我竟患了重病。在十来天中，竟病得昏天黑地，到了生命的危险边缘，我只听见母亲的哭泣，看见父亲脸色苍白，一心一意看着我，姐姐和弟弟不敢大声说话，戴眼镜的医生时刻不离，好像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完全不记得。说真的，我病得快要离开人世了。呵！我可怜的妈妈！至少有三四天我什么都不记得，好像坠在黑暗而混乱的恶梦中。

我好像看见二年级时的女老师来看望我，她怕搅扰我，用手帕掩着咳嗽；我模模糊糊记得级任老师俯身吻我的额，他的胡子触着我，觉得刺痛；克洛西的红发，戴洛西的金发，格拉勃利亚小朋友的黑色衣服，都好像在雾中飘过；卡隆带给我一个带叶的桔子，他因母亲生病，站了一刻就回去了。

现在我从一个很长的梦中醒来了，知道我已痊愈。我看见父母的微笑，听见雪尔维姐姐的轻声歌唱。呵！真是一场令人悲伤的梦！

从此以后，每天都有好转。“小石匠”来扮了兔脸给我看，使我第一次笑起来了。他自从生病以后，脸孔长了一些，兔脸扮得更像了，可怜的小家伙！卡洛斐来时，把他正在发行的有五种功能的小刀彩票，送给我两张，那小刀是他从贝尔托拉路旧货市场买来的。昨天，我正睡着，可莱谛和普莱可西来了。

听说，普莱可西才从铁工场出来，脸上的煤灰还没有洗去。他把脸往我手上碰了一下，没有弄醒我，在我袖子上印上一点黑，表示他过来了。我醒来看了，非常高兴。

不过是几天罢了！窗外的树木又绿了许多。父亲扶我到窗前凭窗望去，小朋友们都背着书包上学去，真令人羡慕！我也想很快回到学校去，去看我所有的同学，我的花园，我的街道，去打听我生病期间发生的新鲜事情。我还要清理和补习久违了的课本和作业。

可怜的母亲瘦了，苍白了好多。父亲也显得很疲劳。我又想到在病中，那么多亲切的同学轻手轻脚来看我吻我，真使我伤感。也许终有一天，我们就要分离的。也许，我和戴洛西等人是可以继续升学的。但其他同学呢？读完五年级就会各奔西东，永不见面了吧？卡隆，普莱可西，可莱谛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都不能长久！

和劳动人民交朋友

20日，星期四

安利柯！为什么“不能长久”呢？这主要看你自己的了。你们念完五年级上中学，有些人则去当工人。在中学的几年中，你们或许都在同一个城市，为什么不能经常相见呢？即使你将来上了大学，也可以去访问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商店或工厂和昔日的老同学见面，岂不是更令人愉快的事吗？

可莱谛和普莱可西将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你都可以去访问他们，可以在他们公司里聚会几小时。当你研究生活和这个世界时，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知识，那些知识不是老师能教会的，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体会得来的。要注意，如果你不主动和他们来往，你就很难从另外的人那里得到像他们那样纯真的友谊了。如果你只和跟你的地位差不多的人来往，你就只能生活在狭窄的天地里，那就像学生一年到头只读一本书一样。

所以，从现在起，你要下定决心和这些朋友保持联系，即使你们不在一个城市。要培养这种感情，因为他们是工人的儿子。社会就像一支军队那样，上层人士好像是将领，劳动阶层就好像是劳苦的兵士。兵士并不比将领贱，人的贵贱在于他对本职工作的责任感和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不在于他从社会拿到工资的多少；在于他的献身精神，而不在于他的身分。正因为兵士和劳动者所得的报酬少，所以更为可贵。所以，对于出身劳动阶级的朋友，对于终年劳动和对社会作出牺牲的他们的父母，应该特别尊敬，不应该以其财产的多少。职位的高低来衡量，否则就属于卑鄙了。

使我国从危难中振兴起来的神圣的血液，几乎都是在工厂田间的劳动者血管里流着的。要爱卡隆、可莱谛、普莱可西，还有你们的“小石匠”，他们的胸脯里跳动着高贵的心。从今天起你就要立誓，无论将来你们的命运如何，决不可忘记这少年时代纯洁的友谊。你要立誓，再过40年，如果你在某个火车站遇见满脸油污当火车司机的老同学卡隆，即使那时你已是上议院议员，也要跳上去和他热烈地拥抱！

——父亲

卡隆的母亲

29日，星期六

我病后第一天上学，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卡隆因母亲病重，缺了好几天的课。上星期六，他的母亲死了。

昨天早上我们走进教堂，老师对大家说：

“一个孩子遭受到的最大不幸，就是像卡隆一样的不幸，他的母亲死了！明天他要回校上课的，希望大家同情他，要亲切地和他打招呼，安慰他，不许嘻皮笑脸和他说话。”

今天早上，卡隆上学了，来得稍为迟些。我见了他，喉咙里好像塞了什么，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瘦了，两眼红肿，走路迟缓，像大病了一场似的。他穿着黑色的丧服，几乎认不出他就是往日精神抖擞的卡隆来了。他进了教室，同学们都注视着他。他看到熟悉的老师、同学，熟悉的课室、桌椅，似乎就想起母亲生病以前来学校关心他学习，在考试前给他最后叮嘱的情景，想到现在母亲再也不会来了，忍不住又哭了起来。老师走过去，把他抱在胸前说：

“哭吧！哭吧！可怜的孩子！勇敢些！你母亲虽然不在人世，可是，她

仍在注视着你，仍在爱你，仍在你的身旁为你祝福呢！你并不孤单，因为在你身上有和母亲一样正直的灵魂，你不要被悲哀压倒呵！”

他回到和我相邻的座位上，我不敢看他。他从书包里取出朽本和笔记本来，当他翻到不久前母亲亲手为他折角做记号的地方时，又伏在桌上哭了起来，老师向大家使个眼色，暂时不去理他，继续上课。我虽想向他说些安慰的话，又不知说些什么好，只好将手搭在他肩上，低声对他说：

“卡隆！别哭了吧！”

卡隆没有说话，只是停止了抽泣，一只手按在我手上，算是回答了。下课以后，不少同学都默默地围着他，表示同情。

母亲来学校接我，我跑向前去拥抱她，她却默默地把我推开了，一面和卡隆打招呼。卡隆站在一边点头回答，并用悲哀的眼光看着我们母子俩，这时我才醒悟到母亲推开我的原因，回家路上，我也没有拉母亲的手。

优瑟普·玛志尼

29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卡隆还是脸孔苍白、红肿着眼睛来上学。他只看了一眼我们为了安慰他而放在他书桌上的小礼品。老师为了鼓励卡隆，也为了给全班同学上一次有意义的课，特地带了一本书来，选出其中几页念给大家听，并要大家用笔记下来。下面就是老师念的内容：

“优瑟普·玛志尼，1805年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1872年死于比萨。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文学家，又是意大利革命的先行者。他由于强烈的爱国心，40年如一日，在贫困、流放、政治迫害、英雄式的异国亡命中，坚持他的民主自由主义和革命事业。他非常敬爱自己的母亲，把自己高尚纯洁的革命精神归功于母亲对他的教导。他有一位亲密战友死了母亲，非稳悲痛，他写了一封信去慰问。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全文：

朋友！在这世界上，你已经不能再见到你母亲了，这是做人悲痛战栗的现实。我目前不忍见到你，因为你现在上处于必须忍受而又必须超越的神圣的悲哀之中。“必须超越悲哀你了解这话的意思吗？在悲哀的一个方面，有不能奋发我们的精神反而使其陷于消极卑微的因素，我们对于悲哀的这一部分，应当战胜而且超越它；悲哀的另一方面，有使我们的精神高尚伟大的因素，这部分是应该永远保存，决不可抛弃的。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取代母亲的地位，无论是在喜悦还是在悲哀之中，你都会想起母亲吧！但是，要敬爱母亲，纪念母亲，哀悼母亲的死，却不可辜负母亲的心。

‘呵！朋友！请听我说，死是无形的，是空虚无物、无法了解的东西；而生却是有形的，是遵循生命法则的，而生命的法则就是进步和发展。你母亲昨天永远离你而去了，今天便会有天使到处陪伴着你。因为，凡是善良的事物，都能使生命永存，而且更增加它的活力，这不就是母爱吗？你母亲虽离你而去，但她却比以前更爱你呵！因此，你对于母亲有比以前更重的责任了。你在天堂能否再和母亲相会，就要看你的行为怎样了。所以，除了敬爱母亲之外，还要更好地提高自己，以安慰母亲在天之灵。以后你不论做什么事都要们心自问：“这是否是母亲所赞成的？”母亲虽死，却给你留下一尊守护神，你以后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先和这位守护神商量。要刚强、勇敢，与元谓的悲观失望作斗争，在大苦恼中保持心情的平静。因为这是你母亲所寄望于你的。”

老师念完这封信，接着说。

“卡隆！要刚强，要平静，因为这是你母亲所寄望于你的！懂了吗？”卡隆点点头，大颗大颗的泪珠落到他的手上。笔记本上和书桌上。

公民小勇士——每月故事

今天下午1时，老师领我们到市政厅去，参观给在波河救起溺孩的少年授勋的典礼。

市政厅大门口飘着红白绿三色国旗，我们到时已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了。主席台上摆着用大红布罩着的长桌，桌上放着瓶花。后面一列华美的高背椅子，是市长和议员的座席。礼宾小姐穿着天蓝色背心和白袜，早已侍候在那里了。

主席台下的右边是一大队挂着勋章的警察，旁边是税务局职员。另一边是消防队员，骑兵。狙击兵和炮兵。他们的后面则是绅士、男女市民和他们的小孩。我们学校 and 别校的学生和老师坐在后面，我们旁边还有一群十几岁的社会青年在大声谈笑。据说，这些是受勋少年的同伴和熟人，特从家乡波河到会祝贺的。坐在楼上的市政府职员都从窗口向下观看，图书馆的阳台上也有许多人靠着栏杆观看。对面大门楼上坐着公立小学女生和戴着面纱的军人女眷。大家就像在剧场里一样，高兴地谈话，好奇地看着四厢的人群。中乐队在门廊下奏着轻音乐。春天的太阳照耀着市政府高大的建筑，十分壮观。

忽然，四处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都站起来，我也站起来踮起脚尖，只见台上红桌子后面的人纷纷让路，一对中年夫妇领着一个少年出来。

这少年就是救助溺水同伴的受勋者，旁边穿新衣服的是他做泥水匠的父亲，他的母亲是个矮小的棕发白肤女人，穿着黑色大衣。那少年矮小棕发，穿着灰色夹克。他们乍一看见这盛大场面，听到这热烈的掌声，有点不知所措。礼宾小姐领他们站在台的右旁。

那少年开始望望窗子里的人，然后望望门楼上面的军人女眷。他手里拿着帽子，好像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还不十分理解。他有点像可莱谛，但脸色较黑。他的父母凝望着桌子。

这时，我们旁边的来自波河的少年的同乡同学，为了引起少年注意，纷纷挥手向少年致意，并且同声叫着：“平！平！平诺特！”少年用帽子遮着嘴，向他们点头微笑。

这时，警卫队全体肃立，几个绅士陪同市长出来了。市长穿着白袍，披着三色大披肩。他在桌旁站定，其他贵宾也站在他旁边，市长做了一个手势，乐队停止演奏，全场慢慢安静下来。

市长开始演说，开头部分听得不大清楚，想来是介绍少年的简历。后来他提高声音，全场都听得很清楚了：

“这少年在河岸上看见自己的同伴在水里拼命挣扎，就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要去救援，旁人叫喊道：‘你也会淹死的！’他像没有听见那样，挣脱旁人拉着他的手，一跃入水。河水很深，就是大人也难免危险。他人虽小而精神伟大，奋力与急流搏斗，终于接近遭难的伙伴，及时地抓住他的衣服。几次他已经沉到水里，他仍把伙伴托上水面。岸上的人想去救他，但有时他又沉在水底看不见了。他那种顽强的、无畏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几乎不像是少年的作为，竟像一个大人在救护自己的爱子一般。上帝有

鉴于这少年勇敢无私的义举，就助他成功。更由于岸上的人协力帮助，终于把快要在大河溺死的孩子救上岸来。大家都认为他是第一个救援者。事后，他一个人回到家里，只平静而坦然地向父母谈了这件事。

“ 诸位！英雄行为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美丽而可贵的。但对于一个还没有名利观念的少年，对于体力还比较弱，无论做什么都须大人热心引导的少年，对于还没有什么社会义务和责任，即使不做什么，只要能理解人们所说的话，能感谢他人为他作出的牺牲的少年，英雄行为可真是伟大的了。诸位！我对于这种纯真的伟大，不必加上更多的装饰和多余的赞语了，这位高尚勇敢的少年，现在就站在诸位面前。军人们！请你们以兄弟之情看待他！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以父母之情为他祝福！小朋友们，请记住他的名字，在心里印上他的形象，永志不忘。请过来，我的孩子。我现在以意大利国王的名义，授给你公民勋章。 ”

市长把桌上摆着的勋章挂在少年胸前，和他拥抱接吻。做母亲的用一只手蒙上眼睛，父亲则低着头，市长又和少年的父母握手，把束着丝带的奖状授给母亲，又转身对少年说：

“ 今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是你最荣幸的日子，是你父母最幸福的日子。请带着今天的荣誉，走上你光明远大的人生之路！再见！ ”

市长说完便退场了。乐队又奏起乐来。我们以为仪式到此结束了。这时，消防队让出一条路，走出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由一个妇人推向受勋少年让他拥抱，她则退在一边。

四面又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家站起来看，原来那就是在波河被救起的小孩，他是特来感谢少年的救命之恩的。他们俩拥抱接吻以后，就手挽着手走下台来。他们的父母跟在后面，向大门走去。警察、兵士、妇女、小孩都站起来向这小勇士欢呼，无数的帽子和手臂在空中挥动。少年的小同乡们都纷纷上前和少年握手，他们高呼：“ 万岁！平诺特！勇敢！平诺特！ ” 少年经过我们前面。他挂着有红白绿三色丝绦的勋章，显得非常快乐，脸孔绯红。他的母亲微笑着，他父亲捻着胡子的乎颤抖着，窗口和游廊上的人们继续欢呼着。他们通过大门时，门楼上的观众抛下无数堇花和雏菊花束，落在少年和他的父母头上，许多人从地上捡起送给他们。这时，在远处门廊下，乐队奏着一支非常婉转动听的乐曲，好像无数银铃般的歌声逐渐消失在遥远的波河岸上。

5月

残疾儿童院

5日，星期五

今天母亲要到残疾儿童院去，请求让那看门人的儿子入院。我也想跟母亲一起去看看，母亲没有同意。

安利柯！我为什么不同意让你一起去呢？你恐怕体会不到吧？这是因为把你这样健康、强壮的少年带到那些不幸的残疾儿童那里，他们会感到痛苦的。他们已经够痛苦的了。那些身有残疾的孩子真可怜呵！只要处在他们中间，你的眼泪就会从心里涌出来的。

那个儿童院里，大约有60来个男女小孩。有的骨骼不正，有的手足残缺，有的驼背凸胸，有的鼻眼隆肿。有些也长得很漂亮，有一对智慧而充满感情的眼睛。有一个孩子尖尖的漂亮的鼻子下面没有下巴，却浮起甜蜜的微笑，有一个孩子从前面看去很好，似乎没有什么残疾，可是转过身来，你的心头就会像挨了重重一击那样难受了。

我去的时候，正好医生替他们检查身体，一个个叫他们脱光衣服，站在椅子上，露出膨大的肚子和肿胀的关节。他们现在还小，要脱光衣服，转过来转过去给医生检查还不觉得什么。可是，当他们逐渐成长，知道自己有残疾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啊！有的残疾儿得不到父母的爱，每天蹲在屋角落里，只给一点粗劣的食物，有时还要受人嘲弄。有的曾被送进医院受过成年累月手术的折磨，终于不能矫正而被送来。

现在，他们在儿童院里受到适当的治疗，有体操锻炼和饮食照顾，有些已经康复了不少。看他们按照老师的号令，努力伸出缚着绷带或夹板的手脚，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真不忍心看下去呵！有些更加痛苦，坐在椅子上不能活动，一手托着脸，一手扶着拐杖；有的稍为活动一下便呼吸迫促，支持不住倒在座椅上。虽然这样，当外面有人来参观时，他们还要打起精神，装出笑容来呢！

安利柯呵！像你这样正常健康的人，只觉得健康是一件小事，而不以为是一种幸福呢！我对着那些可怜的孩子，想起世间许多母亲，抱着自己活泼健康的孩子引以为光荣骄傲，亲呀，吻呀，说着甜蜜的话呀，我就替那些残疾孩子难过，恨不得贡献我的一生为他们服务，恨不得一个个去拥抱他们，给他们母亲一样的抚爱。

当我离开儿童院的时候，孩子们在唱歌。那细弱温甜而含悲的歌声，真要穿透你的灵魂，使人再也不能抑制眼中的泪水了。

据老师说，残疾儿中有些头脑很好，也很用功学习。听见老师称赞，就比什么还要快活。老师走过的时候，都要吻她的手，对老师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非常高兴和感动。他们多么渴求爱呵！那位老师是个温和的少女，脸上充满慈爱的笑容，而眼睛里则常常含着悲戚。世界上以劳动谋生的人成千上万，但做但做她那样的工作，每天都要面对着那些不幸孩子的人，毕竟是不多的吧！真令人敬佩呵！

——母亲

奉献

9日星期二

雪尔维姐姐也像母亲一样，有一颗博大高尚的心。昨天晚上，我正在誊清每月故事《从亚平宁到安第斯——异域寻母记》的时候，姐姐悄悄走进房来，在我耳边悄声地说：

“安利柯！跟我到妈妈那里去。今天早上我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谈话，好像有些什么不幸要降临到爸爸头上了。爸爸心情沉重他说，总要作出一些牺牲才能得到恢复。母亲在尽力安慰他。我想，家里的日子恐怕要困难起来了，我们没有钱了。我们一起去问问妈妈究竟是什么事，如果要我们做什么，都要应承呵，我们要对家庭作出奉献呵！你懂吗？”

姐姐说完，就拉着我到了母亲那里，母亲在做针线，这时正停下来沉思着。姐姐坐下就说：

“妈妈！我们有一句话要跟您说。”

母亲吃惊地看着我们。姐姐接着说：

“父亲不是说家里没有钱了吗？”

“什么？”母亲红着脸反过来问。“他真是没有钱吗？你们都知道了吗？谁告诉你们的？”

姐姐听母亲这样说，更加肯定地说：

“我知道的。妈！我和安利柯商量好了，一定要分担父母的忧愁，作出奉献的。您曾答应我这个月要给我买扇子，还答应安利柯买水彩颜料盒，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一个钱也不能乱花了，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

母亲刚要说话，又给姐姐拦住了：

“妈！只能这样做了，我们已经决定了。在父亲摆脱困境以前，什么水果啦，还有其他东西啦，都不要买了。每天早餐有面包和汤就可以了，你们以前给我们吃得太好了，我们有面包和汤就满足了。安利柯，不是吗？”

我回答说“是”，姐姐用手掩着母亲的嘴，继续说：

“还有，无论是衣服还是其他东西，我们都可以奉献出来，把人家送给我们的礼物拿去卖了也行，让我代替女仆帮助妈妈也行，我什么事情都能做。只要能帮助爸妈，只要看到爸妈脸上有从前那样快乐的笑容，无论怎样辛苦，整天工作，我也愿意承担的。”说着，站起来抱着母亲吻着。

这时，母亲脸上幸福欣慰的笑容实在是从来没有过的。母亲什么都不说，只是热烈地吻着我们的额，眼角挂着泪珠。她说，这事情她也还不大清楚，要我们放心，又感谢我们。待到父亲回来，母亲就把刚才的一幕告诉了他，父亲也没有说什么。呵怜的父亲呵！

可是，今天放学回来，晚餐的时候，在我的餐巾下面赫然放着我盼望已久的水彩盒，而姐姐的餐巾下面放着她要买的扇子。

火灾

11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当我抄写完了《异域寻母记》，正想着这次老师布置的作文写些什么，忽然，楼梯间传来不平常的人声。一会儿，有两个消防员敲门进来，向父亲说要检查屋里的火炉和烟囱，因为屋顶上有一个烟囱冒出火苗，不知道是哪一家发出来的。

“请检查吧！”父亲说。

其实，我们屋里当时并没有燃火。可是，消防员还在检查炉子，并且把耳朵贴着火墙，听里面有没有燃烧的声音。

这时，父亲对我说：

“这里就有你作文的题目了：《消防员》。我讲给你听，你记录下来。”

“两年前的一个深夜，我从巴尔波剧院回家。才走到罗马大街，就看见前面有强烈的火光，许多人都跑过去看，原来，一栋房子正在燃烧，滚滚的浓烟，熊熊的烈焰、从窗口。屋顶冒出。从窗子里能看到许多人奔走逃避，聚集在屋外的人拼命叫喊：

“‘快救命哪！快要烧死人哪！’

“一辆马车飞速赶到，跳下四个消防员。其中有一个首先跑向市政厅，就往燃烧着的屋里冲，一个女子叫喊着从四层楼窗口爬出来，两手攀着栏杆，在空中吊着；火焰从窗口喷出，几乎要烧着她的头发了。消防员以为人在三楼，撞破三楼的房门进去，楼下的群众急喊：

“‘在四楼！四楼！’

“他们急忙跑上四楼。忽然，楼上发出一阵沉重的声音，一根横梁从屋顶掉下来，四楼也被浓烟包围了。要想到四楼去救人，只有从屋顶下去，此外没有别的通路了。他们又跑上屋顶，从浓烟里露出一个身影，他就是最先上去的消防队长。可是，要从屋顶到那正在燃烧的房里去，只有通过天窗和檐溜间那条狭窄的通道，但那里又覆盖着冰雪，没有攀援的地方。

“‘那里是通不过去的！’群众在下面提醒消防员说。

“队长沿着屋顶边缘找寻通道，终于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那条狭窄的地方，楼下传来一阵响亮的欢呼声。他用斧子把屋梁砍断，以便打开一个缺口跳到屋里去。

“这时，那女子攀着栏杆孤悬在外面，四楼门窗里冒出更大的浓烟烈火来，她快支持不住，要掉下去了。

“忽然，队长的身影在有栏杆的窗口出现了。火苗在他头上飞舞，女子抱着他的脖子，他把女子拉到屋里，女子获救了。

“在大火和爆裂声中，有人大喊：

“‘楼上还有人呢！他们怎么下来呀？’

“很快，一架云梯到了，架在燃烧着的窗子前面。但火焰很猛，梯子似乎来晚了。

“下面的群众大喊：‘不好了！连消防员也要烧死了！完了！完了！’

“他们把那架云梯架在另一个窗口外面，一个消防员爬上去，右脚踏着窗沿，左脚踏着梯子。室内的消防员把被困者一个个抱出来递给他，他又一个个递给下面的人。

“获救的除了那个在栏杆上攀着的女子外，还有小孩、女人、老人，当他们全部下来以后，消防员才一一下来，最后下来的是那位最先冲上去的队长。他又指挥大家向火场喷水灭火。在许多群众的协助下，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人们张开双臂拥抱队长。很快，原来默默无闻的优瑟福·洛比诺的名字传遍全市。”

父亲接着说：

“你知道吗？这就叫做勇敢。勇敢这个名词不是空道理。见人危难，能够毫不犹豫，闪电似的跑去救援，这就是勇敢。什么时候，我领你去参观消防员练习吧！我会指给你认识那位消防队长。你很想见见这位队长吧？”

我答道：“我很想认识他。”

“就是那一位呢！”父亲指着从屋里检查完了走出来的队长。“快和洛

比诺队长握手！”父亲指着那肩上缀着金丝绦的一个较矮的汉子说。

他停下来，微笑着伸出手来，我们握了他的手。他行了一个礼，便告辞出去了。父亲说：

“要记住！在你一生中，和你握过手的人是很多的，但像他那样勇敢的人是不多的呵！”

从亚平宁到安第斯——异域寻母记——每月故事

多年前，有一个13岁的热那亚少年，一个工人家庭的儿子，独自从热那亚到南美洲去找寻母亲。

这少年的父亲因工厂倒闭，长期失业，陷于贫困，负债累累。他的母亲不堪这样辛苦生活，便下决心到南美洲阿根廷共和国首都布宜诺思艾利斯一位富人家里做女佣。原来，早有许多意大利妇女到南美洲做佣工，那里的工资较高，要不了几年，便可赚得几千里拉回来的。这位穷苦的母亲别了丈夫，别了18岁和11岁的两个儿子，流着辛酸的眼泪，抱着热诚的希望，为了一家生计勇敢地到异国去了。

那妇人顺利地到了布宜诺思艾利斯以后，找到了她丈夫的堂兄，他已在那里经商多年。由他介绍，到该市美贵涅兹工程师家里当女佣，工资不薄，主人待她也很亲切，她便安心做下去了。开始时约定：家里去的信，寄到堂兄那里转交；妇人的回信，也由堂兄转寄。妇人将每月80里拉工资，隔三个月寄回家里一次。她的丈夫虽然失业，但很看重名誉，把这钱逐步偿还债务，一面自己领着两个孩子劳动，忍耐着一切困苦，等候着妻子尽快回国。自从妻子出国以后，家里冷冷清清，再不闻欢声笑语。小儿子尤其想念母亲，母亲的长期离家使他无法忍受。

不觉一年过去了。妇人自从来过一封说身体不大好的短信以后，就一直也没有消息。写信到堂兄那里去问了两次，也没有回音。再直接写信到那雇主家里去，也得不到回复。——这是因为姓名地址拼写错了，没有寄到。全家怕有什么意外，于是写信给意大利驻布宜诺思艾利斯大使馆查询。过了三个月，大使馆复信说，报纸广告都登过了，没有回应。或者是那妇人以做人家的女佣为耻，故意隐姓埋名了吧。

又过了几个月，还是没有消息，父子三个非常忧虑，小儿子尤其想念得厉害。怎么办呢？找谁帮助呢？父亲想亲自去美洲寻妻，但又有谁来照顾两个孩子呢？大儿子似乎是可以去的，但他已能赚得一些工资帮补家庭。三人每天讨论来，讨论去，都找不到适当的办法。有一天，小儿子玛尔可下了决心，对父亲说：“我到美洲找母亲去！”

父亲听了，一句话不说，只是摇头。在父亲看来，这想法虽好，但他毕竟还只有13岁，飘洋过海一个月，这是万万不能放心的。但是，小玛尔可意志很坚决，每天谈起来，总是坚持到底，用很冷峻的神态，述说种种可以去的理由，竟像成年人一样考虑得很周到。

“别人不也去了吗？比我还小的人去的也很多呢！只要上了船，船就会把我载到那里去。一到了那里，我就按地址去找堂叔。那里意大利人很多，一问就知道。找到了堂叔，不就可以找到母亲了吗？如果连堂叔都找不到，我就去找大使馆，请他们协助我找到那个阿根廷家庭。如果暂时找不到，路费又用完了，我就先在那里找一份工作，至少回国的路费总该可以挣到的

吧？”

父亲听了他的话，渐渐被他说动心了。他也知道这个儿子平时遇事有判断力，又很勇敢，而且也是在艰难困苦中长大的，这次出去找母亲，必然会拿出比平时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来。恰巧父亲有一个熟识的朋友在做船长，听到他这个计划，便答应给玛尔可一张免费到阿根廷去的三等舱船票。

经过一番踌躇之后，父亲终于同意了。父亲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银克朗给他做路费，替他收拾了衣服，又给了他堂兄的地址。在4月中旬天气很好的一个傍晚，父亲偕同大儿子一起送玛尔可上船。父亲在吊桥上含着眼泪和小儿子作临别的吻。

“玛尔可！去吧！祝你一路顺风。拿出勇气来，因为这是你一次神圣的旅行，上帝必将助你！”

可怜的玛尔可！他虽已下了决心，不怕任何风险，但眼见故乡美丽的山峦房屋，渐渐消失在海平线上，四面是汪洋大海，同船的都是到国外打工的农民，没有一个熟人，自己身边只有一只小小的行李包，他不禁悲愁起来。在船上的最初两天中，他只是蹲在甲板上，暗自垂泪，吃什么都没有滋味，心里浮起各种各样的忧虑，其中最可悲可怕的是，万一母亲死了怎么办？这忧虑一直纠缠着他。有时在朦胧中，眼前出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怜悯地注视着他，在他耳旁低声他说：“你母亲已经死了！”他猛然惊醒，原来是一场梦，于是把正要哭出来的声音忍住。

船过直布罗陀海峡，便到了大西洋。此时，玛尔可的精神才稍为振作了一下。可是，这只是非常短暂的间歇，茫茫洋面上，除了水天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天气慢慢热了起来，看着坐在周围出国劳工那种可怜的样子，想起自己孤独的情形，他心里笼罩着重重阴霾。一天接着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好像床上的病人一样无聊地打发着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一想起自己此刻是在大西洋上前往美洲途中，便暗自惊讶。甲板上时时落下美丽的飞鱼。回归线上绚丽的落日连同那庄严的血焰似的霞光，还有黑夜中随波翻腾的磷光，竟像火山熔岩在奔流。这些都像是在梦中一样，丝毫不像是真的。

遇到风暴的日子，人们整天躲在船舱里。船随着巨浪上下颠簸，舱里的器皿摇荡翻滚，人们在呕吐哭喊，就像世界末日到来一样。当风暴过去，寂静的海面转成黄色，天气又闷热得难以忍受。昏昏沉沉的旅客，好像死了一样横七竖八躺在甲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度过这场苦难，满眼只见大连水，水连天，昨天，今天，明天，都是这样无穷无尽地过下去。

玛尔可经常倚着船舷几小时几小时地茫然看着海水，一面想着母亲，往往不知不觉闭眼入梦，总是梦见那个陌生人怜悯地注视着他，在他耳旁低声他说：“你母亲已经死了！”他一惊，醒了过来，仍然望着轮船前进方向的海平面，想着在那边的母亲。

轮船一直行驶了26天，这一天，天气很好，凉风微微地吹拂着。玛尔可和一个同船的老人熟识了，这老人是隆巴尔第老乡，是到阿根廷罗萨里奥市近郊看望在那里从事种植业的儿子的。玛尔可和他谈起此行的目的，老人很是同情，给以安慰，抚着玛尔可的头说：

“不要紧，快到了！你很快就会看到你母亲的。”

玛尔可得到老人善意的安慰，悲伤的预感已转化为信心了。美丽的星月夜，一群农民在甲板上唱歌。他在老人旁边坐着，老人悠闲地吸着烟斗。他

的思绪随着那袅袅轻烟，好像已经到了布宜诺思艾利斯，自己在街上逐家找去，果然找到了堂叔的铺子。见到堂叔就问：“我母亲怎样？”“你母亲很好，我们就去找她吧！”两人就走到一个花园洋房，主人开了门——每次想到这里就嘎然而止，心中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安慰。他暗自拿出脖子上的奖牌吻着，一面默默地祈祷。

到了第27天，轮船终于在布宜诺思艾利斯拉普拉塔河岸下锚了。那是5月中阳光明媚的早晨，抵埠后有这样的好天气，看来运气不错。玛尔可又高兴，又着急：母亲就在这个城市，几小时后便可见面，现在他是在美洲，在新大陆，是自己一个人来的！真像是一场梦！回想这漫长的旅程，虽然惊涛骇浪，九死一生，也好像只有一瞬间似的。上船时为防失窃，他把钱分作两份藏着，今天查查口袋，其中一份不知在什么地方丢失了，大概是被小偷摸走了。毕竟到达目的地了，虽然只剩几个里拉，但很快就能见到母亲了，怕什么呢？

玛尔可提着包袱，随着大批旅客下了轮船，上了拖船，渡到了不远的安德列·多利亚码头登岸。他和隆已尔第老人告别后，就大步向市里走去。

到了市里，向行人打听罗斯·阿尔迪斯街的所在，那人恰好是意大利来的工人，向玛尔可打量了一会，问他能不能拼读，玛尔可回答说“能”。

那工人指着自已刚才走过的那条街说。

“你从这条街一直过去，转弯的地方都有街名，一一读过去，就能找到你要去的地方了！”

玛尔可道了谢，依他指的方向走去。笔直而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白色房子，好像小别墅。街上车辆行人很多，两轮马车发出很大的噪音。街上随处飘着船期广告的大旗和横幅，每走几十米就有一个十字街口，左右都是笔直的马路，两旁也都是低矮的白色房子。再望过去，就是海一样的美洲平原。这都市竟像没有尽头，一整天甚至一星期也走不完，一直扩展到整个美洲似的。他按街区的名字一一仔细读过去，有的很陌生难读。每到一条街口他都会心跳，以为这就是他要找的。凡是碰见女人都注意看看，也许就是母亲呢。有一位走在前面的女人，背影很像母亲，他不觉心跳血沸起来，追上去一看，却又是个黑人。玛尔可急急地走着，到了一个街区转弯处，看了街名一再拼读，原来真是罗斯·阿尔迪斯街了。第一家商店是117号，而堂叔的店是175号。他想：“妈妈呀！妈妈！你真的在这里，一会儿就能见到你了。”好不容易才到了一家小杂货铺前面，正是它，175号。进了门，里面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白发老妇。

“孩子，你要买什么？”她用西班牙语问。

玛尔可急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舒了一口气才问”道：

“这是弗兰西斯科·梅尔里叔叔的店吗？”

“弗兰西斯科·梅尔里已经死了呵！”老妇人改用意大利语回答。

“几时死的？”玛尔可听了，好像胸前被人打了一记重拳。

“大约有几个个月了吧！他因生意不好，离开了这里，到很远的布兰长港去了。听说才到那里就死了，这店铺现在是归我开的了。”

少年的脸色倏地苍白了，着急他说：

“我找弗兰西斯科，是因为只有他才知道我母亲的所在。我母亲在美贵涅兹先生家里做工，我是从意大利来找母亲的。平时通信都是托弗兰西斯科转交的。”

“可怜的孩子！我可以替你问问一个住在附近的小孩，他和替弗兰西斯科打工送货的青年相识，他也许会告诉你一些消息吧！”

说着，老妇人就到店旁拐角处叫了那个小孩来。

“告诉我，你还记得梅尔里店里做工的青年吗？他不是常给他同乡家里做工的女人送信的吗？”

“就是那美贵涅兹先生那里，他有时去送信的，就在这条街的尽头。”

玛尔可又高兴又感激他说：

“呵！谢谢你啦！你知道吗？告诉我是几号？请领我去吧，小朋友，我会报答你的。”

因为玛尔可太迫切了，那孩子也不等老妇人的答话，就说：“我们去吧！”

他们两人跑也似的快步走到长街的尽头，到了一所白色房子华美的铁门前，从花格缝里望见里面是一个花木扶疏的小庭院。玛尔可按铃，一个年青夫人从屋里出来。

“请问美贵涅兹的家在这里吗？”玛尔可问。

“他吗？以前是住在这里的，现在这里归杰巴罗斯家住了。”夫人用带有西班牙语调的意大利语回答。

“那末，美贵涅兹先生到哪里去了？”玛尔可急切地问，他的心狂跳着。

“到科尔多瓦去了！”

“科尔多瓦？科尔多瓦在什么地方？连他家里的女佣人也一起去了吗？我的母亲，在他们家做女佣的，也一起去了吗？”

夫人看了他一眼说：

“我不知道，也许我父亲知道的，请稍候。”说完，进去请了一位高瘦的灰白胡须的绅士出来。绅士打量了这金发尖鼻的热那亚水手型少年，用不纯粹的意大利语问：

“你母亲是热那亚人吗？”

“是的。”

“那就是她了。她已跟着美贵涅兹先生一家去了。”

“到什么地方？”

“科尔多瓦市。”

玛尔可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他说：

“那末，我就到科尔多瓦市去。”

“喔！可怜的孩子！到那里去有好几百里的路程呢！”绅士同情地对玛尔可说。

玛尔可听了，脸色顿时苍白起来，他急忙扶住铁门。

绅士同情他，开了铁门说：

“请先进来吧，让我想想办法。”

玛尔可跟绅士进了屋。绅士让他坐下，详细地问了一切，然后问他：

“你身上带了钱没有？”

“还有一些。”

绅士又考虑了一会，就在桌上写了一封信，封好交给玛尔可说：

“你听着，意大利小朋友！你带着这封信到勃卡去，勃卡是个小镇，两小时就可以走到，那里有一半是热那亚人。到了那里，就找这信封上所写的绅士，那里谁都知道他的，明天他就会送你到罗萨里奥去。然后，他再托人设法使你到科尔多瓦。只要到了科尔多瓦，就能找到美贵涅兹和你母亲了。”

把这点钱拿着。”说完就把一些钱币交给玛尔可，站起身来说：

“去吧！拿出勇气来！到了外国，许多本国人都会帮助你的。祝你顺利，再见！”

玛尔可不知怎样道谢才好，只匆匆他说了一声“谢谢”，鞠个躬就出来了。他和领他来的小朋友告别，就慢慢的向勃卡走去，心里很是诧异。

直到这天晚上为止，一天的遭遇，就像热症病人的梦魇一样混乱地在脑海里闪现。他非常疲倦，非常忧虑，非常失望。晚上睡在一个小旅馆里，和操着多种方言的码头脚夫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原木堆上坐等了差不多一整天，看许多大小船只驶来驶去，眼睛都花了。晚上，登上一艘满载水果货物的大木船开往罗萨里奥，这船由三个热那亚水手驾驶。他们三人被晒得古铜一般黑。听到他们熟悉的乡音，玛尔可高悬着的心才舒缓了一些。

航程要三天四晚，对于这小旅客来说，又是一番惊奇的旅程。那波澜壮阔的巴拉那河，自己国内的所谓大河波河和它相比，只不过是一条小沟渠罢了，就是把意大利的长度放大4倍，还没有这条河长呢！

船日夜逆流慢慢行驶，有时绕过长长的岛屿。这些岛屿以前曾是毒蛇猛兽的巢穴，现在已经长满桔树和杨柳，好像浮在水上的园林。有时船穿过狭窄的运河，运河是那样长，以致使人觉得它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有时驶过宽阔的一平如镜的湖面，不多时，又绕过丛林错杂的岛屿，在一段长长的航行时间内，都只看见广漠的毫无人烟的陆地和水面，四处寂然无声，可怜的小船好像进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作它的第一次探险。

木船愈是深入，四周愈是神秘莫测，愈使他心惊胆战。玛尔可想象，母亲就在这河的上头，哪年哪月才能到达呵！他和水手每天只吃两顿小面包和腌肉。水手们好像知道他的忧愁，都不和他说话。晚上睡在舱板上，每次从梦中醒来，青白的月光照得远远近近一片银色，使他害怕得心都沉下去了。他重复念着“科尔多瓦，科尔多瓦”，这不可思议的名字好像只在寓言里读到过。他又想：“母亲也曾经过这里吧，她也曾见过这些岛屿和河岸吧！”想到这里，就觉得这一带景物都映照着母亲的圣光，寂寞和恐怖便减少许多。

那天晚上，一个水手唱起热那亚的民歌，使他想起小时候母亲在他床前唱的催眠曲，最后那晚，水手们又唱起来，他听着听着就哭了，水手们停下来说：

“拿出勇气来，我的孩子！你怎么啦？热那亚人就因为远离家乡而哭？热那亚人应该英勇地一往无前环游世界呵！”

他听了这话，激动得热血沸腾，那是热那亚男儿的血！他抬起头来，用拳击着船舷，自己对自己说。

“是的！无论绕地球多少遍，多少年我也不怕！就是徒步几百里也不要紧。我只要找到母亲，只要看见她，就是倒毙在她脚下也心甘！就是这样！奋勇前进吧！”

他怀着这样的决心，于黎明时到达罗萨里奥市。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东方朝阳发出灿烂的霞光。城市在很高的巴拉那河岸上，港口碇泊着上百艘挂着各国旗帜的船只，旗影在潋滟的波光中飘动。

他上了岸，提着行囊，拿着介绍信去找勃卡绅士给他介绍的当地绅士。进了市区，他又觉得这个地方仿佛以前曾经到过，到处都是笔直的望不到头的街路，两旁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低矮的白色房屋，屋顶上挂着密如蛛网的电线，人马车辆横冲直撞，和布宜诺思艾利斯一样。在街上转了几个弯，游荡

了差不多一小时，好像仍在原处。他低声下气向行人问了几次路，总算找到了绅士的住所。一按门铃，屋里出来一个高大的头发梳得很亮的满脸横肉的男人，像个管家，用外国语调粗鲁地问他：“你要干什么？”听玛尔可说要见主人，那人便说。

“主人不在家，昨天和家人一起到布宜诺思艾利斯去了。”

玛尔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便把带来的介绍名片交给他说：

“我一个人初到此处，没有别的熟人，麻烦你通报一下。”

那人瞟了一下名片，有气一样地说。

“我不晓得该怎样对你说。主人过一个月才回来，到时我替你交给他吧！”

“但是，我孤身一人，一定要找到他。”玛尔可向他恳求说。

那汉子说：

“哼，又来了！你们国家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人在罗萨里奥。快走，要行乞到你们意大利去！”说罢，冲着玛尔可的脸把门关上了。

玛尔可怔住了，石头似的在门口站着。没有办法，只好提着包袱走开，两脚像千斤般的重，心乱如麻，种种忧虑涌上心头。怎么办呢？从罗萨里奥到科尔多瓦要坐整天火车，而身边只剩几个钱，除掉今天的花费简直就没有钱了。怎样去张罗这笔路费呢？如果工作，又向谁去请求工作呢？求人布施吗？不！死也不愿意刚才那样被人轻视驱逐。他一面想，一面望着那茫无尽头的街道，再也走不动了，便把包袱放在一边，倚着墙根坐下，两手捧着脑袋，真是绝望了！

路上来往的行人有时碰着他，车辆隆隆通过，有些小孩站在旁边看他，他也顾不得了。忽然有人用隆巴尔第土音问他：

“小朋友，你怎么了？”

他蓦地抬头一看，不觉跳起来惊呼：

“你在这里！”

原来就是轮船上结识的隆巴尔第老人。他拉住老人的双手，把最近的遭遇说了，最后说：

“我连一个铜币都没有了，非找工作不可，你能帮我找吗？无论什么我都愿意做，清垃圾。扫街道。餐馆杂役，甚至到乡下去，都可以。只要有块黑面包充饥，得到一笔路费去找母亲，什么都愿意做。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老人皱皱眉头，摸摸下巴说：

“这可为难了，你的遭遇实在太惨了，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我知道这里有不少本国来的工人，30个里拉的车费还是找得到的。”

玛尔可望着他，心里浮起一线希望。

“跟我来吧！”老人说，玛尔可提起包袱跟着。他俩默默地走过一条很长的街道，到了一间小旅馆门前，老人停下来。只见旅馆招牌上有一颗银星，写着“意大利之星”。老人向里面张望了一下，回头对玛尔可高兴地说：“来得正好！”

店堂大厅里几张桌子周围，坐着一些人在那里喝酒聊天。隆巴尔第老人走到第一张桌子前，向围坐着的客人打招呼，他也是不久前才和他们认识的。老人没有客套，站在那里，把玛尔可介绍给他们：

“诸位！这孩子是我们的同乡，为了找寻母亲，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个人从故乡来到布宜诺思艾利斯。到了那里，才知道母亲去了科尔多瓦，凭人介绍，坐了三天四夜的货船到了这里。不料，他拿着介绍人的名片去找，要找的人又去了首都。他被看门人逐出，现在可说是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他是个有志气的孩子，让我们想个办法。只要有到科尔多瓦的车费，他找到母亲就好了。”

坐在桌旁的六个客人用拳头擂着桌子说：

“天啊！这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事呵！是我们的同乡呀！小朋友，坐下来。我们都是意侨，多么漂亮的小家伙呀！他一个人真有胆量。伙计们，大家拿出钱来帮助他！”“无论怎样也要帮助你找到母亲，别怕！”有人捏一下他的脸，有人拍拍他的肩，替他拿起包袱。

坐在另几张桌子的人听了也走过来相问。玛尔可的事迹传遍整个旅馆。从隔壁又来了三个阿根廷人。隆巴尔第老人摘下帽子放在桌上，不到10分钟就凑了42个里拉。老人说：“你看！在美洲这事很快就解决了！”一个客人倒了一杯酒送给玛尔可说。

“小朋友，请干了这一杯！祝你好运，祝你母亲健康！”

客人一齐举起杯来，玛尔可也举起杯说：

“谢谢大家！谢谢！祝各位好运！祝我母亲健康！”

说到这里，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他放下酒杯，去拥抱老人，老人也紧紧地拥抱他。

第二天一早，玛尔可就搭上去科尔多瓦的火车，心里又燃烧起无限的勇气和希望。可是，荒凉的南美洲平原却没有令人愉快的景观，天气沉闷阴暗，火车好像一头病伤的牛在荒无人烟的茫茫原野上慢慢爬行，他惊异地发现，整个这么长的车厢中只有他一个旅客。左右瞭望，只有枝干扭曲的树木，狂怒地指着天空，使人觉得竟像在乱坟堆中独行那样恐怖。

他沉沉地小睡了一会，再看看车外，景物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车站荒寂，像隐士的居所。看不到多少上下车的旅客，车停在站上，寂然无声，好像每个站都是终点。就这样被遗弃在这蛮荒的原野之上了？车外冷风呼啸，寒意袭人。从热那亚乘船出发的时候，正是春未夏初，谁料到在南美洲会遇上严冬呢？玛尔可只穿着夏天的衣服呵！

几小时以后，玛尔可感到冷得不行了。这寒冷，加上几日来的疲倦，还有乡亲们激动人心的帮助，使他几个晚上不能安睡。现在，他朦胧地睡去了。睡了很久，醒来觉得全身麻木，他感到是病了，无端的恐怖向他袭来，在旅途中病了可不得了，万一死了，自己的尸体不是要被扔到荒原上给猛禽野狗撕为碎块吃了吗？以前曾见过路旁牛马的尸骸，觉得惨不忍睹，现在可能轮到自己了。他一个人孤寂地胡思乱想，使他只见到前途黑暗悲观的一面。

到了科尔多瓦就能见到母亲吗？如果母亲不在科尔多瓦，如果阿尔迪斯大街的绅士搞错了地方，又该怎样？万一母亲死了，又怎么办？他这样默想着，又沉沉睡去了。玛尔可梦见自己到了科尔多瓦，那是夜间，逐户按铃问去，每家的门窗后面都传出“你母亲不在这”、“你母亲不在这”的回答。他霍然惊醒，只见车厢那头来了三个披着斗篷、满脸胡须的人，望着他，低声他说着什么。他下意识地觉得那是一伙强盗，是要杀他抢他的包袱的。这样的怀疑像电光那样在脑海中一闪，加上精神不好，又饿又冷，使他的想象颠倒了，神经紊乱了。那三个人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其中一个竟冲着他走过来。他恐惧得几乎要疯了，张开两臂站起来叫道：

“我没有财物，我是个穷孩子，是独自从意大利来找母亲的，请放过我吧！”

那三个旅客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们可怜他，安慰他，向他说了很多他听不懂的话。他们见玛尔可冷得牙齿打战，便脱下斗篷给他盖上，玛尔可才坐下来安然睡去。等到天将黑下来，那三个旅客叫醒他时，火车已到达科尔多瓦了。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急忙下车，向一个铁路职员打听美贵涅兹工程师的地址。职员告诉他在一座教堂的附近，他便急急赶去。

天已全黑了。走入市内，市街和罗萨里奥差不多，还是笔直的交叉的街道，白色的小屋，但车马行人却少多了，在绿色的灯光下，只见一些怪异的面影。虽然这里又黑又静，但经过漫长的荒原以后，还是觉得这地方有了一丝活气。路上正好遇见一位神父，告诉他教堂旁边的人家。他到了那人家门口，用颤抖的手按铃，一手按住那快要跳出喉咙的心。

一个老妇拿着煤油灯出来开门，玛尔可说不出话来。

“你找谁？”老妇用西班牙语问。

“美贵涅兹工程师。”

老妇两手抱胸，摇头说：

“你也是找美贵涅兹工程师的吗？我再也不想听到这样的问话了。这三个月来，他在报上登了广告不够，我也在那墙上贴过告示，还是费了我不知多少唇舌。他早已迁到图库曼去了！”

玛尔可的痛苦真要像火山那样爆发出来，他真的有点绝望了。

“天啊！有谁在诅咒我呀！我找不到母亲，快要倒在路旁死了，快发疯自杀了。老奶奶，你告诉我那是什么地方，离这里有多少路？”

老妇人怜悯地回答说：

“呵！可怜的孩子，少说也有四五百里呢！”

“那末，我该怎么办呢？”玛尔可蒙着脸哭了起来。

“叫我怎样给你想办法好呢？可怜的孩子，我不知道。”但她又马上补充说：

“你听着，我想到一个法子，你看怎样。朝着这条街右转弯，第三栋房子前面有一块空地，那里有一个叫‘头头’的商贩，他的牛车队明天就要运货到图库曼去。你可以给他干点活，也许他会给你一个位置的。马上去吧！”

玛尔可向老妇人道了谢，就提着包袱走到那空地。场上亮着许多灯火，许多人正把一袋袋谷物装上高大的牛车车厢。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大汉，披着黑白格子斗篷，穿着长统马靴，正在指挥着。

玛尔可走上前去，就把自己怎样从意大利来找母亲的经过和请求搭乘牛车的希望说了。

“头头”上下打量了一下玛尔可，冷冷地说：

“没有空位。”

玛尔可哀求他说：

“我这里只剩 15 个里拉，都交给你，一路上我帮你喂牲口，取水，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你每天只给我一点面包好了。请给我一个空位吧，先生！”

“头头”再审视了他一会，口气稍为缓和说：

“实在没有空位了。而且，我们不是到图库曼，而是到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去的，你必须中途下车，再步行很远的路呢。”

“不要紧，到了那里我能走，我自会设法到图库曼去。请你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一个空位。我恳求你，不要把我丢下。”

“注意，要坐 20 天车呢！”

“不要紧！”

“路上很艰苦呵！”

“无论怎样苦我都愿意！”

“分路的时候，要一个人步行的呢！”

“只要能找到母亲，我什么都能忍受。”

“头头”移过灯来仔细看了他一会说：“可以！”玛尔可高兴得捧着“头头”的手背吻了一下。

“你今晚就睡在这辆货车上，明天 4 点钟动身，我会叫醒你的。晚安！”

第二天早晨 4 点钟，长长的牛车队在晨曦中嘈杂地出发了，每辆车用六头牛拖，后面跟着一群供替换的牛。

玛尔可坐在一辆车的麦袋上，很快又沉入梦乡，醒来已是日照中天。车队停在一个四无人烟的地方，车夫烧起篝火，围坐在火旁烤牛肉吃。一行人吃了午餐，小睡一会，又继续进发。一天天周而复始。像行军一样，每天 5 点起步，9 点暂歇，下午 5 点再走，晚上 10 点休息。车夫在车上手执长鞭赶着牛群前进，玛尔可帮他们喂牲口，烧火烤肉，汲饮水，擦油灯。

南美大地的风光，海市蜃楼似地在他面前一幕幕地展开。有时看见褐色的树林。红色的雉谍围绕着分散的村落。有时经过一望无际的亮晶晶的盐滩，可能是古代盐湖的遗迹。到处都是寂寥荒漠的原野，偶然有几个彪悍的大汉骑着烈马，带着马群，飞驰而过。一天天地走着，好像海上航行那样寂寞而令人疲倦。好在天气晴朗，车队的行进还算顺利。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车夫对待玛尔可渐渐严酷起来了。对他凶狠，威吓、强迫他们为他做事，要他搬沉重的草料，到很远的河边取水，简直把他当奴隶看待。玛尔可坐在车上，身体随着车辆的摆动而颠簸，车轮和木轴的响声震得人耳聋，虽然很疲劳，晚上还是睡不着。草原上的干风不断卷来带有石油味的红色尘土，眼睛睁不开，呼吸也很困难，真是痛苦不堪。

因为过劳和睡眠不足，吃东西又不习惯，玛尔可的身体虚弱得像棉花一样。多日没有洗澡，满身都是灰尘，早晚还要受车夫们的叱骂和虐待。如果没有“头头”看在 15 个银里拉的份上，有时给他一点庇护的话，也许他的勇气和力气早就消失了。他躲在车角落里，背着人掩面流泪。每天起来，自觉身体比昨日更差，更没有精神，举目四望，那无边无际的原野，就像泥土的海洋，不知什么地方才是尽头。“呵！恐怕不能挨过今天晚上，今天就要死在路上了！”他自己心里总是浮起这种绝望的思绪。

那班人要他做更重的工作，他愈觉有病了。一天早上，一个车夫趁“头头”没注意，竟打了他一顿，说他汲水迟到了。后来，他们就轮流给他下命令，用脚踢他，骂道：“你得挨这一脚，你这小流氓，这一脚给你妈带去！”

他的心碎了，终于病倒了。一连三天发热，盖着被子躺着。除了“头头”有时递些水给他，摸摸脉搏以外，没有谁来看顾过他。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反复叫着：

“妈妈！妈妈呀！快来救救我吧！我快不行了，不能见到你了。妈妈！快来呀！”

边说边在胸前划着十字祈祷。幸好“头头”随身带着什么丸药给他吃了，

热度渐退，居然又能起来活动了。

可是。病好了，这旅行中最艰难的时刻也到来了。车队走走停停花了两个多星期，现在已到了去图库曼和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的三岔路口。“头头”要他下车，教他怎样走，替他把包袱缚在肩上，使他走路轻便些。玛尔可吻了“头头”的手，又向那些虐待过他的车夫们告别，这原是不情愿的，但也不得不这样了。玛尔可目送车队走上另一条路，在一片红尘后面消失了，才独自走上自己的旅程。

在荒凉无尽头的平原走了两个多星期以后，前面已呈现一片黛色的峰峦，山顶和阿尔卑斯山一样笼罩着白雪，好像又回到了故乡那样，给他一种亲切的安慰之感。原来这山是属于安第斯山脉，它纵贯南美大陆，东北从特立尼达岛绵延到接近南极的冰海，跨越 110 纬度；还有一件令他感到安慰的事是这里已进入亚热带，天气已经转暖。路上时有村落，可以在路旁小店里买点东西吃。有时还遇到马帮驰过。这里的妇女和小孩都坐在地上，肤色红黑，颧骨高耸，眼睛竖起，好像机器人那样慢慢转过头来看他，脸上毫无表情，那是印第安人。

步行的第二天，他尽力赶路，晚上便歇宿在大树底下。第二三天以后，身体渐渐疲乏，鞋子也破了，脚底被砂石磨破流血，又因食物过于粗糙，有点胃疼。看看天色又晚，不觉害怕起来。在家乡时，常听人家说，南美多毒蛇猛兽，有时真的好像听到毒蛇爬行的声音，令人心寒骨冷，刚才慢下来的脚步不得不又加快起来。有时想起母亲，如果她知道我在这里受苦受难，将怎样难过呵！同时，他的勇气也添了几分。为了消除恐惧，为了增加精神力量，就把过去和母亲在一起时的往事从头数起。做婴儿的时候，偎在母亲怀里，听母亲说：“伏在妈妈怀里睡觉吧！”很久很久，睡着了，母亲把被子盖在自己胸口。在热那亚码头上给母亲送行，母子难舍难分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妈妈！我能再见到你吗？我能走到你那里去吗？”他一面想，一面走在那从来没有见过的树林和甘蔗林边。前面是广阔的原野，蔚蓝的山峰耸立天际。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脚底起泡、流血，两腿酸痛无力。最后一天傍晚，他向一个行人问路，那人指着前面说：

“快了！从这里到图库曼只有 50 里了！”

他听了不禁欢呼了一声，两腿似乎突然轻快起来。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兴奋罢了。他终于精疲力尽，倒在一条小溪旁边，但他的心还是愉快地跳动着。他闭目休息了一会，睁眼一看，灿烂的群星在天空闪烁，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星空。他躺在草地上想，也许母亲这时正在想念着我呢！他轻声他说：

“妈妈！你在哪里？你现在正做着什么？你也在想念我吧？玛尔可就在离你很近的地方了呀！”

可怜的玛尔可！如果他知道母亲现在的情况，一定会像超人一样，拼命跑到母亲身边去！他的母亲现在正病着。躺在美贵涅兹一家住的邸宅的下房里。她因尽心尽力侍候主人一家，获得主人信任，美贵涅兹一家对她很好。当她随主人离开布宜诺思艾利斯时，已经有病了。到了科尔多瓦，虽然那里的空气清新，她的病也没有多少好转，而且堂兄和家里毫无消息，她好像预感到有什么不幸要降临到她头上，每天忧心忡忡，坐卧不安，她的病就愈来愈重，终致在内脏中长了癌肿，卧床服药半个月没有好转，非动手术不可。当玛尔可倒在路旁呼唤着母亲的时候，这边主人夫妇正在她病床前劝她接受

医生的手术治疗，她总是哭泣，坚决不同意。一个从图库曼来的有名的外科医生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一个多星期了。

“不！尊敬的先生和夫人，不要为我费心了，我患的是不治之症，与其在手术刀下死去，倒不如让我平静死去的好。而且，我家里久无音讯，肯定出了什么大事，让我还没有听到那不幸的消息以前就死去吧！”

主人夫妇反复劝她不要灰心，无论怎样也要把病治好，这也是为了拯救她的全家所必需做的。几个月前直接寄往热那亚的信，回信也该到了。但这些建议只是增加她的痛苦，因为她对家庭的担心，已不是一朝一夕，主人的说话只是更使她悲伤罢了。

“呵！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她叫喊着，绞扭着双手。“也许他们都活不长了，我还是死了好。先生，夫人！我衷心感谢你们！我肯定挨不过这一手术，医生明天再来也是无用的。我希望死，我命当死在这里，我已下了决心！”

他们还是安慰她说：“不要这样说。”执着她的手恳求她接受手术。

她疲乏地闭上眼睛，昏昏睡去，好像要死一样。主人夫妇在微弱的烛光下看见她这个样子，想起她往日勤苦工作，积劳成疾，想起她当初为了救济家庭，孤身出国，省吃俭用，把每一个铜市都寄回家去，而现在就要死在六千里外的异乡，这样正直善良，舍命为了丈夫和孩子的女人，真是伟大可敬。

玛尔可在路旁软绵绵的草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背上包袱，弯着腰，跛着走进图库曼市。这城市是阿根廷城市中最年轻最繁荣的一个，放眼望去，好像又回到科尔多瓦。罗萨里奥、布宜诺思艾利斯，仍旧是又直又长的街道，低矮的白色楼房，但到处都有参天的树木，芳香的花草，那湛蓝的天空、奇异的服饰使他觉得异常新鲜。在布宜诺思艾利斯体验过的那种狂喜的感觉又袭上心头。每走过一户人家，他总要往门窗里张望，看母亲是否就在里面，遇到女人，也要仰视一番。他想问问行人，又没有那样的勇气，人们都以异样的眼光看着这衣衫不整、满身尘垢。来自远方的少年。他想在这些人当中，找一个表情比较温和的人问一问。正在思忖着，忽然看见前面一间旅馆，招牌上写着“佛罗伦萨旅店”几个熟悉的字。那不是意大利一个有名的城市的名字吗？玛尔可走到门口，柜台里站着一个人戴眼镜的男人和两个女人。他进了店内，鼓起勇气问：

“请问，你们知道美贵涅兹先生家吗？”

“是那位工程师美贵涅兹吗？”

“正是！”玛尔可低声说。

“美贵涅兹家不在图库曼哩！”店主人说。

“哇！”玛尔可好像遇刺一样尖叫了一声，扑倒在地，店主人和附近的人都赶来把他扶起坐下，问是什么事。

玛尔可慢慢睁开眼睛，流着泪，把来图库曼的目的简单地说了。

“那也用不着失望，美贵涅兹的家虽不在这里，但距离这里并不太远，几个钟头就可以到的。”

“什么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玛尔可很快恢复了元气，急切地问。

“从这里沿河岸走15里，那个地方叫萨拉蒂罗。有一个很大的糖厂，厂旁有许多房屋，美贵涅兹就住在那里，谁都知道的，几个小时就可以走到。”

有一个闻声而来的青年说：

“上个月我还到过他家呢！”

玛尔可睁大眼睛，脸孔苍白，问道：

“你见到他家那个女佣吗？那个意大利人？”

“是那个热那亚女人吗？见到的。”

玛尔可听到这句话，就像见到母亲一样，先就悲戚地哭起来，然后又好像知道自己失态似的笑了起来。接着就正色地问：

“请告诉我，往河岸怎样走？我要马上到那里去，快告诉我！”

人们都劝他说：

“有差不多一天的路程呢！你太疲倦了，在这里住一晚，明天再走吧。”

“不！不！我一分钟也不能再等待了！”

人们见玛尔可已下定决心，便说：

“愿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路上要经过一座树林，你可要小心呵！祝旅途愉快，小朋友！”

那个青年人陪他到了河边，指给他道路，告诉他种种注意事项，目送着他在通往树林的小路上消失了。

这天晚上，是病人最可怕的一晚。病人因患处剧痛，导致精神痛苦，时时忍不住大声喊叫，使人担心血管会不会因此破裂。主人焦急得团团打转，大家都怕等不到医生到来她便死去了。显然，最可怕痛苦并不是来自她的肉体，而是来自她对遥远家庭的牵挂，使她憔悴、消瘦的也是这件事，她扯着头发喊叫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就死在这里吧！就在还没有见到他们以前死去吧！我可怜的孩子，他们快没有妈妈了，我可怜的亲人，可怜的小东西呀！我出来的时候，玛尔可还小哩，只有那么一点高。他是好孩子，我上船的时候，他拼命抱住我不放，哭得很伤心，可能他下意识里知道我们母子从此不能再见了！可怜的玛尔可！可怜的孩子！他们是这样地爱我，需要我，他们没有母亲，就会陷入不幸，沦为乞丐，向人伸手，也许会饿死。呵！我永恒的上帝！不！我不愿就此死去，快请医生给我动手术吧！让他剖开我的胸膛，我要活下去。快来救我吧！”

女主人和护士握着病人的手安慰她，又和她讲上帝和来世的希望，使她慢慢安静下来。但是，一会儿她又重新坠入死亡的痛苦中，扯着灰白的头发，像婴儿一样哀哭，喃喃地说：

“呵！我的热那亚，我的家！我的海！我的玛尔可！他现在在哪里呀？我的亲人！”

现在是午夜。她那可怜的玛尔可已经沿着河岸走了几个小时，正步入那片大森林。森林里的大树，又大又直像教堂的门柱，枝叶亭亭如伞，月亮在高空洒下一片银光。阴沉沉的森林里，他看见无数巨人一样的树木，或直立，或倾斜，或扭曲，互相交错倾轧。有的像颓倒的塔，又被浓密的植物覆盖着。有些树木聚集成巨大的群落，好像枪刺那样直插云天。整个森林就好像一群狂暴的巨人，你死我活地寸土必争地抢夺着地盘。这真是植物界中庄严可怖的景观了。

这时，他已经从极度迷惘中恢复过来，他的心又飞向母亲。他已疲乏不堪，拖着受伤的脚独自在这可怕的森林中行走。仅是在森林的隙地间看到构筑在树下的小茅屋，就像一堆蚁窝，间有水牛睡在路边。他虽然疲乏，神志还是清醒的，他虽然独行，还是有勇气的。壮美博大的森林使他的灵魂也崇高起来，想到亲爱的母亲近在咫尺，他就获得力量，变得刚强了。回想已经

走过来的几千里路程，在汹涌的大海和荒无人烟的草原上所感受的恐怖。痛苦、饥饿和寒冷，以及自己在这些生死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决心，就觉得再艰险的旅途也能越过。他心中涌动着神圣坚强的热那亚人的血，鼓舞着他的乐观和勇气。一向在他心目中闪现的母亲的形象，此时好像已近在眼前，可以触摸到似的，母亲笑起来脸上的皱纹，眼神，嘴唇的动作，以及母亲衣服上的花纹和皱褶，都异常地清晰。他心里充满喜悦，精神振作，热泪纵横，大踏步朝前走去，在月光满铺的山径上，一边走一边和母亲说话：

“妈妈！看看我！我在这里，我们从此永远不再分离了，一起回家去吧！我将永远留在你身边，永不分离了！”

此时，不知不觉间，月亮的银光已在森林中消逝，而美丽的晨曦已经高高照临。

早上8时，一个年青的阿根廷医生带着护士从图库曼来了。美贵涅兹先生和夫人用最温和的语言劝说她接受手术。但她觉得已经精疲力尽，定会死在手术台上，与其经受更剧烈的手术痛苦而死，倒不如就这样延续儿小时的生命。医生反复劝她说：

“这手术是安全的，你要拿出勇气来，如果你拒绝手术，那就真的要死了。”

“不，我不广她微声地说，“我有死的勇气，但我不能忍受这毫无意义的剧痛，请让我平静地死吧！”

医生也觉得毫无办法，不再说什么了，再也没有人进一步劝说了。她转过脸来，向女主人作最后的嘱托。她用极大的努力抑制住悲哀，说道：

“亲爱的夫人，请你把我的这点钱和行李转交给大使馆寄回家去。我希望我的一家平安，我心里有这个预感。请劳神写一封信给他们，说我天天想念他们，我曾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付出了我的劳动，我的一切，我只是以不能再见他们一面为终生憾事。我虽然病成这样，还是每天为孩子们祈祷。请告诉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到死也怀念着他们。”

活还没有说完，突然一阵极大的悲哀攫住了她，她捶着胸脯叫道：

“呵！我的玛尔可！我的宝贝！我的生命！……”

当她用含泪的眼睛环顾四周时，她发现女主人已被人叫出去了，只有两个护士站在床前。她听见邻室传来急行的脚步声，低低的说话声和压低了了的惊叹声。病人凝望着门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医生带着惊异的神色匆匆进来，后面跟着主人夫妇，他们的脸色和刚才不一样。医生向主人说：“现在就告诉她吧！”她听不懂。

“约瑟华厂主妇用颤抖的声音向病人说，“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是你日夜祈祷的大喜事呢！”

病人注意地听着，主妇接着大声地说：

“好消息，带给你极大喜悦的消息！”

病人睁大眼睛看着。

“给你看一个人，你看是谁来了？”

病人用力抬起头，先看看女主人，然后向门外张望。

“一个人，你没有预料到的，他刚才赶到！”女主人补充说。

“是谁？”病人尖声地问，一动不动。忽然，她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呼，霍地坐了起来，两手压着鬓角，像看见超自然的幻影。她看见一个蓬首垢面，衣不蔽体的男孩站在门口，后面站着医生。

“玛尔可！我的儿子！”

玛尔可奔向前去，她张开双臂把他紧紧抱在胸前，从心灵深处爆发出一声笑，终于呼吸急促，倒回枕上。

可是，她很快便苏醒过来，狂喜地吻着儿子说：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是真的吗？谁带你来的？你是一个人来的？没有病吧？你真是玛尔可吧？这不是梦吧！你说一句话给我听听！”

说着，又突然改了声调说：

“不！先别说，等着。”她转向医生说：

“医生！快给我动手术吧！我一定要把病治好。我准备好了，不要再延迟了，请你们把玛尔可领到外面去，别让他听见——玛尔可，没什么，以后再告诉你，再吻一次，去吧！医生，快给我动手术吧！”

女主人领着玛尔可出去，下房的门立刻被护士关上了。美贵涅兹先生打算把他领到较远的房间去，玛尔可却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他问道：

“我母亲怎么了？他们要给她做什么？”

“是的，你母亲病了，要动手术。你到这边来，让我详细告诉你。”

“不！”玛尔可还是站在那里不动，说：“我要留在这里，就请你马上告诉我。”

工程师拉他过去，向他说明他母亲得病的经过。他听了很担心母亲的病治不好。

突然，下房门缝里传出一声尖锐的呼叫声，好像一个人受到致命的伤害。玛尔可惊叫：

“我母亲死啦！”

医生从门口出来说：

“你母亲得救了！”

玛尔可深情地望着他，投身到他脚下，抱着医生的腿哭着说：

“医生，谢谢你！”

医生搀他起来说：

“起来吧！勇敢的孩子！是你救活了你的母亲呵！”

夏天

24日，星期三

学年结束的气氛已经很浓了。夏天，南风微微地吹着，校园里树木繁茂，开了满树的花，投下清凉的绿荫。我们都改穿夏装了，放学的时候，到处都是白蝴蝶一样的小学生，多美呀！

同学们蓄得长长垂在肩上的头发都剪短了，露出脖子。大家戴着各式各样的草帽，后面拖着丝带。衣服的领子和袖口上、衣襟上都缀着鲜艳的红绿花边。流苏、彩绦，这都是母亲们为儿女亲手打扮的，就是那些家境贫寒的母亲，也要尽量把孩子装扮得像个样子。有些上学没戴帽的，可能是从家里跑步赶来的。也有穿白运动服，水兵服的。黛尔卡谛老师班上有一个全身穿红衣服的小朋友，远看活像一只煮熟了的龙虾，特别引人注目。

最有趣的是“小石匠”，他戴一顶很大的草帽，就像半截蜡烛上的灯罩，在这顶大草帽下面，扮他的滑稽鬼脸，没有人看了不哈哈大笑的；可莱谛已把他的猫皮帽换成灰色绸旅行帽了；华梯尼穿着绣有许多花饰的苏格兰服；只有普莱可西还穿着铁匠的蓝工作服，而克洛西则穿着领口很大的单衣。

至于卡洛斐，已经脱去他为了遮掩货物而特制的长大衣，只穿着有几个贴袋的衣服了。衣袋里的货物，从外面就可以看见一些，有用半张报纸糊成的折扇，手杖把头，打鸟的弹弓，药用食用植物，有时还从口袋里出来一个金龟子，在他衣襟上慢慢爬着。

有些年幼的低班生，拿了花束来送给女老师。女老师们也穿起明快的淡色夏装来了。帽上插红羽毛的女老师还是戴着帽子，而在领口上结着红丝带，她的学生要去拉她的丝带时，她总是笑着避开。只有那位“修女”老师还穿着黑色的衣裙。

现在又是樱桃上市，蝴蝶飞舞，乐队演奏，野外远足的季节。五年级的学生，都到波河去游泳，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暑假了，大家早在盘算着暑假要做什么有趣的玩意，热烈地谈论着。只有卡隆，还没有摆脱失去母亲的悲哀。还有就是我二年级时候的女老师，日渐消瘦苍白，不停地咳嗽，走路时微弯着腰，伤感地和我打招呼，使我心里十分难过。

诗心

26日，星期五

安利柯呵！你好像渐渐能够体会学校生活的诗情画意了。但你现在所体会到的只是学校内在的主观的诗意。再过20年，到你领着自己的儿子去上学的时候，那时你所体会到的学校生活，将比现在更美，更有诗情画意了。那时你就像现在的我，能领会到学校外在的客观的诗意了。

每天，我在等候你下课放学的时候，就在临近学校的幽静的街上漫步，侧耳静听楼下百叶窗里面的声音。从一个窗口里，听到女老师的声音说：

“唉呀！有这样写的T字吗？这不对，孩子！让你父亲看见将怎样说你呵！”

从另一个窗口，又听见男老师粗大的声音说：

“现在买了50米的布，每米的价钱是4.5里拉，再将它卖出……”

走前几步，又听见那位戴红羽毛的女老师高声念着课文：

“于是，彼得洛·米卡把那引火线点着……”

隔壁教室里却传出好像无数小鸟在叫的吱吱喳喳的声音，大概是老师偶然因事离开了吧？再转到那边，听见一个学生在走廊上哭，一位女老师在劝慰着他。从楼上窗口传来的是联系着伟大人物名字的关于美德、爱国、勇敢的诗篇的片段。

过了一会，忽然静下来了，静得好像整座大楼空无一人，谁也不相信里面坐着700多名小学生呢！就在这时却响起一阵活跃的谈笑声，大概是老师说了些什么幽默的话吧！路上的行人都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这所聚集着一大群充满朝气、充满希望的孩子的学校。

突然，一阵嘈杂的声音在楼上楼下哄然而起。有折合书本和纸夹的声音，有移开椅子、关闭抽屉的声音，有人大声说笑，这是校工摇铃放学了。在外面等候着的学生家长都聚在校门口，望着潮水一样从大楼里涌出来的孩子。孩子们有的到门廊下拿自己的衣帽，有的整理自己的书包，大声喧哗着。老师们好不容易才迫令他们排好队列，按顺序走出校门。

在外面等候的家长，接到自己的孩子，忙着询问学校里的情况：

“考得好吗？——出了几道题？——“明天考哪一门？——什么时候月考？”

那些可怜的不识字的母亲打开儿子的笔记本，看着那些题目问这问那：“只有8分吗？不是10分就得奖牌吗？那9分的呢？”

或是担心，或是高兴，或是向老师询问，或是谈论关于考试的话题，多美呀！这对于世界是多么伟大的希望呀！

——父亲

聋哑学校

28日，星期日

再没有比今天去参观聋哑学校更有意义的亭来结束这个5月份了。

今天清早，门铃响了，父亲去开门，只听他惊异他说：

“呀！不是乔治亚吗？”

我们家在支利的时候，乔治亚是我家的园丁。后来他去希腊做了三年铁路工人，昨天回到热那亚。他带着一个大旅行袋，比以前老了一些，但脸孔还是那样红润愉快。

父亲请他进来，他推辞了一会，进来满脸严肃地问道：“我家里怎么样？我的奇奇阿怎样？”

“我知道她最近在学校很好的。”母亲说。

乔治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唉！上帝保佑，已有三年没有见她了，其他亲人也见不到，不知道她现在怎样。我甚至没有勇气去聋哑学校看她呢！我先把行李寄放在这里，到学校去接她回家吧！”

父亲说：“我们跟你一起去。”

“对不起，还有一句话想问问——”不等园丁说完，父亲插话说：

“你在希腊还好吧？”

“还算好，谢谢上帝！总算挣了一些钱回来。刚才我要问的是我那聋哑女儿究竟受了些什么教育？可怜，我出国的时候，她不会听，不会说，像个小动物，可怜的小东西！妻子来信说，那孩子正在学说话，进步还不小哩！但我并不十分相信。我想，像她那样的人能学什么说话呵！她学的手语我又不懂，我和她之间有什么办法可以沟通呢？可怜的孩子，只要我们不幸的父女俩能沟通，我就十分满意了。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学习的。”

“我也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去吧！不要浪费时间了。”父亲微笑着说。

聋哑学校离我们家不远，园丁一面走一面忧虑他说：

“呵！可怜的奇奇阿，生下来就聋，我从来没有听她叫过爸爸妈妈。我叫她，她也听不见。幸而遇到好心人资助她入聋哑学校，八岁时才进去，已经三年，11岁了，长高了吧？她的情绪还好吗？”

“一会儿便知道了。”我边走边回答说。

“学校在什么地方？”他问。“当时我已经出国，是由我的妻子送她来的。似乎就在这附近吧？”

不一会，我们到了。进了接待室，就有职员来打招呼。

“我是奇奇阿·渥奇的父亲，请带她出来见见面。”园丁说。

“现在她们正在上游戏课呢，我去通知舍监。”职员说完，便到里面去了。园丁默默地看着墙壁上学生的作业，但好像视而不见。

门开了，一位穿黑袍的女老师领着一个女孩出来。父女相对默看了一会，

便向前互相拥抱哭了起来。

女孩穿着白底红条衣服，围着灰色的围裙，长得比我还高。她抱着爸爸的脖子哭着。

园丁上下打量着女儿，气喘吁吁他说：

“呵！长大了，也好看多了。我可怜可爱的奇奇阿呀，我的哑女！这位就是孩子的老师吧？你叫她做点手语给我看，我也想慢慢跟她学，好懂得她的意思。”

老师微笑，面对女孩低声地问：

“这位来看你的是谁？”

女孩像初学意大利语的外国人那样，用走腔走调的声音微笑着回答说：

“他是我的父亲。”

园丁听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讶他说：

“会说话了！这是可能的吗？会说话了呀！你能说话了，再说点什么我听听。”说着，又再次抱着女儿亲吻。

“老师！你不是教她手语的吗？她不用手语，你是怎样教出来的？”

“不是，渥奇先生，我们不用手语，那是旧的方法。我们教的是新的口语法，你是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我到国外去了三年，家里虽写信告诉我，我总不大相信。我真是一个木脑瓜呵！孩子，你听懂我的话了？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回答我，你听到我说什么？”

“不！先生！她还是听不见你的声音。她之所以能懂你的话，是因为看到你的嘴唇动作而领悟到你的意思，她听不见你的声音，就像她听不见她自己的声音一样。她之所以能够说话，是我们一字一句地把嘴唇和舌头的动作同她的呼吸和喉咙配合而发声的。”老师解释说。

园丁张大嘴巴，不理解，不相信。他向着女儿的耳朵小声他说：

“告诉我，奇奇阿！爸爸回来了，你高兴吗？”他抬起头，等待着女儿的回答。

女儿望着父亲思索着，但不会回答。父亲困惑了。

老师笑着说：

“先生！她不能回答你，是因为没有看到你嘴唇的动作，你是在她耳旁说的，你面对着她再问问她看。”

父亲面对着女儿问道：

“爸爸回来了，以后再也不去了，你高兴吗？”

女儿望着父亲的嘴，看到了嘴唇的动作，明白地回答说：

“爸爸回来，以后再也不去，我高兴。”

父亲又热烈地拥抱女儿，急于弄清楚她究竟是否能回答他所有的问话：

“妈妈叫什么名字？”

“安东尼亚。”

“小妹妹呢？”

“阿黛拉德。”

“这里是什么学校？”

“聋哑学校。”

“10的2倍是多少？”

“20。”

当我们以为他一定会开怀大笑的时候，他突然转笑为哭，但那是快乐的哭。

“别哭！你应该高兴才对，你看，弄得孩子也哭了。请别哭了吧！”老师说。

园丁回过头来，捧着老师的手不停地吻：

“谢谢！一百个谢谢！一千个谢谢！老师先生！请原谅，我除了说谢谢以外，真不知要说些什么才好了。”

“你女儿不但会说话，还会写字，做算术，知道所有日常用品的名称，连地理。历史也懂得一些呢！现在已升入正班。再过两年毕业后，就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了。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生，有许多已做了商店售货员，和正常人一样呢！”

园丁又一次感到不可思议。他的思绪好像有点紊乱，望着女儿，抚着她的头发，从脸上的表情看似乎有了新的疑问。

老师向站在旁边的职员说：

“去叫一个预科生来。”

职员进去，领了一个才进校几天的八九岁的女孩出来。老师说：

“这孩子入学不久，才学初级课程。你看我是怎样教她的，我要她发 E 音，请注意。”

老师张嘴作一个发 E 音的口形，叫孩子照样发音，但她却发出 O 音。

老师摇摇头，她执着小女孩的一只手放在她的喉部，另一只手放在胸部，重复发出 E 音。女孩的手感觉到老师喉头和胸部的动作，就张开嘴发出正确的 E 音来了。

老师接着又用同一方式教孩子发出 C 音和 D 音。问园丁：

“现在你明白了吧？”

园丁明白了，但好像比早先更为惊奇。

“那么，你们是这样一个个地教她们的吗？”他问道，等着老师的回答。

“那需要多大的耐心和精力呵！一点一点地，一个一个地，一年一年地，把先天聋哑的人教会说话，你们真是圣人，是天使，在这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东西能报答你们的了。我应该说些什么好呢？让我和女儿单独在一起，哪怕是五分钟也好。”

园丁把女儿领到面前坐着，问了种种问题，女儿都一一回答了。他笑着，眼睛发亮，用拳击着膝盖。他执着女儿的双手，凝望着她，高兴地在一旁听女儿说话，就好像在听天使说话一样。他问老师说：

“我可以见见校长先生，当面向他道谢吗？”

“校长不在。你应该道谢的还有一个人。在这里，每个年龄较小的学生都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做她的姐姐或妈妈。照顾你女儿的是一个 17 岁的面包师傅的女儿。她对奇奇阿可好啦！这三年来，每天替她穿衣、梳头，教她念书、做针线、补衣服，她们俩真是一对好朋友。奇奇阿，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女孩微笑着说：“卡德琳娜·佐丹奴。”她又对爸爸说：“她对我非常——非常好！”

老师示意职员，又从里面领出一个淡色头发、脸色红润、身体壮实的哑女出来。她也穿着白底红条衣服和灰色围裙，站在门口，有点害羞地低头微笑着，外观像个妇人，其实还是女孩。奇奇阿立刻走上去拉着她回到父亲身旁，女孩用粗重的声音说：

“卡德琳娜·佐丹奴。”

“呀！好一个端庄的姑娘呀！”园丁赞美着，想伸手去抚摸她，又缩回来，重复他说：

“多好的姑娘呀！愿上帝保佑你，赐给你好运和安慰，祝你和你全家快乐。你待我可怜的奇奇阿那样好。我是一个老实的工人，穷孩子的父亲，衷心祝福你！”

那姑娘爱抚着奇奇阿，还是低头微笑着，园丁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好像她是一位圣母。

“你可以把女儿接出去玩一天的。”老师说。

“我可以带她去吗？那太好了！我带她回老家康多夫去，明天准保送回来。真没有想到能带她出去呢！”

女儿进去换衣服。园丁说：

“三年不见，已经会说话了！今天我带她回康多夫去。首先我要陪她到都灵街上看看，然后带她和亲友见见面。呵！这日子真美呵！我心里真安慰呵！”

女儿穿了外套，戴了帽子出来，拉着父亲的手。园丁走到门口，向老师说：

“衷心感谢各位，明天回来再向大家道谢吧！”忽然，他停下来，放开女儿的手，往背心里摸索了一会，激动地说：

“喂！老师！我并不是一个穷光蛋！我这里有 20 里拉捐赠给学校，是金币呢！”的一声，把钱放在桌子上。

“不！先生！”老师感动他说。“我不是学校主管，请你拿回去吧！校长在时你跟他谈吧！但他肯定不会接受，这些钱是你辛勤劳动得来的。我们十分感谢你！”

“不！我要把这些钱留下！”园丁坚决地回答说。老师把钱放回他的袋里，不让他再拿出来。园丁摇摇头，向老师和那大女孩送上一个飞吻，拉着女儿和我们一起走出校门。

“走吧！走吧！我可怜的哑女，我的宝贝！”

奇奇阿用她特别的声音说：

“今天的太阳真好呵！”

6月

加里波第将军

6月3日

今天是国丧日，加里波第将军昨晚逝世了。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吗？他是把1000万意大利人从波旁王朝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人。他75年前生于法国尼斯，是个船长的儿子。他8岁时就救过一个女子的生命；13岁救起朋友遇险的小船；27岁的他，在马赛救起一个落水青年；41岁，在海上救助过一艘遭受火灾的难船。他为了外国人民的自由，在美洲作战10年；为争取隆巴尔第和杜伦蒂诺的自由，曾和奥地利军三次作战。1849年他参加罗马保卫战，抗拒法国入侵；1860年他参加解放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的战争；1867年再为解放罗马而战；1870年为保卫法国，和法军并肩作战，抵御德军。他具备英雄的热情和征战的天才，是在40次战争中得到37次胜利的名将。

他平时隐居孤岛，靠做工和耕田为生。他还做过教师、水手、工人、商人、士兵、将军和政治家，是个朴素、伟大而善良的人。他热爱人民，保护弱小，憎恨一切剥削压迫。他乐于助人，不慕虚荣，视死如归。他热爱祖国，当国家有事，便拔剑而起，振臂一呼。所有有志之士，群起响应，水手离开他们的船舶，青年离开他们的学校，绅士离开他们的庄园，纷纷齐集在他闪耀着荣光的战旗下作战。

他出征时常穿红色军衣，矫健儒雅，有大将风度。在战场上，令出如山，威如雷电。他的纯真如同赤子，他的思虑如同圣哲。千千万万意大利热血男儿在与敌人作殊死战斗时，只要远远望见他威风凛凛的身躯，就勇气百倍，愿意为完成将军交给的任务而牺牲。他和部下同甘共苦，受到广大军民的爱戴，大家都衷心为他祝祷！

现在将军和我们永别了！全世界都在同声哀悼。你现在对将军的认识还不深，当你读过他的传记，你就会常常记起他的教诲，就会更深刻地认识他，他的身姿在你的心目中就会更加高大。他那作为人民解放者的光辉形象，将永远像巨星那样照耀着人们的心。意大利人将在提到他的名字时扬眉吐气，勇往直前！

——父亲

军队

11日，星期日

因加里波第将军之丧，国庆节延迟一周，今天才在卡斯德罗广场举行国庆阅兵式。

无数的群众站在大街两旁。各军兵种的司令官率领着他们所属军队在大街上通过，军乐队吹奏着雄壮的进行曲。父亲把部队的名字和军旗——指给我看。

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事学院的学员。他们是将来的工程兵和炮兵指挥官，约300人，一律穿着黑色的制服，庄严威武地过去了。接着是步兵。有曾在

加里波第（Gatibald1.GJtisePpo 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革命民主派领袖，军事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为意大利的复兴和统一而进行宣传 and 战斗。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曾缺席当选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

哥伊托和圣马谛诺作战的奥斯塔旅团，有曾在菲塔多城作战的巴加莫旅团，共有四个联队。他们帽沿上的红色缎带随风飘动，好像两行战场上的血色红花。步兵之后是工程兵团，这是战场上的工人，军帽上饰着黑色的马尾和深红的丝绦。工程兵后面是几百名军帽上插着长羽毛的兵士，这就是“阿尔卑斯山岳兵”，个个高大壮健，皮肤黝黑。他们戴着格拉勃利亚式的军帽，那绿色的衣领，意味着故山故土的草色，十分醒目，群众中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赞叹声。接着是射击兵，就是最先从城墙裂口攻入罗马城，建立了赫赫战功的第十二联队。他们军帽上的羽饰在风里飘动，好像一重重黑色的波浪。他们高奏着凯旋的军乐，可是，这乐音不久就被另一种粗重的隆隆声掩盖了，原来是炮兵部队来了。炮兵军帽上饰着黄色的缎带，他们坐在高高的弹药车上，300 辆车由火红的骏马牵引着，每辆车后面都有一尊长长的加农炮，闪着黄铜和钢铁的光辉。后面跟上来的是山炮部队，步子缓慢而庄严，他们的炮由强壮的骡马牵引，是曾经给敌人送去恐怖和死亡的威武的部队。最后是热那亚骑兵联队，骑兵们在高头大马上手持钢枪，刺刀闪着寒光，他们的甲冑和队旗在阳光映照下金碧辉煌。他们曾经 10 次从圣露西亚到维拉弗兰卡像旋风一样扫荡敌人。广场上响起一片铃声和马嘶声。

“呵！多好看哪！”我禁不住欢呼起来。父亲在后面按着我的肩膀说。

“不要把军队的检阅当作表演。这许多满怀活力和希望的青年战士，一旦国家需要，他们就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呵！你每次听到‘军队万岁！祖国万岁！’的欢呼声时，你要想到，在通过的团队后面，血染的军旗掩盖着战士的遗体，你就会从心灵深处产生对他们的崇高敬意，而祖国的形象也就因他们的强大而更加庄严伟大了。”

意大利

13 日，星期二

在国庆节，应该这样向祖国致敬：

“意大利呵！我亲爱的神圣的土地！我的祖先曾生在这里，葬在这里，我和我的子孙也将是这样。美丽的意大利呵，你有古老的伟大光荣的历史。过去几年来，你更有着统一和自由，你的神圣的知识之光辉耀全球！为了你，无数的勇士战死沙场，无数的英雄上了断头台！你是 300 个城市和 3000 万儿女高贵的母亲。我，一个孩子，虽不能知道你、了解你的全部，却是全心全意地爱你，崇拜你。我能生长在你怀抱里做你的儿子，真感到荣幸和自豪。我爱你壮丽的海和崇高的山，我爱你那神圣的古迹和不朽的纪念物，我爱你繁荣的城市和丰美的田园。我把孩提时代始见始闻最系恋的那部分推而广之，整个地崇敬你——勇敢的都灵，富丽的热那亚，知识广博的波罗格那，艳丽的威尼斯，强大的米兰；我更以作为你的儿子的虔诚，爱着高雅的佛罗伦萨，威严的已勒莫，欢乐而美丽的那不勒斯，以及令人惊奇的永恒的罗马！”

“我的神圣的祖国啊！我爱你！我起誓，凡是你的儿女，我都要像兄弟姐妹一样爱他们：凡是我国的伟人，不论他们是今人还是古人，我都要衷心尊敬；我要努力成为勤勉正直的公民，不断地提高自己，使我能对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将竭尽我微薄的力量，防止一切不幸，无知、不义和罪恶来玷污你，使你能够保持主权的尊严和国力的强大，和平发展。我誓以我的智慧，我的体力，我的灵魂，谦恭而热情地为你造福；一旦到了应把鲜血和生命贡献给你的时刻，我就向苍天呼唤你的圣名，最后吻别你圣洁的旗帜，我

的鲜血将为你挥洒，我的生命将为你牺牲！”

——父亲

炎夏

16日，星期五

国庆节以后，气温五天中上升了3℃。季节已经到了仲夏，春天里人们脸上玫瑰那样的颜色已经褪去，身体也逐渐瘦削。大家都疲倦得懒洋洋地，头也抬不起来，眼睛也睁不开了。可怜的耐利，受不了炎热的折磨，脸色蜡黄，常常枕着笔记簿沉沉睡去。坐在他旁边的卡隆看他睡了，便把课本打开竖在他前面，不让老师看见他。克洛西打瞌睡的时候，红头发靠在椅背上，从一个角度看上去，他的头好像和身子分开了似的。诺皮斯老是嘀咕教室里人多，空气不好。

上课真难受呀！望着室外清凉的绿荫，恨不得马上跑出去躲一躲，而不再把自己关在课室里。每天放学的时候，一见到母亲，我的精神就好起来了。她总是先看我的脸色好不好，当她陪我温习功课的时候，常对我说：

“你觉得精神好吧？”

每天早上6点钟，她催我起床做课时，对我说：

“好好用功，只有那么几天就放暑假，可以自由自在休息了——到时你就能到乡下绿荫底下去啦！”

母亲还给我讲，在这样炎热的夏天，有许多农村小孩，头顶烈日，从早到晚在田里劳动，或者在河边挖沙，眼睛和皮肤都被阳光的伤了；有些玻璃工厂的小孩，整天对着火炉吹制瓶子，他们天刚亮就要起床做工，而且是没有假期的。

听了这些，我怎能不振作呢？说到振作，在班上还是要推戴洛西第一。他好像从不怕热，从不打瞌睡的。无论什么时候，都那样清醒快乐，好像冬天一样地细心用功。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会令人头脑清醒的。

此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顽强的斯带蒂，他怕自己打瞌睡，就捏自己的脸，拼命睁开眼睛，咬紧牙关，那神气好像要把老师一口吞下去；还有一个是商人卡洛斐，他聚精会神地用红纸糊着纸扇，贴上从火柴盒上剪下来的花纸，卖两分钱一把。

最令人佩服的是可莱谛。据说，他早上5点钟起床，帮父亲背柴，但是，一到11点钟，就支持不住，打起瞌睡来了。当他醒过来，就捏自己的脖子，或禀告老师出去洗洗脸。可是，今天他却再也抵挡不住，伏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了。老师在讲台上大声叫他，他也听不见，惹得老师恼了。住在可莱谛隔邻的卖炭人的儿子培谛说：

“他今早5点钟就起来背柴，直到7点钟呢！”

于是老师不再催他，让他再睡了半小时，这才走过来摇醒他，吹他的脸。可莱谛猛然抬头，看见老师站在前面，不觉一惊。老师温和地抚着他的头发说：

“我不责备你，我的孩子！因为你打瞌睡不是由于懒惰，而是由于劳动而疲倦。”

我的父亲

17日，星期六

安利柯！如果是你的同学可莱谛或卡隆，决不会像你今天下午那样回答父亲的话吧？你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来呵！你必须向我严肃保证，在我有生之年决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每一次从你嘴里吐出失礼的驳诘来回应父亲的批评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将来定有那么一天，父亲会叫你到病榻旁，对你说：“安利柯！我要和你永别了。”呵！我的孩子！当你听了父亲最后的嘱咐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你一个人在父亲书房里哭，对着他遗留下来的书籍文具，回想起以前许多对不起他的事，你大概会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吧？到了那时，你才会醒悟到，父亲一直是你最好的朋友，当他责备你的时候，他心里比你还要难过；你才会知道父亲心里难过，完全是为了你的缘故。那时候，你就会伏在父亲书桌上——他为了儿女辛勤工作一辈子的书桌上，流下忏悔的眼泪吧！你不知道，父亲为了让你们的心灵健康成长，把一切艰难困苦都向你们隐瞒了。你也许还不知道，父亲因为操劳过度，身体已远不如前。他向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总是提到你，怕你将来贫穷而没有依靠。他常在深夜拿着油灯走进你的卧室，看你睡得怎样，然后继续工作到深夜。世间忧患再多，父亲有你在你身边，也就可以忘却了。你给父亲一分敬爱，父亲就会从你身上得到十分的安慰和勇气。如果你对父亲的爱护和鞭策，采取抗拒的态度，那他将怎样地失望和悲哀呵！

安利柯！千万不要让忘恩负义之罪把自己玷污呵！将来你就是成为一个圣哲，也不足以报答父亲的恩情于万一。而且，人生很不可靠。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很难逆料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幸就会降临到你父亲身上。三年？二年？甚至一年，几个月，都很难说。安利柯！万一有那么一天，母亲穿上丧服，家里将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多么空虚、寂寞、悲凉呵！

现在，父亲正在书房工作，你快到他那里去，别让他听见，伏在他膝盖上，请求他的宽恕和祝福吧！

——母亲

郊游

19日，星期一

父亲这次又饶恕了我，还同意我跟着可莱谛父亲去郊游，那是上星期三约好的。

我们早就想到郊外山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昨天是星期天，下午两点钟，大家依约会合。同行的有卡隆。戴洛西、普莱可西、卡洛斐和可莱谛父子，连我共七人。大家准备了水果、香肠，熟鸡蛋等食物，卡隆背着两瓶自葡萄酒，可莱谛用他父亲的军用水壶装满啤酒，普莱可西则提着两公斤面包。

我们一行坐车到了山下，转入上山的小路。山上林木荡郁，绿荫满地，空气清新。我们真如脱缰的马一样，在草地上打滚呀，在灌木丛中跑呀跳呀，在小溪边洗手洗脸呀，老可莱谛把上衣脱下搭在肩上，衔着烟斗，走在我们后面，时时告诫我们，小心别让荆棘把衣服扯破了。

普莱可西吹起口哨，我以前还没有听他吹过呢。小可莱谛也边走边吹。他硬要替别人背东西，虽然累得满身是汗，还是像山羊一样走在最前面。戴洛西和我走在一起，一路教我认识各种植物和昆虫，真不知道他是怎样学来这许多东西的。卡隆一边走，一边默默地嚼着面包。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他便沉默了许多，想来他吃的面包也不像从前那样有味了吧。可是，他待人还是那样和气，当大家要跳过水沟的时候，他便第一个先跳过去，然后伸手

帮助别人跳。普莱可西因为小时候曾被牛碰伤过，见了牛就害怕，卡隆见有牛来，就走到普莱可西前面保护他。

我们上了圣。玛加丽塔山，又跑着，跳着，滚着下了斜坡。普莱可西一不小心滚到荆棘丛里，把他父亲的工作服扯破了，很惋惜地摩掌着。口袋里总是带着针线的卡洛斐，便上来替他缝补，普莱可西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再乱跑了。

卡洛斐一边走，一边手不闲着。一路上他采集用来做凉拌菜吃的野菜和蜗牛，一见有闪光的石头就捡起来，说是里面也许含有金银呢！

我们跑呀，爬呀，滚呀，经过树荫和小路，气喘吁吁地到达山顶，在一块草地上坐下来。举目四望，远处是戴着雪帽的苍茫的阿尔卑斯山，近处是一片广阔的田野。这时，我们都觉得饿极了，看见面包就觉得它更有味哩！

大家围坐在草地上，老可莱谛把香肠、鸡蛋、面包放在南瓜叶上分给大家。我们一面吃，一面谈着老师，同学的轶事和即将到来的学年考试等等。普莱可西吃得很斯文，而卡隆则大口大口地吃。可莱谛盘腿坐在他父亲身边，一个老，一个少，长得一模一样，而且都喝得满脸通红，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着。他父亲酒量很大，把水壶里的啤酒喝光了还不算，还把我们的杯里喝剩的一半都喝了。他摇摇头说：

“酒对你们正在上学的青少年是有害的，但对于柴店老板却是必要的。”说着，大笑起来。他捏着儿子的鼻子摇了摇说：

“诸位！你们要善待这小家伙呵！他也是正直清白人家出身的哩！我这样自夸自赞，多可笑呵！”

除了卡隆，大家都被逗乐了。老可莱谛又喝了一口酒说：

“说来惭愧！你们现在都是好朋友，说不定再过几年，谁知道呢，戴洛西和安利柯，或你们中间还有什么人，做了法官或大学教授，其余的也许到商店或工厂去了。天晓得，你们便彼此分开了，朋友们！”

“哪能呢！”戴洛西插上说。“对于我来说，卡隆永远是卡隆，普莱可西永远是普莱可西，其余也都一样。我即使做了俄国皇帝，也决不和大家分开！”

老可莱谛举起酒杯说：

“好！感谢上帝！能够这样就好！请大家碰杯，学校万岁！同学万岁！不论贫富都是一家人呵！”

大家都举杯相碰，老可莱谛站起来把自己杯里的酒彻底喝光，高呼：

“第四十九联队第四大队万岁！诸位！如果你们做了军人，也要像我们联队的老战士那样，英勇作战呵！孩子们！”

不觉太阳已经西下。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手挽手，一面跑，一面唱，到了波河岸边，已是暮色苍茫了。芦苇丛中有许多萤火虫飞来飞去，煞是好看。临别时，我们约定星期天到维克多·伊曼纽尔剧场参加夜校毕业典礼颁奖大会。

多美的一天哪！坐车回家，天已经黑下来了。才走上楼梯，没想到遇见我的老师从楼上下来。她见了我，像久别重逢似的，握住我的手，在我耳边低声他说：

“安利柯！再见了，记着我！”

我看见她哭了。我上楼把这情形告诉母亲：“我刚才遇见我的老师了。”

母亲红着眼睛回答说：

“你的老师刚才回去休息了，她的病很重呢！”

劳动者授奖大会

25日，星期日

今天，我们到维克多·伊曼纽尔剧场参加劳动者授奖大会。这次大会是给优秀的工人和农民发奖金、奖章，给工人夜校成绩合格的学员发文凭、书籍的。

会场的布置和3月14日那天的授奖大会一样。我们到达时，剧场里坐满了受奖者和他们的家属。坐在池座里的是男女小学生合唱班。他们正高唱着克里米亚战死者颂歌，歌声整齐有力。每次唱完，大家都起立鼓掌，要他们从头再唱。

讲台前排的桌子上放着奖章、文凭，奖金存折。书籍等奖品，市长，县长给他们颁发。

最先上台领奖的是工人夜校图画科的学员，他们中有金匠、雕匠、制版匠、木匠、泥水匠等。其次是音乐专科。商业专科的学员。他们中有几位姑娘和女工，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在人们的喝彩声中微笑。夜校识字班的学员上台时最有趣。他们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穿着也各式各样——有白发老人，有蓄着黑须的中年人，也有工场的小学徒。年幼的毫不在意地笑着上台，而年纪大的却有点不好意思。群众对他们鼓掌，都表现出严肃、热诚，没有人笑。

受奖者的家属，大部分坐在池座里观看。有些小孩子看见自己的父亲登台，就站起来大声叫“爸爸”，并且扬着小手向他们的父亲致意。

接着是农民、搬运工和各行各业的优秀劳动者上台领奖、领文凭。我父亲认识的一个擦鞋匠，也上台到市长面前领文凭。接着上来一个大汉，觉得曾在什么地方见过，原来是“小石匠”安东尼奥的父亲，他获得二等奖。记得我去天台小屋看望“小石匠”的病时，他曾在病床前招呼过我们的。我回头去看坐在我后面的“小石匠”，他正双目炯炯地看着他的父亲，而且装起免脸来掩藏他心里的高兴呢。

忽然，掌声四起，只见那扫烟囱的小孩走上台去。他把脸洗干净了，但还是穿着那套黑工作服。市长给他奖金，和他握手谈话。接着，上去一个厨子和拉纳里学校的清洁工领奖。一个工厂的学徒上去了，他一定是穿了他父亲的衣服来的，他把又长又大的衣袖卷得高高的以便接受奖品，引得许多人都笑起来，但笑声终于淹没在一片喝彩声里了。

接着上台的是一个光头白须的老人，好几位在我们学校上夜校的炮兵也上去了，然后又上去几个海关警卫员和保卫我们学校的警察。

这许许多多的领奖领文凭的劳动者，白天辛苦工作，养家糊口，晚上还要上夜校学习，取得优秀成绩，得了文凭或奖章，真不容易！他们晚上学习时，要战胜疲劳，用他们因劳动而变粗的大手，握着笔杆写字，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习惯的事呵！一想到这里，我对这些得奖的劳动者就衷心敬佩，并深受感动。

最后，夜校学员和学生合唱班一起高唱克里米亚战死者的颂歌，那歌声带着深情从他们肺腑发出，全场听众都深受感动，和着节拍鼓掌，慢慢退出会场。

这时，街上满是散会的人群。走在剧场大门前面的是扫烟囱的小孩，他

捧着用红丝带扎着的奖品，走在他旁边的绅士都和他谈话。街道两边的人——工人，警察、教师、小孩，彼此互相招呼致意，争着观看获奖者得到的奖章、奖品、书籍和文凭。有些妇女抱着小孩，小孩手里举着他父亲领到的文凭，向人夸耀着。

女老师的死

27日，星期二

当我们在伊曼纽尔剧场兴高采烈地开会的时候，玛利安娜老师死了。她是在下午二时逝世的，正好在访问我母亲一周之后。昨天早上，校长到教室里告知这件事的时候说：

“你们凡曾受过玛利安娜老师教育的，都知道她是多么的好，多么爱她的学生，就像是母亲一样。这样的好老师，已经永远离你们而去了，她已经病了很久，为了生活，不能不工作。如果有条件休息养病的话，也许会康复的，无论如何，她总能多活几个月吧！可是，她总不愿离开她的学生，直到最后一天，就在上星期六晚，她说快要和孩子们永决了，还抱病亲自到附近学生家里，向学生提出最后的赠言，一一和他们吻别，哭着回去。现在，这样爱你们的老师去世了，你们可要记住她呵！孩子们！”

在二年级时曾受过老师教育的普莱可西，禁不住伏在桌上哭起来了。

昨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去给老师送葬。老师寓所门前，停着一辆双马的柩车，到场的人都低声谈话，等待着。我们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来了。老师以前教过的学校也派了老师来。老师教的那个班的小朋友几乎都来了，由他们的母亲领着，拿着花束。还有更多其他年级的学生，有的拿着花圈，有的拿着玫瑰花束。

柩车上放着许多花束，上面又放着一个很大的仙人球花环，横幅上黑色的字写着“献给玛利安娜老师，五年级学生敬奠”。大花环下面挂着一个小花环，那是低年级学生送的。

来送葬的人当中，还有许多手持蜡烛、代表主妇来的女佣，有两个手执火把、身穿号衣的男仆。还有一个学生家长，是位绅士，乘着饰有蓝缎带的马车来了。大家都在门口等待着，有些女孩在拭泪。

静候了一会，棺木终于抬出来了。有些小学生看见棺材移上柩车，都哭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好像现在才相信老师真的死去了，放声大哭起来，不得不领他走开。

送葬的行列徐徐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穿着绿色衣裙的“圣经会”的姑娘们，其后是穿白色衣裙，饰有蓝丝带的，‘圣母会’、的姑娘们，然后依次是神父、柩车，学校老师。二年级学生和教师教过的其他年级的学生。最后是邻居和老师的好友。街坊们从门口窗口看着送葬的行列走过，看了花环上的字和许多送葬的小学生，都说：“是学校的老师呢！”

到了教堂，棺木被移到教堂大祭坛前面，大家都把手里的花环花束放在棺材上面，手上拿着点燃的蜡烛，在幽暗高大的教堂里低头祈祷。当神父念了最后的“阿门”以后，就一齐把蜡烛吹熄走出教堂。从此，老师的棺木就永远埋葬在教堂的墓园里了。可怜那样亲切、勤劳、长期尽职尽责的老师，独自长眠泥土中了。据说，老师自知病不能好，预先把她珍藏的书籍、文具、图画分赠给了学生，临终前两天还向校长说：“小学生不宜哭泣，叫他们不要参加葬礼。”

玛利安娜老师做了一辈子好事，受了一辈子痛苦，终于死了，留在黑暗的教堂。永别了！慈爱的老师！你是我儿童时代悲伤而敬爱的记忆！

感谢

28日，星期三

我敬爱的玛利安娜老师，原想支撑到这一学年结束才去养病，不料还剩下三天就去世了。过几天就要学年考试，下学年要升上五年级了，如果老师不死，她一定很高兴呢！

回想去年10月开学后的一年来，的确学到不少知识。读和写都有进步，读过的几乎都记得。算术方面，也可以帮人算帐了。这些都使我高兴。

可是，我能学到这些知识，不知得到多少人的鼓励和帮助呢！无论在什么地方，学校。家里、街上，凡是我所见、所闻。所到之处，都有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教育我，我都要感谢他们！

首先，感谢学校的老师对我的宽容和爱护。我学到的每一种新知识，都是老师们劳动的结果，我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荣。其次感谢我的同学们。可敬的戴洛西，他及时地亲切地解答我的疑问，帮我解决许多很难的问题，帮我克服考试难关。而你，斯带蒂，是个勇敢而坚强的人，你使我懂得，只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就能获得成功。还有你，亲切善良的卡隆，你的仁慈和高尚的品德，永远值得大家学习。普莱可西和可莱谛是我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榜样。还有其他同学，我都要感谢！

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父亲。他是我最初的启蒙老师和朋友，曾给我许许多多智慧的劝导，教给我许多事物。父亲整天为我们全家操劳，而将一切悲苦瞒着我，让我安心上学，愉快生活。还有我亲爱的妈妈，她是最爱的人，是守护我的天使！她随我的快乐而快乐，随我的痛苦而痛苦。她辅导我温习功课，把手教我劳动，教我分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我降生的12个年头中，她是以无限的爱和牺牲，给我的灵魂注入温暖的第一人。母亲！我要像婴儿那样跪在您面前，衷心感谢您！

海难——本学年最后的每月故事

几年前12月份的某一天，一艘轮船从英国利物浦港启航，向地中海马耳他岛驶去。船上共有200人，其中船员70人，船长和大部分船员都是英国人。旅客当中有几个意大利人，三个绅士，一个神父，一个乐手。启程时天气很不好。

三等客当中，有一个12岁的意大利少年。以他的年龄来说，身材虽然矮小些，却长得很结实。他脸色棕黄，波浪形的黑发披在肩上，是个西西里脸型的坚强勇敢的美少年。他穿一件粗布衣服，披着有补钉的斗篷，腰间系着一个皮袋，身旁放着一个破旧的提包，独自坐在桅杆旁卷着的缆绳上，忧悒地望着周围来往的旅客和水手，望着海上的船只和汹涌的海浪。好像他家里新近遭受了什么变故似的，脸型还是少年，而表情却像个成年人了。

轮船出港不一会，一个头发花白的意大利籍水手，陪着一个女孩来到这西西里少年旁边，向他说：

“马利奥，让她给你做个伴吧！”说完就匆匆走开了。女孩在少年对面缆绳上坐下，彼此面对面地看着对方。

“你到哪里去？”少年问。

“到马耳他，再到那不勒斯去，我父母在那里等我。我叫朱利塔·法嘉妮！”

他从皮袋里拿出面包和干果来吃，女孩也拿出饼干来吃。

刚才来过的意大利水手慌忙地跑去，一边指着远方向他们说：

“注意啦，危险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风势渐渐加大，船身摇摆着向前驶去。他们并不晕船，仍在那里谈着。朱利塔的年龄和马利奥差不多，却长得比他高，脸色棕黄，身材窈窕，显得有点瘦，短短的卷发上包着红头巾，戴着银耳环，穿着朴素。

两人一面吃，一面互谈身世。男孩没有父母。父亲原在利物浦做技工，几天前死去了。孤儿受意大利领事照顾，买了船票，送他回故乡巴勒莫的远房亲戚家去。女孩因为家里贫穷，两年前被送到伦敦，寄养在寡居有病的婶母家里，婶母很爱她。她父母私下里希望婶母亡故以后，分给她一些遗产。几月前，婶母被马车撞伤，不治身死，没有留下分文遗产。于是，她又请求意大利领事送她回家。他们两人都是托那位意大利水手照料的。

朱利塔说：

“因此，我的父母还以为我能带些钱回去呢。其实，一个钱也没有。不过，父母和弟妹们还是爱我的。我有四个弟弟，都还小，在家里我是老大，每天照料他们，我回去他们一定很高兴的——呀！风浪好大呀！”

又问男孩子：

“你回去就住在亲戚家吗？”

“是的，只要他们愿意收留我。”

“他们待你怎样？”

“现在还不好说呢！”

“我到圣诞节就满13岁了。”

他们就这样坐在一起，整天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着海呀，船上的旅客呀，等等。女孩子编着袜子，男孩子则沉思着，旁人看来还以为他们是姐弟呢。这时天色已晚，海浪更凶猛了。他们回舱睡觉的时候，朱利塔对马利奥说：

“晚安！祝你好梦！”

“谁都得不到好梦了哩！我的孩子！”船长去叫意大利水手，恰好经过这里，便对他们说。

马利奥正想向朱利塔回答“晚安”的时候，忽然一个大浪猛袭过来，把他掀倒在甲板上。

朱利塔慌忙跑过来叫道：

“唉呀！你额上出了血呢！”

旅客们只顾自己回舱躲避，顾不得他们。朱利塔跪伏在马利奥身边，替他拭去额上的血，又解下自己的头巾，替他包上。打结时，把他的头紧紧抱在自己胸前，她黄色的上衣也染了血迹。马利奥摇晃着站起来。

“好些了吗？”朱利塔问。

“好多了！”马利奥回答。

“请安睡吧！”

“晚安！”

两人回到各自的双层舱位去。

水手的预言不幸言中了。才躺下一会，一阵可怕的台风夹着大浪，势如

奔马地猛袭过来，一根大桅忽然折断，挂在滑车上的三只救生艇随风飘去，船尾四头水牛也像几片树叶似地被大浪冲下海去，无影无踪。船上的人有的发出恐惧的呼喊，有的在向天祈祷，一片喧闹声和哭声在暴风雨的呼啸中升腾起来。

暴风雨猖狂了一整夜，拂晓时越来越厉害，如山的巨浪从横向打过来，把甲板上的器物都卷到大海里去了。轮机房的档板被冲破了，海水怒吼着灌进来，炉里的火被浇熄，轮机工也离开了，船没有了动力，在海上飘流。这时船长大声命令船员：

“快摇水泵排水！”

船员们正要冲到水泵房去，忽然又一个狂浪从船尾打过来，把舱板、舱口统统打破，海水哗哗地从破洞涌入。

旅客们知道形势已危在旦夕，纷纷到大厅里躲避。船长出来了。

“船长，怎么办？现在情况怎样？还有希望吗？快想办法救我们吧！”

船长冷静地说。

“听天由命吧！”

“我的天哪！”一个女子望着乌云密布、暴风骤雨的天空，祈祷上帝。全船的人面如土色，一言不发，整个好像一座坟墓。大海继续怒吼，船身已经倾斜。船长下令试放一只救生艇下去，五个水手下去了，谁知一个大浪就把小艇吞没了，五个水手失踪了两个，那个意大利籍水手也在内。其余三个冒死沿着绳梯爬上来。

所有的水手都绝望了。船已沉到舱边的圆窗，甲板上出现一幕十分恐怖的景象。母亲们把孩子紧抱在胸前，流着绝望的眼泪；朋友们拥抱着互相道别；有些人因为不忍看这种惨状。掩面回到舱里等待下沉；有一个旅客竟用手枪自杀，应声倒下；许多人疯了似的抱在一起，痉挛着打滚。人们发出小孩那样的尖锐奇怪的哀叫，有的则像石像一样呆立着，眼睛茫然无神，好像已经死了疯了。朱利塔和马利奥抱着桅杆，瞭望着远处，看是否有大船可以搭救他们。这时，风浪虽然稍为减弱，可是船身眼看就要沉没，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把那条救生艇放下去！”船长下达最后的命令。

唯一的救生艇下水了。14个水手和三个旅客下到艇上。水手们在下面喊：

“船长！快下来！”

“我要与船共存亡！”船长回答。“也许能遇到别的船救我们呢！快下来吧，再迟就赶不上了！”水手们一再叫唤。

“我要留下！”

于是，水手们便向别的旅客说：

“还可以坐一个人，一个女的！”

船长扶着一个妇女过来。可是，救生艇离船太远，她不敢跳下去，瘫倒在甲板上。别的妇女也不敢跳。

“那就送个小孩过来！”水手喊。

原来紧紧抱着桅杆、化石般地发呆的西西里少年和他的同伴，听到这叫声，都跑过来，齐声叫道：

“载我！”但马上又转过身来推另一个的背，好像发怒的野兽。

“要小的，我们已经超载了！要小的！”水手在下面喊。

朱利塔听了，好像触电似的停下，失神地望着马利奥。马利奥也望了她一下，看见她紧身胸衣上的血迹——想起了——，他脸上闪出一道圣洁的光辉。

“要小的！”水手不耐烦地再一次喊着。“我们要离开了！”

马利奥用几乎不像是他自己的声音叫道：“她比我轻！应该是你，朱利塔！你有父母，而我只是个孤儿！我让你，去吧！”

“把那女孩抛下来！”水手喊，马利奥一把抱了朱利塔，抛到海里。

那女孩“呀”地叫了一声，便落到水里，一个水手把她拉上艇去。

马利奥站在船边，昂起头，海风吹乱了他的卷发，他巍然不动，镇定、崇高。

救生艇迅速地驶开，以免陷入轮船下沉时的漩涡而颠覆。

女孩从迷惘中醒过来，抬起眼睛望着马利奥，泪水泉涌，张开双臂向马利奥高呼：

“别了！马利奥！别了！别了！”

“别了！”马利奥扬起手向朱利塔告别。

救生艇在黑云密布的天空下，迅速随波飘去，轮船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叫喊了。海水已淹没到甲板边缘。

马利奥朝着救生艇的方向突然跪下，合掌望天祈祷！

女孩用手遮着脸。当她抬起头来再望一眼大海时，轮船已经不见了。

7月

学年末母亲的叮咛

1日，星期六

安利柯呵！这个学年就要结束了，你很快就要和那些高尚的知心朋友和老师们分别。但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令人难过的事，这次分别不是三个月，而是长期的。你父亲因为职务上的关系，要离开都灵，我们全家都要同去。

一到秋天，就要走了，你也要进一所新的学校了。这对你来说，也许是一件憾事，是吧？我相信，你是很爱你的老学校的。你在这四年中，每天都体会到学习的愉快，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每天都能见到老师、同学和他们的家长，每天放学时都见到我们去学校接你。你在这里开蒙启发了智力，你在这里学到的每一个字都是要你努力向上，你结交了那么多好朋友。也许，你还有过痛苦的经验。这些对你都是有益的。你要怀着这种感情，衷心地和他们告别。在你所认识的人当中，有遭遇过不幸的人，有不久前失去父母的人，有年纪轻轻就死了的人，有正直勤劳的工人（他们也许就是你同学的父亲），说不定还有一些为保卫祖国在战场上流了血而又默默无闻的人呢！要真心诚意和这些人告别，把你虔诚友爱的心，留在这大家族里面。你从幼儿园起，就加入了这个家族，现在你已经长成一个少年要出去了。父亲和我也因这大家族长期对你的爱护而爱着它呢！

学校也是你的母亲，安利柯！她从我怀抱里把你接过去时，你说话的表达能力还很差。现在呢，她把你培养成善于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勤勉善良的少年，交还给我了，我该怎样感激呵！你切不可忘记。将来长大以后，到世界各地旅行，当你看到外国许多城市的高楼大厦和瑰丽的纪念碑时，你必会想起使你度过金色童年的都灵，那所典雅的白色校舍，那关着的百叶窗，那校门前的小花园，你终生忘不了这培育你智慧蓓蕾的地方，正如我不会忘记你降生时喊出第一声的这幢房子一样。

——母亲

考试

4日，星期二

期终考试终于来到了。早晨上学，在街上，在学校附近，不论老师、学生、家长，所议论的无非是有关考试的分数、题目、平均分、升级、留级等话题。昨天考了作文，今天是算术。有的学生家长在路上指指点点，叮嘱自己的儿子；有些做母亲的一直送儿子进了教室，又看看墨水瓶里有没有墨水，钢笔尖是否好用，出来时还在教室门口嘱咐：

“要自信，要仔细，求求你啦！”

真令人感动！

今天来给我们监考的，就是那位声音像狮子，留着狮子般的胡须的考谛老师。有些同学看见他进来，就吓得脸色发青了。当他把市政府发来的封袋拆开，抽出试卷来的时候，全班静得连呼吸都停下来了。老师用威严可怕的目光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就狮吼一样地宣读试题。我想，如果老师念了试题以后，又把答案告诉大家，使大家都及格，岂不是皆大欢喜的事么？

试题很难。经过一小时的冥思苦想，大家都觉得为难，停笔写不下去了。有一个同学甚至哭起来了。克洛西用笔杆敲着脑袋。许多人考不出。那不是

什么过失，可怜的孩子！不知道怎样答嘛！复习时间少嘛！父母关心照顾不够嘛！

斯带蒂两手支着脑袋，一动不动，注视着试卷整整一个小时，忽然提起笔来，沙沙地写，很快就答完，交卷出去了。

老师在课桌间来回巡视，大声说：

“肃静！肃静！我劝你们肃静！”

当他看到谁在发窘，就张开大嘴装起狮子来。这并不是吓唬谁，而是想引他发笑，打起精神来。

到了11点钟，百叶窗外已有不少家长在往里张望、徘徊等候了。普莱可西的父亲工作服还来不及换，脸还来不及洗，就从铁工场赶来了。克洛西卖菜的母亲来了。穿黑衣裙的耐利的母亲也来了，她简直不能静静地站下来。

还未到正午，父亲来了，在窗口探望。可怜的父亲呀！一到12点，考试结束，放学。这时，家长们纷纷走向自己的儿子。查问考得怎样，又翻阅笔记，向同班小朋友核对答数。

“一共几道题？总数是多少？这减法呢？这道题的答案呢？小数点对正了吗？”

老师也被唤来唤去，解答家长的疑问。父亲从我手里取去笔记本看了看说：

“考得还算好！”

普莱可西的铁匠父亲站在我们旁边，也在检查他儿子的笔记。他不大懂，转过来问父亲。

“请问，这道题的答数对吗？”

父亲看了说：“答得好！”

铁匠感到很满意，他们两人像老朋友一样相视而笑，两人握手说：

“口试时再见！”

“口试时再见！”

走了几步，一阵假嗓子歌声引我回头去看，原来是铁匠在唱歌呢！

最后的考试

7日，星期五

今天上午是口试，我们8点进入教室。8点15分起，我们班被分成四人一组四人一组地唤进大厅。厅里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大桌子旁，围坐着校长和四位老师，佩波尼老师也在座。我是分在第一组被唤进去的。

亲爱的老师！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你是怎样爱着我们的。当我们被提问时，老师全神贯注地听着我们的回答。当我们回答得含含糊糊的时候，老师就面带忧色；回答得顺利正确的时候，老师就愉快地微笑。他凝神倾听着，用眼神，用微笑，用点头或摇头向我们说：

“对！不对！注意！慢慢说！好！”

如果老师这时可以说话，他一定会当场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对了，什么地方错了，怎样错的。恐怕就是我们的父亲在场，也不会像老师那样亲切关注吧！为此，我要十遍地向老师说：“老师！谢谢你！”当其他老师对我们说：“答得好，你们可以走了”的时候，老师眼里就充满喜悦。

我回到教室等候父亲来接我。这里的一切都和往常那样。我坐在卡隆旁边，一想到这是最后和他坐在一起的一个钟头，心里就高兴不起来了，我还

没有把要跟父亲离开都灵，下学年不能和他一起读五年级的事告诉他呢。他这时还毫不知情，正低头一心一意在他父亲的照片上画花边。他父亲穿着火车司机的服装，身材高大臃肿，神情严肃正直，很像卡隆。卡隆低头画着，胸前挂着耐利的母亲为了感谢他而送给他的金十字架。我想总有一天要把离开都灵的消息告诉他，便说：

“卡隆！我父亲要在今年秋天长期离开都灵了。”

他问我是不是也要一起去，我说是的。

“是吗？那么下学年你不能和我们一起上五年级了？”

“不能了！”

他听了暂时不说什么，仍然低头画着。一会儿，他还是低着头说：

“你能记住我们四年级的同学吗？”

“当然记着！一个都不会忘记，特别是你，谁能忘了你呢？”

卡隆严肃地注视着我，眼睛里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感情，却不说一句话，他伸出左手，右手还在画着。我紧紧地握住他有力的忠诚的大手。

这时，老师满脸激动地进来，用他低沉的声音愉快地向大家说：

“不错！已经口试的都通过了，希望尚未轮到的加把劲。孩子们，拿出勇气来！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呢！”

说完，又匆匆出去了，还故意装作踉踉跄跄扶着墙，快要跌倒的样子，引大家笑。向来很少笑容的老师，今天高兴得这样，有点出乎大家预料。教室里没有哄笑，而是微笑。

看见老师这种孩子气的举动，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不可名状的伤感。老师九个月来辛苦工作以至累病所得的报酬，就是这瞬时的喜悦？因为要得到这瞬时的报酬，他白天给我们上课，晚上批改作业，连病在家里的学生也抽空去给他们补课。他这样爱护我们，为我们费尽心心，就是希望我们能学到扎实的知识，全部顺利通过考试，他所要的报酬就是这些。

当过了许多年以后再想起他，一定会想起今天的情景。当我长大以后，如果他还活着，见到他，我一定会对他讲起这件触动我心灵的往事，而在他的白发上深情地亲吻！

告别

10日，星期一

今天午后1时，我们到学校集合，听老师公布考试成绩，领取我们小小的升级证书。

来的学生家长，许多聚集在大厅里，但更多的是进了自己孩子的教室。有的站在门口，连讲台上也站满了人，而把老师的桌子推得远远的。在我们教室里，墙壁和前几排书桌间的空隙也站满了人。

卡隆、斯带蒂、可莱谛、普莱可西、“小石匠”等人的父亲，耐利、戴洛西和克洛西的母亲，还有不少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来了。教室里一片嘈杂的谈话声，好像广场里那样。

老师走进教室，全场立即安静下来。他拿着成绩册，开始向大家宣读。

“阿巴吐西，67分，升级；阿尔志尼，55分，升级。”“小石匠”升级了，克洛西升级了。老师接着大声宣布：

“埃内斯托·戴洛西，升级，70分，一等奖！”

到场的家长早就知道他的，称赞说：“戴洛西，了不起！了不起！”

戴洛西摇着他金色的卷发，朝着他母亲微笑，他母亲也向他挥手致意。

卡洛斐、卡隆和格拉勃利亚小朋友都升级了。接着宣布三四个不及格的，其中有一个因为看见站在门口的父亲向他做出恐吓的手势而哭了起来。老师向他父亲说：

“不要这样，先生，请原谅，这并不完全是孩子的错。考不好的大都是一时的疏忽，事实就是这样。”

老师继续宣布说：

“耐利，62分，升级！”

耐利的母亲站在远处，用扇子把亲吻吹送给儿子，斯带蒂以67分升级，听到这个好成绩，他没有笑，仍然两手支着脑袋。最后是华梯尼，今天他穿戴得非常漂亮，也升了级。宣布完毕，老师站起来说：

“孩子们！今天是本学年大家在这里的最后一次聚会。我和大家在一起度过一个学年，今天就要和好朋友们分别，我感到难过，亲爱的孩子们！”

老师停了一会接着说：

“在这一年中，如果我有时不耐烦，不够公正，不好接近，请大家原谅。”

“哪里！哪里！”家长和同学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你对我们太好了！”

“请原谅！”老师重复说。“你们把我说得太好了。下学年你们虽不是和我在一起，但还是经常见面的。我总是记着你们的，下学年再见！孩子们！”

“再见！老师！谢谢你！祝你健康！永远记着我们！”

走出课室，我感到一种曲终人散似的悲哀。大家散乱地往外走，别的教室的学生和家长们也纷纷向校门口走去。他们或是向老师们告别，或是互相招呼致意。戴红羽毛的老师被四五个小同学缠住，还有一二十个包围着她，使她几乎喘不过气来。有些小同学快要把“修女”老师的帽子拉下来了，还往她黑袍的纽扣里、口袋里塞着花朵。洛佩谛今天第一次没有用他的拐杖，大家都向他祝贺。

“再见！到下学年，10月20日再见！”到处都听到这样的告别。

我们也互相致意话别。同学们之间过去的一切不快都消失了，向来嫉妒戴洛西的华梯尼，也张开双臂去拥抱戴洛西。我拥抱了“小石匠”，他最后装一个长长的兔脸给我看，我就在他那兔脸上长长地印了一个吻。亲爱的小伙伴！我拥抱了普莱可西，拥抱了卡洛斐，他向我宣布，他不久就要发行本学年最后一期彩票，并且送给我一块略有缺损的陶瓷镇纸作为留念。我也向其他同学告别。有趣的是耐利，恋恋不舍地用右手勾住卡隆，因为他的左手不方便。大家围住卡隆。“卡隆！再见！——下学年再见！”有的拥抱，有的握手，大家对这位勇敢、高尚的少年，都怀着惜别之情。他的父亲微笑着，满意地看着儿子。

我最后走上去抱住卡隆。我忍住眼泪，把脸贴着他的胸脯，他吻我的前额。

我走到父母那里，父亲说：

“你和同学们都告别了吗？”我答：“都告别了。”他又说：

“如果你以前有过对不起谁的事，要去向他请求原谅，求他忘记。有吗？”

“没有了！”我回答说。

“那就再会了！”父亲充满感情地说，一面恋恋不舍地回头向学校注视了一会。

“再会！”母亲也重复说。而我，却难过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